

清文译位读本

中華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

第一冊

清文評註讀本

目次

卷一

論辨

武庚論朱一是	……	一
韓偓論陳宏緒	……	三
蔡邕論顧景星	……	七
雜說魏祥	……	〇
狙擊論周容	……	二
子房擊秦論毛際可	……	四
王猛論侯方域	……	七



3 0526 5500 2

名論汪琬	……	一〇
張禹論賀貽孫	……	二四
曹娥叔先雄兩孝女辨賀貽孫	……	二六
廉頗論賀貽孫	……	二八
市聲說沙張白	……	三一
嫂叔無服說朱軾	……	三四
忠義辨陳祖范	……	三六
淳于先生謂齊王胡天游	……	三八
命說胡天游	……	四〇

王通中說論上陳兆崙……………四三

師制服議杭世駿……………四六

梁鴻論沈德潛……………四九

奔喻錢大昕……………五二

辨睢陽妾報復之誣李榮陛……………五三

說犬陳庚煥……………五七

其二陳庚煥……………五九

王安石蘇洵論王慶麟……………六〇

漢高帝論周樹槐……………六三

韓非論梅曾亮……………六五

說居庸關龔自珍……………六七

蓋寬饒論魯一同……………七一

卷二

序跋

書淮陰侯列傳後陳宏緒……………一

守望社題詞陳宏緒……………四

書李斯傳後徐枋……………六

廣東新語自序屈大均……………九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魏禮……………一一

吳楚人詩序計東……………一四

奇零草序姜宸英……………一七

詩集自序陳祖范……………二〇

海舶三集序劉大櫟……………二二

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全祖望……………二四

書王荆公文集後 <small>袁枚</small>	二七
書崔實政論後 <small>袁枚</small>	三〇
書書永清張乞人事後 <small>趙佑</small>	三四
讀朱子書 <small>彭紹升</small>	三五
童子撫談序 <small>陳庚煥</small>	三七
書魏叔子集後 <small>王慶麟</small>	三九
書牘	
答王介祺書 <small>刁包</small>	四一
與人書 <small>顧炎武</small>	四二
與三姪書 <small>顧炎武</small>	四四
與趙韞退大參書 <small>王弘撰</small>	四六
與朱錫鬯書 <small>申涵光</small>	四九

復程天修賀貽孫.....	五一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small>侯方</small>	
域.....	五四
與鄧衛玉書 <small>鄭日奎</small>	五八
寄譚十一兄 <small>左羽書朱彝尊</small>	六一
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 <small>藍鼎元</small>	六三
爲學一首示子姪 <small>彭端淑</small>	六四
與友人書 <small>陸繼輅</small>	六六
復彭麗生書 <small>曾國藩</small>	六七
贈序	
甘衷素字說 <small>彭士望</small>	六九
送杜審舒歸里序 <small>施閏章</small>	七三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汪琬……………七六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嚴虞惇……………七七

送夏進士序龔自珍……………七九

卷二

傳狀

芋老人傳周容……………一

鵝籠夫人傳周容……………四

無悶先生傳應搗謙……………七

馬伶傳侯方域……………九

廖氏傳李良年……………一二

陳節婦傳熊伯龍……………一四

江天一傳汪琬……………一七

吳順恪六奇別傳王士正……………二一

劉孔和傳王士正……………二四

閻典史傳邵長蘅……………二八

奇奴傳馮景……………三五

梁烈婦傳王猷定……………三七

董嫗傳汪懋麟……………四〇

高節婦傳方苞……………四三

石哈生宋石芝傳彭端淑……………四五

沈雲英傳夏之容……………四九

陽曲傅先生事略全祖望……………五一

啞孝子傳劉大紳……………五九

徐媛傳沈大成……………六一

張烈女傳王太岳……………六四

高木匠傳蔣士銓……………六七

補履先生傳汪縉……………七〇

息菴翁傳彭纘……………七二

黃貞文傳楊鳳苞……………七三

程日新先生家傳吳敏樹……………七六

碑誌

王烈女墓誌銘毛際可……………七八

錢烈女墓誌銘王猷定……………八一

張處士墓誌銘朱彝尊……………八四

陳馭虛墓誌銘方苞……………八五

先生瞿駿誌銘胡天游……………八八

厲樊榭墓誌銘全祖望……………八九

袁隨園君墓誌銘姚鼐……………九二

卷四

雜記

復庵記顧炎武……………一

過雲木冰記黃宗羲……………三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彭士望……………七

小港渡者周容……………一三

唐晉王畫像記周容……………一四

譚烈婦八磚記賀貽孫……………一六

游九華記施閏章……………二〇

重修信陵君祠記湯斌……………二二

- 山來閣記王弘撰……………二六
書劍俠事王士正……………二八
記女奴景事陳廷敬……………三一
醉書齋記鄭日奎……………三三
遊釣臺記鄭日奎……………三六
遊姑蘇臺記宋肇……………三九
崇明老人記陸隴其……………四二
退思堂記陸隴其……………四四
蠶子記謝濟世……………四六
書田贈公事汪由敦……………四九
無齋記劉大櫟……………五一
餓鄉記藍鼎元……………五三
-
- 登泰山記沈彤……………五八
書侯振東胡天游……………六二
龍母祠記胡天游……………六三
梅花嶺記全祖望……………六五
書潘荆山袁枚……………七〇
記新疆邊防紀昀……………七三
徠寧果木記鐵保……………七五
書關橋老僧事朱辰應……………七七
書吳重光事朱辰應……………七九
鳴機夜課圖記蔣士銓……………八一
表微彭紹升……………八六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姚鼐……………八八

羅臺山逸事樂鈞	九一
記閩安壯士陳庚煥	九四
韓蘄王甲鏡記陳庚煥	九六
病梅館記龔自珍	九九
瓊礎課誦圖序王拯	一〇一
頌贊	
信陵君頌 <small>儲大文</small>	一〇三
哀祭	
施烈婦哀詞 <small>張大受</small>	一〇五
祭妹文 <small>袁枚</small>	一〇六
祭湯海秋文 <small>曾國藩</small>	一一一

清文評註讀本卷一

論辨

武庚論

武庚，殷紂之子，武王克殷，封爲殷後。武王崩，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

朱一是

字近修，號允庵，浙江海鹽人，明崇禎舉人，著有爲可堂集。

今夫取人國，殺人父，欲其子北面事讐，其子必庸闇媼諱弱無人情者，如安樂公陳留王輩乃可也。否則墮亡國之淚，大復讐之義，苟乘瑕釁，鼓動拔起，成爲復興之少康，敗爲誅死之武庚。雖幸不幸殊焉，感憤蓄志一也。

余觀武庚固人傑也。何傑乎？周之國殷而封武庚也，疑而設監，固知武庚非庸人矣。監不他使，使管若霍若蔡，亦以三叔之才，能制武庚爾。卒也監之而適以輔之，張義旗，倡大難，辟去危周室焉。

夫以三叔之才親，成王叔父，周公之兄及弟也；乃疑其親，背佩其君，而輔武



庚，則武庚實能移三叔之心。所以致其然者，蓋有術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也。今周之周親，反爲殷輔，武庚非善間敵而用其才者耶？且殷之餘民，頑之不辭，遷之不悔。雖武庚已死，其風不變，乃分爲二而散處焉。武庚又得民心者耶？得民心，仁也；用敵才，智也；幹父蠱，孝也；大復讐，勇也。以仁智孝勇之才，稱兵西嚮，爲其所欲爲，動搖周室，豈苟焉而已耶？使周無成王爲之君，周公爲之相，則武庚之所爲必成。惜也！君臣之間，不爲流言所敗，卒勝武庚；而三叔或殺或放，餘民分而遷之。是天之祚周亡殷，武庚遭逢之不幸也！然其謀自老，其氣自雄，卽見商三宗於地下，其心可以無愧矣。

武庚歿，乃封微子於宋，備三恪。其後白馬來賓，隱忍傷痛，以存厥祀，此惟微子能之，而武庚不能也。蓋微子存仁聖之心，武庚具英雄之略，仁聖達乎天命，以自解，英雄發乎人情，有所不能制。以存祀論，則微子是而武庚非；以復讐論，則武庚所見者大，所執者正，欲其隱忍爲微子，大拂情而不願也。嗚呼，豈非人傑哉！此

微子所以列爲仁，武庚不失其武歟！

兩監背親舉事，確是武庚以忠義激動之，夷齊而在，有不引爲同心者耶？雖亡亦武，於湯有光矣。

【註釋】【媼】不決也。【安樂公】卽蜀後主劉禪。鄧艾入成都，後主出降，魏封爲安樂公。【陳留王】司馬炎稱帝，封魏主

曹奐爲陳留王。【少康】夏中興之主，后相之子。相爲寒浞所弑，其后方娠，走有仍，生少康。少康長，與舊臣讎浞，復禹舊蹟。【雖

有周親二句】具書泰誓，言殷紂雖有至戚，不如周之有仁人也。【頑之不辭二句】（書畢命）茲殷頑民，遷於洛邑。

【幹父蠱】（易蠱卦）（幹父之蠱）謂能掩蓋父之過惡也。【三宗】太甲廟號太宗，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號高宗。【微子】微

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宋】今河南商邱縣。【三恪】武王封虞、夏、商三代之後曰三恪，卽陳、杞、宋

三國也。恪訓執事有恪之義，敬也。【白馬來賓】（詩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客，微子也。殷尙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

韓偓論

韓偓，唐京兆萬年人，字致光，亦稱冬郎。昭宗時，官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後避閹，依王審

知以卒。著有香齋集及韓內翰別集。

陳宏緒

字士業，號石莊，江西新建人。崇禎中薦舉賢良，官山西晉州知州。明亡，隱居不出。著有石莊鴻橋、寒厓、恆山堂

激澗堂等集。

嘗讀史至光化天復之際，愀切七小然興舉國無人之歎。其超然遠引不降不辱者，獨一司空圖，夔不可及；其次莫如翰林學士韓偓。當蘇檢爲偓經營入相，王李茂貞既已許之矣，中尉樞密輩又皆許之，檢乃遣親信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佐天子有所爲，乃欲以此相汙耶？』未幾，遂貶濮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卒挈其族逃之閩南。迹其出處，縱未若司空之超，然亦可謂進禮退義者矣。

夫古之人，其處危亂也，或知其不可而爲之，或知其不可而不爲。知己之不可而愈不爲，知不可而爲之，非孔孟莫與。其後僅得一諸葛武侯。然隆中數語，武侯內度之身，外度之國家，自有其所謂可，故卒能成鼎足之功。若夫治則進，亂則退，古之賢者，律度莫不同然。雖以天民之才之學之望，尤必審其達可行而後行，有其可行而後行，必有其不可行而卽止。是故此兩端之人，皆足以處危亂，而不至有自失之嫌。其所謂不可者，類在時勢而不在於己；苟其不可在於己，則雖值

時勢之可，不以易吾不可，而況兩不可之合併而合乘，而又豈煩於再決哉？

吁！偃之時，崔胤、朱朴、裴樞、鄭縻之徒，其所謂不可，不僅在時勢也，而時勢又復如是，貿貿然取人國以嘗試之，吾見其殆焉而已。胤也，朴也，樞也，不自知不可，縻也，自知不可，而亦貿貿嘗試，吾見其獲免於殆者，幸焉而已。偃之告昭宗者曰：『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璞、璞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亂絲而棼之也。』吾以其言觀之，偃殆優於爲天下者。然則偃之不可，非其己之有罪明矣。

夫富貴之昏智也，莫如亂世爲甚。何者？強弱大小之相形逾急，而歲月日時之感易生，則君子之在下僚者，又不免歎老嗟卑之意。偃何遂獨遠於人情，而勃然一怒，非其審時度勢之精且密，其孰能之？吾以爲偃之怒，庶幾乎尹之囂囂也。隋大理卿梁毗爲安寧刺史，凡蠻長以金多者爲豪俠，遞相巧奪。無何，酋長率以金來遺毗，毗投金座側，慟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旣以此

相滅，今又持此殺我耶？吁！相而怒，金而哭，吾僅於此兩人見之，毗亦亂世之賢者哉！

冬郎詩以香艷見長，香草美人，不減湘纍之怨。唐至此尙可爲哉？冬郎早有以知之矣。

【註釋】【光化天復】均唐昭宗年號。【不降不辱】論語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司空圖】唐虞鄉人，字表聖。

拜諫議大夫，不赴，隱居中條山王官谷。唐亡，不食死。【蘇檢】武功人，字聖用。昭宗在鳳翔，拜同平章事。【李茂貞】博野人，授鳳

翔節度使，加尙書令岐王。【中尉】唐中葉後置神策軍，以宦官爲護軍中尉，統領之。【樞密】唐代宗始置樞密使，以宦者爲之，

掌承受表奏。【濮州】唐州名，屬河南道，今山東濮縣。【司馬】官名。唐制，節度使皆有行軍司馬，又於每州，各置司馬一人。

【天祐】唐昭宗年號，昭宣帝仍稱之。【閩南】五代時，王審知據有閩南，今福建省。【進禮退義】（孟子萬章）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諸葛武侯】諸葛亮仕蜀，封武鄉侯。【隆中數語】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二十里，諸葛亮隱此。劉備詣亮，凡

三往乃見。亮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因說備取荊益兩州，以成三分

之業。後如其所言。【鼎足】鼎有三足，以喻蜀、吳、魏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也。【天民】（孟子盡心）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者也。朱注：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崔胤】字垂休，四拜宰相，挾朱全忠以自重，後爲全忠所

殺。【朱朴】襄陽人，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朝野大驚。【裴樞】聞喜人，字紀聖，素與朱全忠相結納，官至同平章事。後

竹全忠，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

【鄭察】襄陽人，字蘊武，乾寧初拜相，詔下，察搔首曰：「敬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賈質】不明之貌。

【理亂絲而棼之】棼，亂也。（左傳隱公四年）猶治絲而棼之也。

【尹之擢鬻】尹，伊尹也。鬻，賣。無欲自

得之貌。（孟子萬章）湯使人以幣聘之，鬻鬻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大理卿】掌刑法之官，爲九寺之一。

【梁毗】字景和，烏氏人。性剛褻，頗有學識，官至刑部尙書。

【安寧】按安寧郡有二，此當在今四川境。

蔡邕論

邕字伯喈，後漢陳留國人，事詳篇中。

顧景星

明道民，字黃公，湖北蘄州人，記誦淹博，詩文雄贍。康熙時，薦鴻博，以病辭。著有白苧堂集、讀史集論、曝池錄、南渡

集、來耕集等書，入四庫著錄。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

雅

動色悲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

室，邕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義，以忘大節。天誅有罪，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收付廷尉。人皆冤邕而罪允。以今觀之，王允斯言，未爲過也。

始邕直言爲

去聲

闕侍所中，

去聲

囚徒朔方，赭

者

衣抱拳，

翠

全室流離，可謂難矣。

及宥還畏禍，亡命吳會，十有二年，無意功名，而且以彈琴著書，終老牖下矣。使

邕如梅福，長流江湖，豈不高哉！董卓擅權，辟署祭酒，補御史，遷尙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伊何爲者？卓蓋借邕致天下豪傑，不加望外之榮，無以市德，故舉之髡鉗之餘，爵之卿貳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戶，祿五十萬。夫無故之利，聖人惡之。邕初議卓不可受尙父之稱，而自當顯位，何也？

今夫捕鳥者，擇其黠者以爲囿，穀米爲飼，流而飲，凡所以慰囿，靡弗至也。竅而出於野，寘之叢薄之間，悲呼衆鳥，至日暮，然投於羅者衆矣。夫囿未始樂爲是也，而鳴致衆鳥，謂非囿罪不可也。邕卓之囿也。邕未始樂爲是也，而厚祿高位，將以風天下爲邕之類者。而邕甘心受之，謂非邕罪不可。

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稱疾而返。卓每讌集，邕輒贊事鼓琴，後遂爲表薦卓。時卓已爲太尉，封郿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傾逼人主。邕謂宜益隆委任，厚其爵賞，豈欲卓加九錫，封安漢而後已哉？然則邕死，不亦宜乎！

嚴正不刊，中間一喻，尤善。

【註釋】【王允誅董卓】允，字子師，漢太原祁人，獻帝時爲司徒。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性殘忍，廢少帝，執太后，自爲太師。諸

將言語有蹇跌，便戮於前。王允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戟擗布，布避之。王允因說布以

誅卓，布允之。會獻帝疾愈，大會未央殿。呂布令勇士十餘人，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

布曰：「有詔討賊臣。」趣兵斬之。【動色悲歎】亡命江海，卓聞其名而辟之，甚見敬重，三日周歷三臺，遂爲侍中。及卓死，允在

布曰：「有詔討賊臣。」趣兵斬之。【動色悲歎】亡命江海，卓聞其名而辟之，甚見敬重，三日周歷三臺，遂爲侍中。及卓死，允在

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叱爲叛逆，收付廷尉。廷尉曰：「身雖不忠，願諒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

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不從。【直言爲閹侍所中】中，傷書也。靈帝以災異問臣，對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

自抑損，以塞咎戒。曹節竊視之，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詔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強呂力救，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免，徒朝方。【朔方】漢武帝逐匈奴，收河南地，立朔方郡，卽今蒙古鄂爾多斯。【赭衣】赭，赤也。古囚徒服赤色之服。

【抱拳】拳（說文）兩手同械也。【吳會】今江蘇吳縣。陵餘叢考：會讀若貴，西漢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郡縣連稱，故云吳會。

或讀爲都會之會，非。【梅福】字子真，漢九江壽春人，屢上書言外戚調權，成帝不納。及王莽篡政，福一朝棄妻子去。後有見之於會

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辟署祭酒】辟，召也。署，題名任職也。（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注：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

也。古禮，賓客得主人僕，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御史】後漢御史，專掌彈劾之任，官署曰御史臺。【尙書】官名。後漢時，尙

書權最大，天下之事，盡入尙書。【周歷三臺】漢以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歷，經歷也。周，周徧也。【髡鉗】髡，去

髮也；鉗，以鐵束頸也。均古刑法。【卿貳】漢置九卿，太常、光祿、衛尉、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是也。貳，卿佐。【五百戶】一家

曰一戶。食五百戶，謂其邑約有五百家，而食其邑之租入也。【不可受尙父之稱】董卓賓客，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卓謀之

於鳥，曰：『太公輔周，受命剪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成德，誠爲鸞鶴，然比之尙父，愚意以爲未可。』卓從之。【罔】鳥媒也，捕鳥者借鳥以誘鳥也。【縠】細也。【漣】用紗葛過水曰漣。

【箴而出於野】箴，鳥籠也，置媒籠中而至野也。【叢薄】草木叢生之處。【翾然】輕揚之貌。【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召邕鼓琴】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瑁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勸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

【偃師】漢縣，屬河南郡，今屬河南省。【太尉】漢官名，掌武事。

【郿侯】郿，漢縣，屬右扶風，今屬陝西省。按卓於靈帝中平六年，封郿侯。

【少帝】名辯，靈帝子。卓與帝語，語不可了，因廢之，立陳留王協，是爲獻帝。【太后】即靈帝何皇后。卓遷太后於永安宮，欲殺之。

【加九錫】九錫，一輿馬，大轎乘輅各一也；二衣服，玄衮也；三樂，軒縣之樂也；四朱戶，居之室朱其戶也；五納陛，從中階而升也；六虎賁，三百人也；七弓矢，彤弓旅矢也；八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九桓匱，桓匱之酒，賜以祭祀也。平帝元始五年，加王莽九錫。

【封安漢】漢平帝時，太后以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

雜說

此種文隨心抒寫，寓言居多。

魏

祥

明遺民，字善伯，改名際瑞，江西寧都人。性善惡記，於兵刑禮制律法，皆能窮悉原委。吳弟麟，號寧都三魏。著

有伯子文集十卷，雜俎五卷。

陸子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魏子曰：『天下皆事也，而莫不行所

無事。』飲食衣服，男女居室，生人所不得已者也；爲去之禦饑寒，免暴露，成夫

婦事已止矣。禮樂刑政，聖人所得已者也。爲之禁邪僻，復天性，事已止矣。事莫大於教養，而聖人爲之甚簡，故非不得已而必爲者，是皆擾害於天下者也。

今夫藥所以治病也；富貴之人，恆無病而服藥，故體不得其平而疾病生。治所以已亂也；刻覈^核之吏，恆無狀而增法，故情不得其平而奸僞滋。至於疾潰而藥不可醫，奸多而法不可據，又復^法變方破律而救之，是其自擾者，欲止而勢不容息，無知妄作，皆庸人所爲也。

且夫奔形以避影者，影益紛；揚聲以遏響者，響益烈。水行地中，而地上無水；衣服附於體，而桁^航去^去，筓^思去^去。几榻之間，無衣服；故曰本無事也。惡^去，惡^去，臭^去，好^去，好色，無分於智愚貴賤，衆寡古今也。當其情之自然，而無所擾其好惡，則其事已畢矣。鏡受影而得其形，物待價而如其值，是則君子之所以處^上事也。

非不得已而必爲者，皆擾害於天下者也。此兩句可爲千秋行政龜鑑。

【註釋】【陸子】名象先，字景初，歷官劍南、江東觀察。【天下二句】見《唐書本傳》。【行所無事】言行事循其自然，如

無事也。【刻敷之吏】刻，刻薄也。敷，深刻也。言好用法之吏。【無狀增法】無狀，猶無故也。【潰】旁決也。【斨】衣架也。

【筒】藏衣之器。

狙擊論

狙，猿屬。狙擊，謂何人不備而擊之，如猿狙也。秦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誤中

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周容

字茂三，一字鄭山，浙江鄞縣人，明諸生。國變後，爲僧；已以母在，返初服，踪跡遍天下。有以博學鴻詞薦者，以死拒，著

有春酒堂詩文集若干卷。

博浪一椎

除爲切

古今樂

洛

道，或曰『爲計疎』，或曰『爲謀密』，予不暇辨

也。

夫以匹夫而謀帝王，計乃出于狙擊，且幾中。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不得，事亦奇矣。然吾不以之奇張良，而以之奇力士。力士何名何氏，史相傳止曰力士耳。

夫以荆卿之勇，猶藉樊於期頭，督亢圖，止一見匕首而死。乃力士一

無所藉，爲擊去良報秦，狙擊幾中，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不得，事亦奇矣。其智深勇沈，豈僅僅一力士也哉！使後出而從事漢廷，噲等不足伍也。奈何陳涉起後，英雄並出，力士終沒沒無所見聞，良亦不爲之一言于高帝急人之日，并不爲表著姓氏，使傳之天下後世，良負士歟？意者，士當日與倉海君同隱，俱不屑以姓氏見乎？又烏知十日大索，早毀軀滅迹，不致良累擊去乎？又烏知非亡命去，終身以不中恥，遂灰心遁影于深山大澤間，逍遙學道，後先從赤松遊乎？

總之以匹夫而謀帝王，擊幾中，又使大索不可得，求之兵法中，亦可謂之九天九地處擊上女脫兔者矣，斯豈一往之士所能爲，而或者猶曰「狙擊之役，良一往氣盛，故圯夷上老人以進履教之，是以卒能成功。」予曰：「良縱不遊圯上，亦必以功名顯。何也？倉海君者，圯上老人之輩也，故所薦力士亦如此。語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力士是也。張君之辭封辟避譯切，穀已先受之力士矣。」

讀書得間，此意却無人道過。

【註釋】【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南。

【荊卿】即荊軻，衛人，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好擊

書擊劍。燕太子丹使刺秦王政，荊卿以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獻秦；秦王見之，軻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持匕首搥秦王，

不中，軻死之。【樊於期】戰國秦將，避罪於燕，秦購求其首千金。及荊軻將刺秦王，勸於期獻首，於期自刎。【督亢】燕膏腴地。今

河北涿縣東南，有督亢陂，即是。【匕首】劍之最短者。【噲等】謂樊噲等，皆高祖將也。噲沛人，素業屠狗，從高祖起豐，累從征戰，

以功封舞陽侯。【陳涉】名勝，陽城人，與吳廣同起兵抗秦，不成而死。【倉海君】東夷君長。張良東見倉海君，因得力士。【赤

松】赤松子，古仙人。張良功成後嘗曰：「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耳。」【九天九地】孫子軍形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

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處女脫兔】孫子九地篇：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或者數語】或指蘇軾賦作留

侯論，有子房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孫政之計，以德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云云。

【進履圯上老人】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直墮其履圯下，願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殿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

「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約期會此，授以兵書，曰：「讀此可爲帝王師矣。」【辭封】高帝欲封良，使自擇齊

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辟穀】辟，除也。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導引，不食穀。

子房擊秦論

子房姓張名良，事見周容沮擊論題註。

毛際可

字會侯，浙江遂安人，順治間進士，授彰德府推官。博學不及西河，而無其僻俾。古文一宗子固，著有松蘿全集。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學去副車，論者惜之，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古德慮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令學平擊之而中，其長學上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

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荆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於兼并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

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予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

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博浪椎幸而不中，謂天之巧於亡秦，獨闢之論，似奇實正。

【註釋】【始皇】秦始皇名政，莊襄王子，滅六國而有天下，傳二世而亡。【副車】從車也。【扶蘇】始皇長子，始皇坑諸生

四百六十餘人，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勝廣之徒】勝

即陳涉，見狙擊論。吳廣字叔，陽夏人，二世時起兵於蕪而攻秦。項梁、劉邦等亦相率起兵。【揭竿而起】（賈誼過秦論）「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此言起事之易也。【胡亥之得立至李斯持之於前】始皇崩，宦者趙高詐以始皇命誅扶蘇，立少子胡亥爲

天子，謀之李斯，斯不可。高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君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從其言。【蒙

恬疑之於後】李斯趙高，詐爲始皇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與蒙恬皆賜死，扶蘇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

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不從，卒自殺。【沙邱】臺名，商紂所築，在今河北平鄉縣

東北。三十七年，始皇東遊，崩於沙邱平臺，蓋即沙邱宮中之臺也。【秦社遽屋】（禮記郊特牲）「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賜

也。」言秦社祭之處，變爲屋宇也。【荆軻】即荆卿，見狙擊論。【五世之仇】良先世五世相韓，秦滅韓，故良爲韓報仇。

【枕戈待旦】（晉書李雄載記），枕戈待旦，乃心急復仇之意。【力士】即狙擊之人也。【借交報仇】謂荆軻以身借於友

而爲之報仇也。

王猛論

猛字景略，晉魏郡人，好讀兵書，識度宏遠。桓溫入關，猛見之，捫鬚而談世務，旁若無人。溫欲與俱還，不從。呂纂樓蘭之於苻堅，以爲相。

侯方域

字朝宗，商邱人，爲東林四公子之一。明末以避阮大鍼，走依鎮帥高傑，豪邁多略。明亡不仕，早卒。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上亮而論猛。

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

而後喜可知矣。被披裼得而謁門，蝨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既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荀彧都、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釋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學上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

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嶠者、澠混、函谷之閒，豈復學法尚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學法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

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

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去聲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謂識大義者也。

就伐晉數語，發生此文，立論自有根據；以諸葛作陪，斷爲亂世識大義之臣，可謂得猛之心。

【註釋】【唐荆川】名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學者稱荆川先生。嘉靖間，以進士官至淮揚巡撫右僉都御史，卒於官。著有荆川集十二卷，及史纂、左編、文編、武編、稗編等書。【苻堅】本氐種，蒲洪之孫，苻健之從子，殺健子生而自立，國號秦。【倦倦】不忘之意。

【諸葛亮】見前韓偓論。【華陰】今陝西華陰縣地。【姚氏】姚弋仲，本羌種，初爲南安赤亭羌酋，尋東徙，仕劉石，改居潁頭。

降晉，爲六夷大都督。晉穆帝永和八年卒。子襄嗣，叛晉，後爲苻秦擊敗而死。弟襄降苻秦，旣而叛奔渭北，進兵殺苻堅，據長安稱帝，是爲後秦。【石氏】石勒本羯種，或劉曜稱趙帝，是爲後趙。始都襄國，今河北邢臺縣；後遷鄴，今河南臨漳縣。【氏】爲古西戎之一部落，在今甘肅。晉時，氏之國三，爲成、李雄、秦、苻堅、後涼、呂光是也。【羌】西戎種族名。晉時，羌之國，爲後秦，卽姚氏也。【桓溫入關】

關中，即今陝西長安縣等地。溫字元子，晉穆帝時溫帥師伐秦，入關中。【褐】毛布衣也。【謁】請見也。【捫蝨而談】猛對溫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見晉書。【論三秦之豪傑】溫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心折於猛】溫署猛軍諮祭酒。【溫還而猛不從】溫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諮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哉？」乃辭不就。【溫欲篡晉】溫滅蜀後，漸蓄異志。【荀彧】字文若，漢末潁川人。從曹操，及操將進爵國公，加九錫，彧曰：「公本興義師，不宜如此。」操心不平，彧知操意，飲藥死。【郭嘉】字奉孝，三國時潁川陽翟人，荀彧薦之於曹操，嘉出曰：「真吾主也。」【偏安江左】江南曰江左。東晉元帝，避五胡之亂，東都建康，故曰偏安。【瞻】山名，今河南洛寧縣北。【灊】水名，今河南有灊池縣，灊水在其西，流入灊水。【函谷】關名，故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是爲秦之東闕。新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漢武帝時移置。【奉正朔】奉晉所建之正朔也。【襲冠帶】用晉代衣冠也。【相苻堅】苻堅與猛語，大悅，自謂玄德之遇孔明，遂任以相事。【一出三句】猛佐苻堅，舉賢才，修廢職，謀廢秦，恤困窮，立學校，秦民大悅。其後平燕，定蜀，掄代，滅涼，平西域諸國，幅員之大，胡所未有也。【爛然】光采照耀貌。【管仲】名夷吾，穎上人，齊桓公相之而霸。此以仲比猛。【裕如】寬然有餘貌。【垂沒而告苻堅】時秦寇晉，梁益陷之，故猛垂沒，猶以勿伐晉爲言。猛卒後，堅仍大舉伐晉，卒致灊水之敗。此見猛之心乎晉室也。【澹泊寧靜】孔明誡子書云：「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澹泊，無所欲也。寧靜，不紛擾也。

名論

汪 琬

字若文，江蘇長洲人，順治初舉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緣事左遷。後舉鴻博，授編修，典修明史。有著《堯華文集》。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

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悅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

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學去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

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學去其矯激也；』不否同則曰：『吾疑其詐偽』

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

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汙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覲諷面以偷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

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

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閒，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去聲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術之神者誠亦至。術在誠中，非在誠外也。士入彀中，唐太宗差足語此。

【註釋】【屠羊說】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何賞之有！」遂不受。見《韓詩外傳》。

【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吳師入郢，楚王出奔，申包胥乞師於秦，秦敗吳師，楚子入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遂逃賞。

【魯仲連】齊人，秦圍趙，魏使辛垣衍說趙帝秦，平原君未決，魯仲連說辛垣衍而折之。會信陵君破秦，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因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連不忍爲也。」遂去不復見。

【視面】《詩小雅》：「有視面目。」視，羞愧之狀。

【孔融】字文舉，後漢魯國人，富才思，有重名。數譏侮曹操，御史大夫鄧陟承操旨，奏融大逆不道。操收融并妻子，殺之。

【荀彧】見王猛論。【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歷官至丞相，凌蔑王室，挾制獻帝，子丕篡位，追尊爲武皇帝。

【裴樞獨孤損】樞字紀聖，遵慶會孫，損字文損，及之從會孫。昭宣帝天祐二年，有星孛，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

全忠曰：「此曹皆絕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朱全忠乃殺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論辨 名論

【陰陽猜忌】陰陽，猶明闇也。

張禹論

禹字子文，漢河內軹人。成帝爲太子時，禹授以論語。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禹一生阿附王氏，卒釀新莽之禍。

賀貽孫

字子翼，江西永新人。明諸生，入清隱居不出。著有冰田居文集。

大凡亂人國家者，非天下之凶人，而天下之庸人也。凶人之亂人國家也，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防之。若夫庸人者，其識淺，其氣卑，其富貴之念熱，而身家之慮摯，浮沈俯仰，與世推移，人不得而知之，人不得而防之。豈惟不得而防之，且將從而輕之。狎之，輕之，則以爲無足異，狎之，則以爲有可親。噫，是人也，幸而見用於聖世，不過將順取容而已。不幸生逢輓季，權奸篡逆之臣，出而與之共事，利其寬厚之名，足以服衆，悅其貪鄙之性，足以市私，將頑頓讀作鈍隼隼，結切詬呼寇切，惟權奸之所爲而從之，然後其禍烈矣！

漢成帝時，委政王氏，災異迭興，吏民上書，皆咎王氏，雖帝亦疑之。獨尊信張

禹欲決于禹之一言，乃駕幸禹第，屏_丙左右而問焉。此漢與王氏廢興之大機也。禹則對以天變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聽用。于是上善_{學去}禹言，不復疑王氏，而漢祚已暗移矣。推禹始願，豈意及此；不過年老子孫弱，又以請平陵_{學去}肥牛亭自爲塚地，恐爲王根所忌，故曲意樹德，以圖其子孫無窮之利，而不知其爲劉氏子孫釀無窮之害也。夫人能輕其身，而後能重吾君而重天下，禹既視子孫爲重，則視漢祀爲輕；視肥牛亭爲重，則視漢天下爲輕。然則禹以肥牛亭咫尺之地，鬻漢天下與王氏；而以漢之宗祀，博己之宗祀也。嗚呼！庸人之禍，乃至此哉！古今庸人，識淺氣卑，以之爲凶人則不足，以之贊凶人亂天下則有餘。故雖不能自爲篡逆，而篡逆之臣，皆欲得之以爲助。庸人與凶人之禍，固相需而成者也。彼魏之華歆，劉宋之褚淵，王儉，五代之馮道，皆庸人也，而皆足以移人國祚。後人之爲國者，其無以庸人爲不足畏而忽之哉！

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文能究其處心積慮之微，而推其贊凶助篡之實，可謂胸

如鏡而筆如刀。

【註釋】【將順取容】（孝經）「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之將順，乃求媚以容其身也。【輓季】輓同晚，輓季，猶言末世也。

【頑頓戾詆】戾詆，無志分也。（漢書賈誼傳）頑頓亡恥，戾詆亡節。【漢成帝】名驁，元帝子。【請平陵肥牛亭自爲塚地】平陵，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南有肥牛亭。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欲得置亭處之地爲冢塋，奏請以賜禹。王根爭之，帝不從，根由是怨禹，數毀惡之。及聞禹對帝言，始喜悅，遂親就禹。

【王根】成帝舅，封曲陽侯，與譚、商、立、逢時、同日封，世謂之五侯。【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仕魏爲相國。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

【褚淵王儉】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宋順帝禪位齊王，王儉爲侍中，解璽綬，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公。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歷唐、晉、漢、周四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嘗作長樂老奴，自道其一生之際遇。

【國祚】國家世世相傳之福運也。

【國祚】國家世世相傳之福運也。

【國祚】國家世世相傳之福運也。

曹娥叔先雄兩孝女辨

曹娥，會稽上虞人。叔先雄，健爲人。事均載後漢書列女傳。此論辨類之一體，義主於

反覆詰難，務達其初意而止，與論大同小異。

賀貽孫

東漢時，上虞孝女曹娥，父盱吁爲巫，以五月五日，逆婆婆神，溺死，不得屍。娥

年十四，沿江號哭，夜不絕，十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當時又有孝女叔先雄，亦以父泥和溺死，不得屍；先雄於父墮處，慟哭投江死，見夢於弟賢云：『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果與父相抱，浮於江上。兩孝女之投江一也，先雄之魂，獨出父屍於水，而娥不能，何哉？

凡忠孝之事，皆可感天地而動鬼神；然有可必有不可必者，天地鬼神所爲不測也。使人皆得而測之，則天地鬼神幾於褻矣。

子胥之忠，能怒錢塘之濤；而汨羅之水，不能爲靈均起波；靈均豈以此貶忠哉？光武詔問劉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異？』昆對曰：『偶然耳。』夫天人相與之際，孰有深于偶然哉！使爲吏者，必欲得渡河之虎，滅火之風，則循良之實，反成誕罔之名，豈不大可厭哉！故抱屍浮江之事，亦偶然也。偶然者爲奇，常然者爲庸。孝，庸德也。叔先雄自爲其庸者耳，豈以偶然之奇，與曹娥較優劣哉！

近世刊孝行錄者，必有靈奇怪幻之事，予見之輒厭，曷不讀先生此文。

【註釋】【上虞】今浙江上虞縣。

【逆婆婆神】逆，迎也。爾雅：「婆娑，舞也。」謂盱作舞貌以逆神也。邯鄲淳曹娥碑，父

盱，能撻節安歌，婆娑樂神。

【子胥】姓伍名員。吳王賜子胥死，以其尸盛以鸚夷，投之江。子胥因揚波成濤，素車白馬，隨潮來往。鸚夷，

皮囊也。

【錢塘】江名，在今浙江杭縣境。

【汨羅】江名，在湖南湘陰縣北。

【靈均】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字靈均，仕楚爲三

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譖譖而疏之。襄王時謫之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

【光武詔問劉

昆云云】事見後漢書劉昆傳。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江陵】漢縣，今因之，屬湖北省。

【弘農】漢郡治弘農故城，在今

河南靈寶縣南。

廉頗論

廉頗，戰國趙良將，事惠文王，孝成王，至悼襄王時，頗因得罪，亡至魏，後至楚，死於壽春。

賀貽孫

古之大臣，當強敵憑陵之際，蓋有必然之防焉，又有不必然之慮焉。有必然之防，故其備密；有不必然之慮，故其圖周。備密而圖周，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無故變生而不亂。

昔者秦昭王誑

固旺切

趙，約與趙惠文王會於滹

混

池。王與廉頗、藺

吝

相如謀，

行則恐受欺，不行則示趙弱，乃盛爲之備，令平藺相如從行，而以廉頗居守。廉頗送王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解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及至澠池，秦知趙盛設兵有備，會畢，不敢有加於趙，君子是以知廉頗非僅行杭伍中人也，殆有古大臣之風矣！

夫國家所最患者，莫大乎以君與敵，而復擊去與敵市君也。吾無君而求君，則敵必以君爲市；及吾有新君而復求舊君，則敵必以吾舊君爲市；吾不求舊君，而舊君自求入焉，則敵必納舊君，以與吾新君爲市。展轉相市，地削民疲，是不戰而國自亡也。今廉頗既與王訣而許之矣，卽不幸而有變，奉舊君之命，立新君以絕秦望，則前之三患俱亡無同矣；又况其行而有備也。既防其必然，又慮其不必然，秦雖欲誑趙而不可得，此頗之所以爲大臣也。

其後秦昭復以誑趙者誑楚矣。武關之約，猶澠池之會也；楚懷王信子蘭之言而行，秦詐以一將軍號爲秦王，劫懷王入秦，設令是時楚臣有如廉頗者，能以

與趙王訣者，訣于楚王，王必狐疑不行；卽行而有備，王必不陷而入秦；卽陷而入秦，而王旣許楚臣立新君以絕秦望矣，必不求歸，而以巫黔琴中之地許盟，至走死秦地，而楚禍不解也。楚之諸臣，不爲其備而聽其行，是猶制虎者無救傷之具，輕身以嘗其搏，搏噬_筮。其媿於廉頗也多矣。猶幸齊人歸楚太子橫，得立爲王，又幸而懷王死，楚人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楚無求於秦，秦亦不能挾舊君爲市者，是昭、雖睢諸人之後計得也。

吾獨怪南宋諸臣，旣立高宗矣，猶令敵人得挾二帝爲市，屢和屢爭，屢盟屢叛。是不獨有媿廉頗，并昭、睢諸人之不若也。悲夫！

中間數語，抉出利害處，何等該括；後引楚事反證，亦極分明。作者此等文，殆不減魏叔子。

【註釋】【秦昭王】名稷，惠王子。

【誑趙】謂約趙王與會，而因以劫之也。

【趙惠文王】名何，武靈王子。

【澠池】今

河南澠池縣西，有俱利城，爲秦、趙相會處，又有會盟臺。

【蘭相如】相如初爲謁者，繆賢舍人，後使秦，趙以爲上大夫。

【太子】

名丹卽孝成王

【誑楚】

秦昭王約楚懷王盟於武關，楚王欲不往，懷王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

之以西。

【武關】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

【楚懷王】名槐，威王子。

【巫黔中】

巫，楚巫郡。今四川巫山縣，有巫縣，故城卽

是，黔中，亦楚地，在今湖南沅陵縣西。

【齊人歸楚太子橫】

太子橫卽頃襄王，懷王入秦時，橫質於齊，楚巨昭雖至齊，齊歸太子，

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

綱，字伯紀，邵武人。

【高宗】

名稱，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二帝北狩，遂卽位於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

如張守之上疏勸息二帝母后，李綱之入對，亦有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等言。均以徽、欽二宗爲重。

【高宗】名稱，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二帝北狩，遂卽位於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

市聲說

劉彥和文心雕龍著論說一篇，但意近戰國遊說士之言，非說之正體。蓋說爲子家緒餘，漢唐作者所題雜說，大抵

寓言八九，託物寄意，曼衍之卽爲小說家言。

沙張白

初名一卿，字介臣，號定峯，江蘇江陰人。著有定峯文選、讀史大略等書。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所聚，則尤爲龐雜沸騰，令聲聽者難爲聽焉。今人入山林者，聞鳥獸之聲，以爲是天籟適然，鳴其自樂洛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鳥知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冀，曉許曉焉，銜縣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乎？

京師土燥水溢，色其聲暗，楚以眩，宏鬻育百貨於市者，類爲曼聲高呼，誇

所挾以求售，肩任_王擔負，絡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_{聲上}千萬人也。祁_祈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濟其旦夕之欲耳。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者，皆怡然自得，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_{聲上}以自然之樂者，反豐於物而靳_僅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然使此千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且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焉，將京師之大，闐_{曲械切}然寂然，不特若曹無以贍_{聲去}其生，生民之所需，疇爲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顧使其中有數人焉，恥其所爲，而從吾所好，_{聲去}則爲聖賢，爲仙佛，爲貴人，爲高士，何不可者？吾惜其自少_{聲去}至老，日夕爲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道路以死也。甚矣市聲之可哀也！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詔，市詐，市面首，市鬻笑，無非市者。銜其所有，急其所無，汲汲然求濟其旦夕之欲，雖不若市聲之嘒嘒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甚且暮

夜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有聲，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爲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

嗟乎！有鳳凰焉，而後可以和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焉，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嗥殺隴。蠶陵之患，四靈不至，君子所爲致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之鳴焉，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

攬權數語，的是京師市情。作者大筆，如禹鼎矣。

【註釋】【龐】大也。【天籟】凡孔竅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曉】

曉，醒聲也。詩鴉鳴，予惟音曉曉。【街】自務也。【澁】不滑也。【噌吰】大聲也。【曼聲】長聲也。【孔道】通道也。

【那寒】盛寒也。【抗】舉也。【恩勤】詩幽風，「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箋云：「鴉鳴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

【闕然】靜無人也。【皇皇】有求而未得之貌。【面首顰笑】南史，「宋前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

人。」案面首者，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顰笑，謂以顰笑取悅於人也。此指僂僂而言。【汲汲】不休息貌。【中庭之相泣】齊

人有一妻一妾，而爲墻間之乞食，其妻鬪而得之，歸與其妾，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事見孟子。喻人之苟且以求富貴利達者，妻妾見

之，且爲差而泣也。【爲其事而不諱其名】所謂爲謀利之事，而自認謀利之名者也。【嚙殺】音不盛大而就潤也。（禮樂

記）其衷心感者，其音嚙以殺。【葛陵】紛紜不靖，相率欺犯之意。【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見（禮記運）。【鳥獸同羣

二句】論語微子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

嫂叔無服說

（禮檀弓）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朱 軾

字若瞻，號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大學士，監文淵。著有文端公集，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

周禮註解，儀禮節略等書。

古者嫂叔無服，唐人定制爲小功，於情得矣，然終不得議古人無服之非。大

傳去聲言服術曰：親親曰尊尊，嫂叔異姓，無親親之誼，同列，無尊卑之分。扶問切近在

家庭，禮避嫌疑，至當去聲不易之道也。若云嫂叔何嫌，則授受不親，不相通問之禮，

不幾贅綴歟？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上聲之。」

然則嫂叔之恩誼，固有不可概論者。如韓退之少去聲孤，育於嫂，加等可也。禮不立

服，亦猶弟子之於師歟？獨是家庭之內，誼無厚薄，較厚薄於嫂叔，亦將較厚薄於

昆弟乎？以爲待我厚而厚之，假而待我薄也，亦遂薄之乎？

記曰：『嫂叔之無服，推而遠去之也。』凡事引之使近，則順而漸歸於自然；推之使遠，則逆而不可以終日。人情大抵然也。今日遠之，是本近也；本近而推之使遠，其所爲推之者，亦大費隱忍矣。有如嫂之喪，父母爲大功，妻小功，子期而已，獨晏然於心安乎？推之者，推其所不自安也。

自制禮之始，人各懷一推之念，以及於唐，遂有久抑而不容不伸，卽欲推之而不可得者，此亦必然之勢也。制禮者，逆知後世必有增爲之制者，姑缺其儀，以示別必嫌明微之義，而聽後人之改制，以遂其不容已之情，蓋幾上經審慎而出之，非苟焉而已也。至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後儒杜撰，非古禮文也。婦爲夫之姑姊妹在室服小功，是降服二等矣。豈於夫之兄弟，獨降一等乎！

此文較邵子湘一作更醇，蓋卽從檀弓推而遠之句得解，可謂能明禮意。

【註釋】【唐人定制爲小功】魏徵定服制議曰：「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然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乃生而同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

【大傳】禮記篇名。

【親親尊尊】（禮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云：

「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孺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授受不親】（孟子離婁）男女授受不親。【不相通問】（禮曲禮）嫂叔不通問。【贅】多而無用之謂也。

【程子】即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有師不立服等語，見明鍾人傑「性理會通」。【韓退之】名愈，唐昌黎人。父仲卿，爲武昌令。

愈生三歲孤，養於伯兄會，會卒，嫂鄭撫而鞠之。及卒，退之服葬，而祭之以文。【大功小功】喪服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期】一

年之喪也。【晏然】晏安也。【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儀禮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妻從夫服。

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

忠義辨

陳祖范

字亦韓，號見復，江蘇常熟人，雍正元年進士。以不肯依附權貴，終不殿試。乾隆十五年，舉經明行修第一，授國

子監司業，以年老不任職，後三年卒。著有經咫掌錄，及詞業集若干卷。

明季諸生，布衣殉國者，咸謂宜列忠節。余以爲宜目爲義士，入孝義門。夫忠

與義相似而有辨。盡心於所事之謂忠，死其職守之謂忠。忠也者，人臣之軌則也。諸生布衣，未出事君，無所職守，祇以名義所在，不可苟安，激於羞惡擊去之本心，以死遂志。其行擊去若過當，擊平其事若可已。縱令擊平不死，亦不爲大無義也。然且必死而不悔，則義莫甚焉。若夫忠與不忠對者也；如此則忠，不如此則不忠。彼諸生布衣之殉國，詎曰不如此遂不忠者乎？忠之名嚴而切，專致於君上之辭也；義之名大而緩，自守其分切扶問，誼之辭也。

孤竹子扣馬而諫，太公曰：義士，不曰忠臣。孔子亦不與三仁並稱，可知其區別必矣。蓋未仕而殉國，與未嫁而殉夫同。婦稱節，女不可稱節，貞爲宜；臣稱忠，士不可稱忠，義爲宜。

忠義二字界限，爲之分明，得此益見布衣殉國之可貴。

【註釋】【布衣】士未仕者之稱。古者貴賤，衣服有別，故以出仕爲釋褐，褐賤者之服，卽布衣也。【分誼】分，名分。誼與義通。

【孤竹子】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其國而來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

【三仁】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淳于先生謂齊王

淳于先生，名完，齊之贅婿，滑稽多智辯。此仿戰國遊說士之言，有所諷而作。

胡天游

字雅威，浙江山陰人，有才無遇，以副貢生終。乾隆時徵鴻博，又舉經明行修，皆緣意外事報罷。著有石筍山房集

行於世。

齊大饑，三年不禾，吏習王之憎

憎

聞也，詭爲穰

穰

焉。明年，淄

支

澠維東，洪濟

濫，其西河薄落交，益大魚齊民。

烏

大夫迫於怨，始半而入之。潛

米引

王慚，勿能

隱，以使

聲去聲上聲者強聲上聲往粟卹焉。

淳于先生謂潛王曰：「王無卹矣！」王曰：「國災勿恤，可乎？」先生曰：「王

將以賑人乎，抑以賑鬼也？」王曰：「何也？」曰：「賑於人焉，則弗及矣；賑於鬼焉，

則弗食矣。故臣願王之毋卹也。」潛王大怒曰：「寡人日恩齊民，誠若不及，今先

生議休之，是不仁責寡人，苟無說，且將以鬼事先生。」

淳于髡

坤

仰而笑，揖而稱曰：「王不聞東郭氏之牧乎？受命主君，未嘗飼

寺

焉，日操箠聲上以責其息；牛羊盡於野，犬彘空於牢，而牧蒙上賞。後雖益之芻，初

呼之秣，味皮骨之肆於鞞，讀若鞞讀鋸讀錯讀中者，不能驅而齧厄矣。齊民饑者

幾聲上時也！竄溝壑，拄主戶巷，十九而殛，微王吏猶羣掩之，責其穰賦。當此之時，民

恨王之吏，切髓蘇委切，薄博骨，然亡者亡，死者死，未敢起殺吏以逆王意，則亦王順

孫孝子也。且王非不聞，重喜吏掩而利其穰賦也。

人有恠吝賞者，子方疾，諱而任之，客曰：「公奚不療？」料之。對曰：「療將失

賞。」子死之不療也，賞則益矣，然而後亦孤矣。故愛子而忍賞，賞可復；愛賞而忍

子，禍其族。死而賑之，子安飽之？臣見王之飽死子也，非徒哺捕不入，又有以收其

餒後，此臣之所謂賑鬼者也。」

文摹倣戰國策維肖，仁人之言藹如。兩喻尤足驚惕玩視民瘼者。

【註釋】【饑】論語註穀不熟曰饑。【不禾】禾，嘉穀也。不禾，猶無禾也。【吏習王之憎聞也】憎，惡也。吏習知王之惡

聞災也。【詭爲穰焉】穰，禾實豐也。詭，詐也。王不喜言災，故詐以豐年入告也。【淄灘東】淄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流至濰

光縣，匯清水泊，又北出，合小清河，由淄河口入海。濰水源出山東莒縣，東北流至昌邑縣，入海。文言淄濰東，則改其常流矣。

【洪濟】

【濰】洪，大也。濟水亦稱沈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濰，水延漫也。

【河薄洛交】河，即黃河。薄洛河，

即薄水，在河北寧晉縣東南。戰國策趙策，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共之。即謂此二水也。二水相交，故泛濫爲害也。

【大魚濟民】左

傳：「殺禹，吾其魚乎！」爲此句所本。言使齊民盡化爲魚。

【阿】今山東東阿縣。

【始半而入之】阿大夫迫於衆怨，始入昔澤

任以災之半。或曰：始入以賦稅之半。

【滑王】名地，宣王子。

【以鬼事先生】謂欲致之死也。

【東郭氏】東郭，姓也。

【息】生也。

【肆】陳也，列也。

【鞞鞞】鞞，說文：柔革工也。鞞，說文：履空也。徐鍇曰：「履空，猶言履殼也。」呂氏春秋曰：南家

工人也，爲鞞者也。設，俗作殼。

工人也，爲鞞者也。設，俗作殼。

【鋸錯】鋸，俗言鋸子。鐵葉爲齟齬，其齒一左一右，以片解木石者。錯，俗言錯刀，總也。治玉石之器。鞞鞞

承上皮字言，鋸錯承上骨字言。

承上皮字言，鋸錯承上骨字言。

【齟齬】齟，謂齟草也。

【拄戶巷】拄，撐也，支也。言死人戶巷皆滿也。

【饑】道死之人。

徒哺不入二句】餒，祭餘也。此二句，意言受賑者已十九餓死，而施賑者且將侵蝕其餘也。

命說

胡天游

僕居京師，或愛僕者，曰：「東肆有工，能以命辨人吉凶短長，指貴祿約窮，若鑑鑑狀，吏決獄，瞭了莫遁而成勿易也。」他日又至，曰：「嘗試卜乎？王公貴人，四

方來者，咸往請，斬得一言，子何樂洛自失？」

僕告之曰：「若知所謂命乎？始生而然，以爲人之約窮貴祿也。古稱聖賢，猶不免焉。本乎天，生乎地，物之數以萬，莫不有造化定吉凶；木生而斷之，土凝而坏之，爲屋，爲舟，爲車，爲榦，爲薪，爲瓦，爲孟，爲惡器，彼匠與陶，適然成之。方其未形，過者審焉，能預得其爲屋，爲舟，爲車，爲榦，爲薪，爲瓦，與孟，若惡器耶？命之於人之視物，吾又何以得其貴祿約窮者耶！且命，人爲之乎？果天爲之耶？假人爲之，憎約窮，奔貴祿，均其力所至，工奚分切扶問焉！必天爲之，其幽眇微遠，度釋終不可得測。

昔者孔子有說矣，其繫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彌子瑕能致衛卿，孔子曰：「有命。」孔子明其不可測，故常罕言，奚計約窮貴祿之適來者耶！微論終不可測，假工誠神，得其貴祿諾者，必喜以愉；得其約窮斥者，必愁以悲；其不能更庚吾悲愁以爲喜愉也。假猶能更吾悲愁，以爲化乎喜愉，誠未肯祈工術，易孔子說。若然，予何卜爲？三代始盛，士修其躬，治其家，賢能授官，升才於朝，氓農勤功，商工

賈古服其世，罔或聞是說者。自夫賢不必貴，不肖不必賤；智不必亨，愚庸不必困；術夫警師，因得持其妄倖而乘之，以誕鬻於世。苟少明其陋，雖誠不必學於孔氏，猶將斷斷無所疑惑。惟婦人豎子，臧獲賈販，悅貴祿，懼約窮，謂術夫警師，足以命己也，鬼神尊其言，羣相告其名，夫何怪而責焉！婦人豎子，非能知有孔子者也。臧獲賈販之無愈於婦人豎子也。士衣冠稱名，非孔氏書不得進，苟言不由孔子，於道也羣罪爲畔。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獨攘攘乎悅貴祿而懼約窮，吾又安禁術夫警師之言之不尙於孔子耶！

詞極淺近，理極正大，後幅尤探原扼要。

【註釋】【若鑑鑑狀三句】上鑑，鑑也；下鑑，照也。賡莫道，承上鑑鑑狀言；成勿易，承上吏決獄言。【斬】吝也。此當是斬之誤。
【斲通新，求也。】【坏】兩互未曉曰坏。【繫易】繫，聯綴也。繫易，謂屬其詞於易卦爻之下也。易繫辭傳，乃孔子所述。【樂天知命故不憂】句見易繫辭。樂天，順其自然也，知命，明其已然也。【彌子瑕能致衛卿】（孟子萬章）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罕言】（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微】猶無也。【商工賈服其世】行貨曰商，居貨曰賈，古者世服其業，服，習也。【誕鬻】誕，妄也。鬻，賣也。【臧獲】奴婢也。（方言）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

之北郊，民而誓，婦謂之戚，女而歸，奴謂之獲。【鬼神尊其言】言遠其言如尊鬼神。【士衣冠稱名二句】稱名，謂未冠之

時。禮曲禮：幼名冠字。謂士爲衣冠之族，自未冠稱名之時，非孔子之書不閱也。【於道也羣，罪爲畔】言羣罪之爲畔道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孟子萬章）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王通中說論上

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於河汾，教授弟子，讀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讀易道。及卒，門人諡曰文中子。所著

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讀易十卷。又爲中說，以擬論語。

陳兆崙

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元年，召試鴻博，入翰林，累官至通政使，兼尹順天府。有紫竹山房集。

或問陳氏曰：「隋有王通號爲文中子者，何如人也？」曰：「志士也，好去聲名

而出於正。」曰：「通門人所傳元經，署尾云：『文中子生於開皇元年，卒於楊楊」

帝大業十三年。」據此，通年纔三十有去聲七。而其著書已自擬六經，比於孔子，聖

人固若是易去聲爲乎？」曰：「此不足異。吾聞橫渠先生云：『三代以下，學者之患，

在敢希賢，不敢希聖。』通居然敢於希聖，其志亦偉矣。病只在欲一蹴促而遂至

焉耳。」或又曰：「通非無意仕進。隋文改元仁壽之四年，通至長安獻策，不報，遂

歸而講誦，激爲高隱，詐也。』曰：『詐爲善，猶愈於詐爲惡。所爲好名而出於正，亦不失爲正士者也。』

於是或乃以中說所列隋公卿造擊去公請謁，及唐佐命諸名臣皆其弟子爲

疑；且曰：『如其非實，則爲妄人耳，焉切衣游得稱士？』曰：『此其徒姚義、賈瓊之屬

爲之，非通自作也；就中見道之言頗有，當是通平日規做聖言而出，或存之筆記

者。至實之以人與事，則由姚義輩於遺老既盡之後，肆筆僞造。傳擊去不云乎？其父

殺人，其子必且行劫；其師欲蹴至乎孔子，其徒何不可蹴至顏曾。故以中說儼論

語，假問答以表才賢；又自揣人望不歸，而借重於時名震耀者，使與擊去已列以求

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好名之流弊，有必至乎此者。是此書不足以重王通，而通一

切著述之見輕，轉坐此累。雷去姚賈之罪也。雖然，通亦自階之厲耳，於姚賈乎何

誅。』

此篇品題其人，恰如分量。予讀文中子書，精深闊大，宋以前無此作也。卽以宋

人語錄較之，亦不及于斯世而有斯人，固宜自擬聖人矣。乃或者疑爲無是翁，試問此書，誰能僞造？况新唐書列傳中，亦處處有其姓字乎！

【註釋】

【元經】書名，舊題隋王通撰，唐薛收，并作傳，宋阮逸注其書仿孔子之春秋而作，凡十卷，末一卷稱收所續。晁公武撰

書志，謂崇文無其目，疑阮逸依託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僞作。

【開皇】隋文帝年號。

【煬帝】名廣，隋文帝之子，弑父殺

兄而自立。

【橫渠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宋鄆人。神宗時，爲崇文校書。教授諸生，學者稱橫渠先生。諡明公。

【一蹴】急步其

後曰蹴。一蹴而遂至，言一急步而即至其所也。

【仁壽】隋文帝年號。

【長安獻策】仁壽初，通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文帝

大悅，曰：『天以生賜朕也。』下其策於公卿。時太子廣有謀弑之事，通知謀之不能用，乃歸。帝再徵之，不至。【隋公卿造公請謁】

如楊素、李德林、蘇夔等，文中子皆與言終日。他如賀若弼、李密，中說亦紀有問答之辭。

【唐佐命諸名臣皆其弟子】如房元

齡、魏徵、李靖等皆是。

【此其徒姚義、賈瓊爲之】義、瓊，均王通門人。中說論下曰：『通所謂階威等八人之美，惟姚、賈得與其

間。』後又有曰：『姚義之辨，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程元、王孝逸之文，申之以證樂，可以成人矣。二篇皆有姚、賈，而姚、賈稱首，賈則與

魏類列，而亦先賈後魏，如義之歷，若以此示高、異、焉、程元者，不知何許人，據云已丑。王孝逸名貞，仕於開皇初，隋書有傳，大業初早卒。

則此書非姚、賈僞造而誰哉。』

【規倣聖言】指倣論語之中說言。

【於遺老既盡之後肆筆僞造】中說論下曰：『彼

於唐初名臣，一網盡盡，而獨漏一首座之長孫無忌。此必在無忌以謀叛寃死之後，故舍之耳。且諸貴未亡，則其書必不敢出，此吾所由

知其爲遺老盡而肆筆者也。』

師制服議

古之議者，不過採取衆言，不必有文字也。以議名文，似遠在論之後，與奏議不同。

杭世駿

字大宗，號蓮浦，浙江仁和人。乾隆初，由舉人試鴻博，授編修，改御史，以言事罷歸。未幾，復原官。著有道古堂詩

文集、禮記集說、三國志補註等書。

自檀弓心喪之制定，於是門人之於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經。

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爲喪法制服，以答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爲制杖同之於父。

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延篤、孔昱、余六切李膺、宣度、劉焉、王朗，其較著者也；而應劭

嘗譏之。至晉定新禮，從質擊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

廢興，悔吝生焉。於是無服之制，相沿至今，未之有易。

杭子曰：甚乎虞之教人以薄也！師者，匠成我以進德修業者也。於其死而等

諸塗之人，在人情爲寡恩，在禮制爲闕典。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以之幾聖學，較儒

術，固不可同日語。然向者既有北面之義，民生於三，而事如一，教不同而倫則同，

爲制服，以厚俗也。若謂其淺教暫學，而豫申廢興悔吝之說，澆堅堯切季末俗，將遂

有逆師畔教，藉口實於摯虞之議；而傳道授業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以師道自立者。

故吾之議，謂師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院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履。金仁山易之爲玄冠加帛，絰帶方履，今可仿其意而變通之，玄冠絰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三年心喪。

寡恩闕典，自當矯正末俗，作者其知有今日乎！

【註釋】【心喪】（禮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謂喪在心而無服也。【若喪父而無服】

（禮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羣

居則絰】絰，喪服用麻也。在首在腰，皆曰絰。（禮檀弓）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夏侯勝死，竇太后

爲制服】案太后爲昭帝后，姓上官，非姓賢也。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授太后尙書。及卒，太后素服，以報師傅之恩。【制杖】

禮喪服小記：父喪宜杖，竹也。爲師制杖，則同之於父矣。

【延篤】字叔堅，漢南陽犢人，舉孝廉，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

府並辟不就。

【孔昱】字元世，漢魯國魯人，靈帝時，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

【李膺】字元禮，漢潁川襄城人，以同郡荀淑陳寔爲

師，淑於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

【宣度】漢潁川人，爲師太常張文明制杖。

【劉焉】字君郎，漢江夏竟陵人，以宗

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王朗】字景興，魏東海郡人也。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

【應

劭】字仲遠，漢汝南南頓人。劭作風俗通，中有愆禮篇，略謂今人爲師制杖，同之於父，論者皆不匡糾。而實則爲之制杖者，皆在權威之

門，反有遺親喪而不歸者，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云云。即指宣度而言。

【晉定新禮】（晉禮志）古無師服之制，新禮齊衰三月，

摯虞議宜依舊無服，詔從之。

【摯虞之議】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其議師服曰：「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

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敬之師，哲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

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匠成】言如物之受成于匠也。

【北面】漢書于定國傳：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民生於三而事如一】（國語晉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謂三者皆爲生之類，故事之如一也。

【傳道授業解惑之儒】（韓愈師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也。

【王肅鄭稱之禮】

魏王肅之說，謂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廐。鄭稱之說，謂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

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爲師出入常經，出則變服。語見（通典）。【庾蔚之之禮】（通典）宋庾蔚之謂今受業

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爲師出入常經，出則變服。語見（通典）。【庾蔚之之禮】（通典）宋庾蔚之謂今受業

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巾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五服之總】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爲五服。五服之總，謂五服中之緦麻服也。

【朱子】朱子之喪，門人黃幹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

【深衣】古代制服，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布緣】以布鑲其邊也。

【何北山】名基，字子恭，宋婺州金華人，學於黃幹，著《大學發揮》等書。

【王魯齋】名柏，字會之，金華人，少號長嘯，後改魯齋，從何基學。處基之喪，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冠卷也。

【玄冠端武加帛】端，玄端服也，正幅無殺，故曰端。帛，素綱也。

【經履】履上加麻也。

【金仁山】名履，字吉父，蘭谿人。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學者稱仁山先生。柏之喪，履祥加經於白巾。

【梁鴻論】鴻，字伯鸞，漢扶風平陵人。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試鴻博未第，舉乾隆間進士，時年已六十有七。官至禮部侍郎，致仕歸。年至九十

七而卒，諡文懿。著有《歸愚詩文鈔》行於世。

范蔚宗作後漢書，以梁鴻入逸民傳，次周黨嚴光之下，以鴻娶布衣操作之妻，爲去聲四皓諸人作頌歌五噫音出關，居皋伯通廡武下賃任春書臨死謂主人薄葬於吳，不歸鄉里，合生平觀之，固逸民類也。然吾窺其隱微，蓋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而不止於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之風。何言之鴻之時，肅宗之時也；賢主作

於上，良臣輔於下。鴻博覽旁通，不爲章句學，正宜出而有爲；而必刻苦自厲，至死而後已者，乃仁人孝子之用心，恐於彭父之失也。

鴻父讓仕王莽爲城門校尉，既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讓與劉歆揚雄輩，同爲失行學法人矣。使鴻仕宦於朝，功績顯著，人頌鴻之得主，適益暴父之失身。鴻之心，可一日苟安而不出於行遜者耶？且讓之死，死於北地，不死於扶風；鴻時尙童稚，遭亂卷席而葬，此尤終身之隱痛也。故將死遺言，勿令學平吾子持喪歸去。既死，吳人葬之要腰離冢旁。蓋讓自扶風播遷，死於北地，去家何啻千里，客路席葬，鴻亦自扶風播遷，死於吳地，去家何啻千里，亦不令歸葬。此其痛心疾首之隱衷，諒其妻德曜知之，恐其子未必知；而皋伯通與葬鴻諸人，益無有能知者。宜范氏作史，列之逸民傳中，而未審其爲仁人孝子也。

夫逸民之品誠高，而仁人孝子，尤重於人倫，故特爲表微之論。

闡隱表微，有功名教之文。

【註釋】【范蔚宗】名曄，小字博，宋順陽人。官宣城太守，撰後漢書凡百二十卷，以謀亂誅。【周黨】字伯况，漢太原廣武人，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光武即位，引見之，黨伏而不謁，陳願守初志，遂放歸。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除諫議大夫，不屈。今浙江桐廬縣有釣臺，爲子陵釣處。【布衣操作之妻】鴻妻孟氏，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其故，鴻曰：「吾欲妻稱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爲四皓諸人作頌】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西漢初隱士。梁鴻嘗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歌五噫出關】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遂遼未央兮，噫！」【廡下賃春】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廡，屋也。賃，春，爲人傭而搗米也。【薄葬於吳】皋伯通知鴻非凡人，舍之於家。鴻病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廡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篡，取也。喻賢者隱處，不罹暴亂之害也。二語出《揚雄法言》。【肅宗】即章帝，名烜，明帝子。【不爲章句學】言能通其大義，不爲一章一句之學也。【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姪。後篡漢，凶號新。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修遠】修遠即允吾，縣名，屬金城郡。今甘肅皋蘭縣西北，有允吾故城。【奉少昊後】梁氏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至秦仲，當周宣王時。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後遂以國爲氏。【劉歆】字子駿，劉向子。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亦仕莽朝。嘗作《劇秦美新》等文以阿莽。【失行人】無品行之人也。

【行遜】避世也。【北地】郡名，秦置，西漢因之，今甘肅環縣等地。【扶風】漢郡名，今陝西咸陽縣等地，爲鴻父讓之家鄉。

【卷席而葬】不能具棺槨，僅以席卷也。【吳人葬之要離家旁】要離嘗刺吳王僚子慶忌，家在今江蘇吳縣西，鴻葬在其

北鴻卒，皋伯通等爲求葬地於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嚭清高，可令相近。

弈喻

耶！

文有必待譬喻而後明者，此例實始於經；周秦諸子沿之，而益汪洋其詞。至以之名篇，則在唐以後。此何異詩之有比體

錢大昕

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中戊進士，官少詹事，旋以丁憂歸，引疾不出。著有潛研堂詩文集

及廿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等書。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期敗，嗤癡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去之；甫下去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上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乃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

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子

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洛稱人失。人固不能

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鐸

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

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

奔之優劣，有定也；一著酌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噴，無有已時，曾厝觀奔者之不若已！凡人易犯此病，讀之當以爲戒。

【註釋】【噴】笑也。【訾】詬毀也。【一著之失】固恭謂下子曰著。【護前】謂自迴護其前者之失也。

辨睢陽妾報復之誣

李榮陞

字奠基，號厚岡，江西萬載人。乾隆間進士，官雲南知縣。著有厚岡文集。

池北偶談：

「徐謫，

于蓋切

會稽

計

諸生，年二十五，得瘕

賈

疾，痛不可忍。年

餘，瘕能作人言。瀕

頰

死，見白衣少

摩去

婦，曰：「君前生爲張睢

離

陽，吾其妾也；有

何罪，殺以饗士卒。尋君已十三世，世爲名臣，不能報復，今甫雪吾恨。」謫隨逝。

「其門人范思敬說，子不語重引之。」

予按自古忠烈之臣，爲國死守，援盡糧絕，易子析骸，亦豈忍出。李翰進張巡表，謂乖其本圖，信也。史傳稱巡之言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一妾饗士幾何，蓋策死日已近，與其污於賊，何若先殺之，妾如有知，感惠大矣。

且其時被圍日久，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不少。「食人寧若全人之議」，史傳詳之。夫以巡之健戰能守，藉令虢王巨不分徙其糧，雖久圍，食必不乏，乏矣，令進明不懷媚，而赴其援，亦何至食人。至於兵去食去，猶能延其遲久之死，分屈賊勢，以速西兵，四日而四節度至，十日而東都平，斯則以死爲功，不但生保江淮已也。雖其時忌者滋愧，反指效死殺身爲罪名，自比逆亂，設淫辭以助攻，然經前後煌煌正議斥絕之，天下久無異言矣。不謂千餘年後，乃有託諸鬼魅，專爲一愛妾抱不平，如偶談所記者，其肺腸更居何等耶？

夫以中興唐天下之功，較食人於垂破之城，百不損一也；以食萬計婦人老

弱較一妾，百不增一也。此鴻毛邱山之例也。巡且不自愛割肌，而妾敢愛一死乎？婦孺無數無罪不聞報，而一妾敢思報復乎？且巡在雍邱時，嘗屠附賊令狐潮之妻子，切勝格城上潮怒率衆來，巡責之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奈百世笑何！」潮赧然去。巡能生以大義折令狐無罪之妻，而死乃詘屈辭於應死之妾乎？巡烈日也，妾陰燐鄰也，謂燐能食日，吾不信也。

城之將陷，巡西向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願死爲厲鬼以殺賊！」嗚呼！忠憤之氣，雖死如生，誠有以動人也。是以當時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昭顯其子。自德宗詔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張許南三人者；宣宗至圖其像於凌煙閣。異代宋眞宗東巡過廟，猶爲之刻贊。今天下祀者，莫不盡敬，此其魂魄毅然與天地長久，非得永爲萬民除厲必不快。豈屑代代輪轉臚仕，比避庸福享盡，遂注茶然斃於所愛之鬼。近代斗筭切所交人，報復容有此，何可以上擬睢陽哉！

醫書見鬼譫詹語，具有本病，凡氣弱者，懼內者，脫陽者，合而成妄。吾意斯人

之死，精魄離析，自爲巡，自爲妾，生平好色，不好德之情，發露於此。譚語無足怪，特相與傳之者之謬妄耳！

此事本易辨，妙在無一筆放鬆。

【註釋】【池北偶談】清新城王士禛所著，凡二十六卷。【會稽】縣名，清屬浙江紹興府，今與山陰縣合爲紹興縣。【瘡】

腹中黃塊也。堅者曰瘡，或柔或散，無有常準者曰瘡。【張睢陽】名巡，蒲州河東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真源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同守

睢陽。城中糧盡，人心危恐，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子不語】清錢塘袁枚所著。【易子析骸】（左傳宣

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言糧絕，不忍自殺其

子以救仇，則相易。又無從取薪，故析骸以炊也。張巡守睢陽時，亦然。【乖其本圖】詳下食人寧若全人之議註。【及婦人老

弱不少】巡既殺妾，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食人寧若全人之議】張巡許

遠死後，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

「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巨猾

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案議由是始息。【號王巨不分徙其糧】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河南節度使饒王巨發其半。

餽濮陽濟陰，許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而睢陽以是食盡。事見巡傳。【進明】姓賀蘭。時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張巡遣南霽雲往

乞援，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四節度至】肅宗命張鎰代進明節度河西，李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

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倚角救睢陽。及鏑至，而城陷已三日矣。

【東都平】東都即洛陽。時廣平王儼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忌者

滋愧六句】韓愈書張中丞傳後敘云：「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其他則又何說。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

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彪】百物之神也。

【令狐潮】潮初爲

雍邱令，後降安祿山，引兵攻雍邱，張巡與賈責擊却之，而屠其妻子磔城上。

【德宗僖宗】德宗名适，代宗太子。僖宗名儼，懿宗少

子。【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

【真宗】初名元侃，更名恆，太宗太子。

【張許南】張巡，許遠，南齊靈也。

【臙仕

（詩小雅）瑣瑣如短，則無臙仕。（說文）「臙，臙美也。」臙仕，猶言美官。

【茶然】疲貌。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斗筭人】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人，言其量小也。論語子路：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謔語】病中妄語也。

【斗筭人】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人，言其量小也。論語子路：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謔語】病中妄語也。

【茶然】疲貌。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說犬 三首錄二

陳庚煥

字道猷，號揚園，福建長樂人，嘉慶間歲貢生。有揚園存稿。

余生平未嘗敢罵人以犬，誠觀於犬而重有愧焉！蓋人之動以犬相訾謗

故

也，謂賤且愚，莫犬若耳！

然予觀張禹之帝師，馮道之王爵，留夢炎之狀頭，非不貴也；孔光之經術，劉

秀之博聞，華歆之雅望，非不知也。而卒之忘君鬻國，徒爲天下萬世唾罵

切

臥

噉齧笑之資，犬寧若是賤且愚哉！

今夫犬，饜梁肉於朱門素封之家者，特千萬之什一耳。尋常祿犬，不過殘飯菜汁，又下則飯汁糠覈，粒以酬犬庸而已。然夜深人靜，偶有風聲鶴唳，戾之警，饜梁肉者固吠，即飽糠覈者亦不以祿之薄而不吠也。犬固職吠，然主人者，初未嘗丁寧教戒，責以必吠；而犬卒不以無責而不吠也。主家即失盜，戮不及犬，而犬卒不以無戮而不吠也。風聲鶴唳之警，羣犬吠其主人，主人者起，未始不斥其妄吠；而犬卒不以一斥而不再吠也。即不幸糠覈不飽，實緣入鄰廚，饜其梁肉，犬誠不能爲介；然既饜而退，無或二心於梁肉之家；即或持闔而繫維之，亦必信銀。狺奪門，伺間去脫走，歸其故主而後即安，又何其貞也！飽糠覈之犬，繫而進之朱門素封之家，亦既饜梁肉，而不復去知有糠覈之味矣。一旦遇其糠覈之主人，猶必搖尾眷眷有故主之戀，又何其厚也！

向使張禹、孔光、劉秀、華歆、留夢炎輩之爲人臣，咸知求無愧於犬，則兩漢、唐、

宋安得有覆亡之禍哉！然則人而胥無愧於犬，斯亦足矣。尙安用以犬相訾警哉！

中間敍犬之善處，筆筆有精神，字字有針對，真乃奇文妙文。

【註釋】

【訾警】訾毀也。

【張禹馮道】並見賀貽孫張禹論。

【留夢炎】宋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

亡，任元，爲翰林學士承旨。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平帝時，光爲太師，盛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

【劉秀】即劉

歆，見梁鴻論。

【華歆】見張禹論。

【素封】富厚也。《史記貨殖傳》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犬庸】

庸，功也。

【風聲鶴唳】唳，鶴鳴也。《晉書謝幼度傳》：「苻堅棄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此蓋借用，言犬一聞聲

息，便以爲賊至也。

【丁靈】通作叮嚀，再三言之也。

【黃緣】黃，進也。有所因而進曰黃緣。

【持闔】持，執持也。闔，閉門也。

【狺狺】犬吠聲。

【眷眷】與蹇蹇通，愛厚之意。

其二

陳庚煥

或曰：「子所云愧於犬者，是則然已。然獨無狺狺嗥嗥，豕獠讀若惡狼藉，實

可賤惡去者乎？」

余應之曰：「彼獠惡狼藉者固可賤惡，然方爲其主人鞭笞讀束縛，一遇風

聲鶴唳之警，有不爲聲去其主吠者乎？入鄰廚而遭維繫，執有不奮門脫走，歸其故主者乎？然則即是獬豸狼藉之犬，已彌足愧乎溫文恭遜之張禹、孔光、劉秀、華歆、馮道、留夢炎輩矣！且物之生，莫不各有其純駁，彼獬豸狼藉，亦千百之一二耳，烏足爲犬累！

憶兒時家所畜犬，馴謹雅潔無比。家人於歲節團肉爲餌，二初出於甑，增去甘芬遠聞，懸以巨籃，極絕委地，無知者。犬終夜坐守其旁，籃中物滿，訂無一失。見可欲而不亂，處暗室而不欺，是豈特可愧乎古忘君負國之臣，卽古清心講學之儒，方之無愧色者，殆亦鮮矣！聲上予之不敢罵人以犬，蓋自是始。」

前一截以最劣言，下截又以最善者況，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註釋】【嗥嗥】野獸聲。

【獬豸狼藉】獬，凶制也。狼藉，猶俗言作踐也。

【純駁】可作美惡解。

【甑】瓦器，所以炊煮者。

【絕委地】絕，斷而墮地也。

【釘】古有釘坐，謂黏果糞，以爲陳設之具，而不食者也。此釘字應作陳列不亂解。

王安石蘇洵論

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朝，得大用，首創青苗、保馬、保甲等法，致釀靖康之禍。卒諡文。

章爲世傳誦。洵子明允，號老泉，宋眉山人。仁宗嘉祐間，與二子軾、頤，俱至京師。歐陽修得其所著雜書，論衡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世號老蘇。

王慶麟

字時祥，江蘇華亭人。嘉慶間舉人，任宣城教官，工古文詞。著有洞庭詩文集。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是也。安石志行法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劄涉夾子，言言經術，非洵所能及。諸新法，皆先王舊章，得人以行之，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故卒爲小人所乘，身名俱裂。向使抱同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不歆希歆虛歎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爲救時之相去乎？

嘉祐初，洵出山以干諸公，歐陽修、曾鞏輩，皆有虎帥率同以聽之意，惟安石薄之，曰：「此戰國之文耳！」余讀其書，尙威而輕言戰，幸而其言不讎。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用洵，吾知變速而禍大；後世之詬呼寇誅崇，當有甚於安石者。

洵著辨姦，世驚其知，去余獨非之。夫以衍杞方安石，亦可謂儼不於倫矣。究

其所爲姦者，不過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衣去聲臣虜之衣，食去聲犬彘之食耳。」
今夫獲巨盜者，必得贓賊證，迺通可具獄；未有縣懸決其後日之將爲盜，而先窮
鞫窮之者也。安石刻勵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指爲悅人而肆其姦，
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罪，不亦怪乎？洵特挾私憾而妄言之，不
自意妄言而真中去聲也。後蘇軾在朝，力詆低伊川之姦，蓋襲其父之故智，以倖
一中，而竟不中也。是蘇氏之家學也。

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安石信古而不通今，卽洵亦賢者也。其學通
今而不師古。兩賢一用一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尤烏康後之人有過於
兩賢之學，始可以得志，不得志爲忻戚也。」

持論不無過當，然能自圓其說。

【註釋】【筓子】箠割用以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

【嘉祐】宋仁宗年號。

【出山】隱者在山，出山，言出而仕也。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善古文，起五代之衰。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善文章，與歐、蘇齊名。

【虎帥以聽】虎，罕虎，子皮名。左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僂，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其言不讎】讎，售也。見《史記》。高祖每酹留飲，酒釀數倍。如淳注。【辨姦論】洵著辨姦論刺安石。【以衍杞

方安石】辨姦論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奸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顛瀾，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按王衍、晉惠帝時人，清談誤國，而致五胡亂華之禍。盧杞，唐德宗時相，奸邪

陰賊，致德宗播遷之禍。【儼不於倫】儼，通擬，倫類也。《禮曲禮》：「儼人必于其倫。」【究其所爲姦者五句】辨姦論曰：「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巨虜，囚虜也。

【澣】濯衣垢也。【縣決】謂事未至而先決之也。【鞫】訊囚也。【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辨姦論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

【科罪】科，斷也，謂斷罪也。【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貶黃州，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伊川】即程頤，字正叔，道學名儒。每通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薰蒼】薰，香草名，一名薰草。蒼，草名，莖方，頤似薰，臭甚烈。言二人之身名，如薰蒼之香臭不同也。

漢高帝論

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始爲泗上亭長，起兵爲沛公。受義帝命伐秦，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悅。項羽立爲漢王。高帝還定三秦，與羽戰，卒破之，下，乃即帝位。在位十二年。

論辨 漢高帝論

六三

周樹槐

字星叔，長沙人，嘉慶間進士，歷官沁源、吉水知縣，著有《泚澤齋文集》。

丁公爲楚將，

聲去

逐窘

聲上

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

丁公

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

聲去

高帝斬以徇。

聲去

曰：「後世毋效丁公！」

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譎

聲去

哉！高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

公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然則爲項王臣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

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爲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

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

期

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爲

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謁之，

是則高帝之所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

於後世也哉！」

寥寥數語，能使漢高奸詭心事，活現紙上，於此見文有史才。

【註釋】

【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爲丁縣令。楚令皆稱公，故曰丁公。

【逐窘】追逐而窘迫之也。

【彭城】地名，即今江蘇銅

山縣。【徇】前以示衆也。【壯學子】作者別號。

【項王】名籍，字羽，秦末下相人，與叔父梁起兵吳中，梁敗死，籍將其軍，大破

秦兵，自立爲西楚霸王。與高帝爭天下，戰無不利。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敗死。

【季布方購】季布，楚人，項羽將。羽敗，高祖

以季布屢窘辱已，乃購求布，懸千金賞，敢有匿者，罪三族。

【自以爲罪而逃之】布匿滎陽周氏，又僞賣於魯朱家爲奴。朱家，魯

人，漢初大俠。爲言於滕公，滕公言之高祖，乃得赦。

【鴻門之役】鴻門，在今陝西臨潼縣東。項羽與高帝會於鴻門，羽欲殺高帝，項

伯與張良有故，因爲和解。及宴，項莊舞劍，意在高帝，項伯拔劍對舞，翼蔽高帝。及天下既定，高帝封項伯等爲列侯，賜姓劉氏。

韓非論

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律之學。至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因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梅曾亮

字伯言，江蘇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治古文，紹姚鼐之緒。著有柏硯山房文集十六卷。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稅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稅難，非之所以死也！

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去而不能脫其要，平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巖。義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

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學法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學法而爲禍首，豈不悲哉！

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學上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欲制人而不制於人兩句，漢高明太，何嘗不如此陰鷲。若秦始皇，卽無李斯，非固有死道矣。見首不見尾，殊不能不服老子之猶龍。

【註釋】【太史公】姓司馬，名遷，字子長，太史公殿子，作史記。【引繩墨切事情】史記韓非傳贊「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檢微少恩。」按繩墨，喻法律也。言所引之法律，與事情切合也。【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史記韓非傳「韓

非知說之難，爲說難甚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要領】要同腰。古人以執衣必先執其要及領，故言事之大要，亦曰要領。【抵

其齷】抵，擠也。齷，疊隙也。【揚子法言】齷可抵乎？【不善藏其用】欲有以用其言而不使人知之，是謂善藏，非則反是。【老

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苦縣人，爲周守藏室吏，見周之衰，遂去。【以柔爲剛二句】道德經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柔。

勝剛，弱勝強。【處萬物所不勝】不勝，不能勝也。言老子自處于萬物所不能勝之地位。【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嬰兒處女，皆柔而不剛者。言老子視天下，以爲其柔并嬰兒處女之不若也。嬰兒處女，俱見道德經。【老子之不知所終】（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于是老子適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說居庸關

關在河北昌平縣西北。關門南北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巨澗中流，懸崖峭壁，稱爲絕險。

龔自珍

後名琴祚，字璣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性喜佛學，宗五子，尤得力於莊。著有定盦詩文集。

龔自珍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輾淡相赴，以至相蹙。祖都切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

關凡四重，平聲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

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俯同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巖嶺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朵吾馬蹏。涉之，琤趨也切然鳴；弄之，則忽湧忽湫伏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習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搗張瓜切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平趙，

安得與反毳_臚者，相擲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
蒙古來者，是歲克什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小偷，小餘。』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_法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_{古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_切全_滿道。

敘次歷落有致，着議論處，若頌若諷，看似別有風趣，實則包孕許多深慮隱憂在內。

【註釋】【古之譚守者】（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明洪武間，徐達復累石爲城，自後永爲河北北面之固。【昌平州】今爲昌平縣。【山東西遠相望】（地理志）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極天下之險。【棧】

寨也，通作濼。【蹙】迫也。【南口】（一統志）居府關城之南，有南口城，去昌平州二十五里，亦南北二門。【中關】（一統志）

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流焉，道出其上，十五里，爲關城，卽中關也。【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按（一統志）

作八里爲上關東城，說略異。【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按（一統志）作文七里爲彈瑟峽，又七里爲

青龍橋，又三里爲八達嶺，嶺上有城，元人以此爲居庸北口，故八達嶺在河北延慶縣南，去居庸上關十七里，與輿說不合。【凡四

十八里】（一統志）作自南口至北口，止四十里。【蹙】以石砌入城牆也。【天竺二字】天竺文字，卽梵文，起於印度。【蒙

古字】蒙古文字，出於回紇，與滿洲文字相似。【景泰】明景帝年號。【嚙】與嚙同。【蹙】與蹙同。【瓊然】傳玉聲。

【湫】伏流也。【隰餘水】卽今榆河，在昌平縣南，一名濕餘河，濕本通隰。【文杏】果木名，二月有花。【蘋婆】俗稱蘋果，二

三月有花。【棠梨】卽甘棠。（詩）蔽芾甘棠。（鄭註曰）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怒華】花盛開也，華同花。【蒙駝】卽

駱駝，能負重行遠，數日不飲食，最便旅行沙漠中。【摩】切近而過之也。【搥】擊也。【若蒙古非以若耶】此兩若字，指蒙

古言。【余江左士也】定章爲浙江仁和縣人。【目尙不得覩燕趙】石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路契丹，迄趙宋之世，未

能收復十六州，卽今河北山西之地，古稱燕趙。【反毳】毳，獸細毛。蒙古人衣皮多反着，故曰反毳。【克什克騰蘇尼特】蒙

古二旗名，克什克騰一旗，係昭烏達盟之一部，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七十里，今屬熱河。蘇尼特部二旗，係錫林郭勒盟之一部，在張家口

北五百五十里，屬察哈爾。【詣理藩院交馬】清代官制，理藩院掌內外蒙古及領魯特之年班朝貢承襲等事，設尙書一人，侍

郎二人，全以滿洲及蒙古人任之，交馬，買馬也。（一統志）克什克騰貢道，由獨石口入；蘇尼特貢道，由張家口入。【有間道】（元史）

太祖政居廡，不能下，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衛校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

兒輕騎前導。自募入谷，黎明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兵駭潰。是則有間道已久，定童未之知耳。【陂陀】山旁曰陂。陂際曰陀。

蓋寬饒論

寬饒，字次公，漢魏郡人。宣帝朝，舉賢良方正，高第，爲司隸校尉。

魯一同

字通甫，一字蘭岑，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著有通甫類稿六卷。

漢宣帝時，蓋

讀如

寬饒

義

爲司隸，刺舉無所回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剄

切紀影死。天下哀之。

魯子曰：是宰相

釋去

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

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

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

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

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庸主之聽於俄頃

之間。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

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上焉？

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

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平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案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荆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

大抵漢之賢相，皆嚴覈核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諂，才笑獨一霍子孟也。

與！
辟平

不學無術，自是定論，西漢無賢相，信然。

【釋註】**漢宣帝**初名病己，更名詢，武帝曾孫。昌邑王廢，霍光乃遵立之。【司隸】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置，以掌徒隸而巡察。

【好犯上意】寬儉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儉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淺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宣帝以爲怨謫，下寬儉吏。寬儉引佩刀自到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魏侯】名相，字弱翁，漢濟陰定陶人，時爲丞相。【溺其職】猶言不勝其職也。

【諫大夫】漢官，掌論議。【免冠救朱雲】朱雲，字游，魯人。成帝元延元年，上書求見，因請賜尚方斬馬劍殺張禹。帝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呼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帝意解。

【諫收劉輔】劉輔，漢宗室，河間人。成帝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諫大夫劉

輔諫。帝怒，詔收縛，繫掖庭祕獄。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救授，乃徙繫輔共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許伯之入第也】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時。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儉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魏相笑曰：「次公醜而狂，何必酒也。」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廣漢爲京兆尹，疑丞相魏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因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寬坐展斬。

【蕭望之殺韓延壽】漢書韓延壽傳：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常，後復誣譖典法大臣，欲以解罪，按猶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

【翟方進黜陳咸】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咸，字子康，沛郡相人。方進爲丞相，咸爲少府，二人素有隙，方進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咸坐免。後屢起用，均爲方進奏免之。

【霍子孟】名光，河東河陽人。漢書霍光傳贊：有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之語。宣帝之立，光有功焉。後其子禹等謀亂，族誅。

論辨 蓋寬饒論

清文評註讀本卷一終



學習小楷之範本

金書小楷

金雲孫書 一冊 三角半

此冊爲瀋清金華雪孫金太史中年所臨二王帖本，計樂毅論、曹娥碑每各一通，十三行，陰符經、黃庭經各一通，凡四種，合訂一冊。太史常寓北平，字蹟流傳甚少，其文學淹博，書法清勁入古，久爲士林所欽崇，曩年已歸道山，於篋中覓得公度藏臨本遺墨，洵足爲後學臨摹模範；爰付影印，以供同好，留心書法者，不可不購置一編，朝夕規模，卽欲入二王之室，亦不難矣。

高書小楷

高雲陸書 一冊 二角

高雲陸先生鑒於現代文字學之不講，以致別字俗寫，時有發現。爰遵「字學舉隅」，考正筆畫，書爲是冊，俾初學者於臨摹時，得辨別似似之真僞，而造成作書端正之模範。全書均選錄自「古訓短篇」，凡關於立志、實善、改過、力行諸大端，擇要採入，大致悉備，俾臨池時，作有益身心之觀念。有志研究書法及修身者，不可不備。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經學史

日本成田之著 孫俔工譯

第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譯自日本成田之所著之支那經學史論，舉凡經學底起源，經學底內容，歷代經學發展的狀況，窮源究委，闡發盡致。且打破向來尋章摘句，和入主出奴抱門戶之見的態度，是以生面別開，規模獨具。關於中國經學者底言論，均一一參考原著，加以校正，議論亦甚精覈。章末附注釋，殊為詳明；卷末附經學年表，極便檢閱；并有眉批提要，尤為醒目。為經學著譯中之偉構，研究經學者，當以先睹為快也。

經學通志

錢基博著 第一冊 八角

本書作者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於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傳授，祇詳漢、魏，亦頗疏舛。乃廣其意，分經敍述，每篇敍一經，溯其起源，詳其流別，而自漢儒以迄清代學者重要著述，無不備舉。或提要鉤玄，以發其意趣；或參互比較，以盡其得失；庶幾讀者展卷，瞭如指掌。而又冠以總志，以原經之所由起；殿以小學，以盡經之支與流裔；罔羅今古，無所或遺，可謂殫見洽聞者矣。又清儒述造，四庫總目及朱彝尊經義考多未及著錄，作者尤多用心，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務期洞明本末，以啓來學。

中華書局出版



常識文範

梁啓超著 四冊 一元四角

各種科學，無論形上形下，均爲常識所必需，而道德、倫理、風俗、宗教、政治、經濟諸端，於鍛鍊德性知識，及養成完全人格上，尤爲重要。茲就梁啓超先生所著之飲冰室文集中選出合於上述標準之文三十四篇，輯成本書，專供中等學生閱讀。凡十萬餘言，取材廣博精審，行文端莊流利，爲梁氏著述中極精粹之文字。讀之既可增進德性，亦兼以裨益文學。蓋梁氏之行文，素以氣魄浩瀚，論斷精闢，傳誦於世。迄今報章雜誌之論評，猶多取法。青年學子，課餘之暇隨意閱覽，得益匪淺。

古今小品精華

二冊 五角

陳氏天定，纂古今小品一書，網羅唐虞以還，下逮朱明之季。始賦歌樂府，迄雜著散抄，分類二十有四，略鉅製而采短篇，蓋示操觚者以首途之轍云爾。原書久佚，茲從藏書家借得善本，從二十四類中，專取其適於近時普通教科之用者，分：文序、詩序、題跋、傳、記、書、贈送序、遊集序、詔令、疏、表、啓、牋、贊、銘、墓銘、誄祭及雜著等類，而又重加選擇，嚴事校讎，得文凡三百七十餘首，分上下兩卷，圈點評隲，悉仍陳氏原書。當茲文人競作之小品，識者每感陋俗，如備此一書，則於漢、魏、六朝、三唐、兩宋、元、明諸家之作品，可以嘗其一嚮矣。

中華書局出版



本選文今古之備最精最

古今文綜

全書四十冊布套四函
連史紙定價十五元
有光紙定價八元

張相編

本書分六部十二類，每類又依體制作法分綱分目，共計三十六綱，四百五十五目，選文二千三百四十四篇；古今名作，應有盡有；各種體裁，無不具備。且於每類、每目之前，略敘文體源流，而於體制作法，尤為注意。洵為最精最備之古今文選本。

內容一覽

①	論著類	十七篇
②	序錄類	九篇
③	書牘類	二百六十六篇
④	贈序類	二百八十一篇
⑤	碑文類	八十九篇
⑥	墓銘類	三百二十七篇
⑦	傳狀類	三百篇
⑧	志記類	九篇
⑨	詔令類	二百二十二篇
⑩	表奏類	一百五十一篇
⑪	辭賦類	三百三十一篇
⑫	雜文類	八十九篇

中華書局出版



中1164(全) 25,4.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九日

標商冊註



中國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

第二冊



清文評註讀本卷二

序跋

書淮陰侯列傳後

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定天下。初爲齊王，改封楚王，後降爲淮陰侯。卒爲呂后所殺。史記有淮

陰侯列傳。文體爲序跋類，與跋最相似，但金石文字多用跋，而書後則參論事或論史。

陳宏緒

見論辨。

楚有張君燧，讀書好

奇之士也。

云：「廣南有韋土官，自言淮陰侯後。當鐘

室難

作

淮陰侯客某，匿其二歲兒，知蕭相

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

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

能匿淮陰侯兒乎？

中國不可居矣，急

跳

南粵趙佗

遂作書遺客匿兒於

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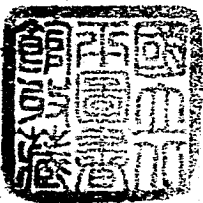
今其族世豪於海壩

切如員

間，有鄴

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鼎器。」

序跋 書淮陰侯列傳後



陳子曰：「炎漢之初，何多義俠哉！淮陰侯客較魯朱家之匿季布，抑又有難焉者。夫子房之博浪沙中，誠俠士之尤也；其後劇孟郭解繼之。百年之間，流風餘習未泯，甚矣其多義俠與！夫忠烈之死，與功高不賞之臣死而非其罪者，造物每巧爲去聲之庇其後。國朝方正學與血殿庭，族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而一綫之脈，卒存於寧海典史魏澤之手，非獨人力也，蓋亦有鬼神之助焉。

予嘗怪趙佗以推魁結讀如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迺蹶姑切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佗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此事聞所未聞，持論尤善。

【註釋】【廣南】廣東南境。【土官】自明以來，湖、廣、川、滇、貴州等處，凡羌、番、苗、僮聚居之地，皆設土官世治掌之，如宣慰、宣撫、

安撫、長官等及指揮使司與千戶百戶等，是爲武職；知府同知知州知縣州判吏目等，是爲文職。概謂之土官。其後以次改土歸流，今

南、廣西等省尙有之。【鐘室難作】鐘室，長樂宮懸鐘之室，陳絳反，高帝自將擊之。韓信陰與絳通，信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呂

后與蕭何謀，詐言竊已死，給信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館室，遂夷信三族。【蕭相國】名何，沛豐人，從高祖起兵，與韓信、張良同稱三傑。後爲漢相國。【淫淫】流貌。【蹙跳】蹙，謹也。跳，通逃。

【南粵】今廣東番禺縣東，有趙佗故城。漢時南粵破

桂廣，並及廣西安南境。【趙佗】佗，秦時爲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爲南粵武王。【孺】岸

邊地。【鄧侯】鄧漢縣，屬南陽郡，今湖北光化縣東北。漢封蕭何於此。【炎漢】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漢。【魯朱家之匿季

布】見周樹槐漢高帝論。【子房】姓張名良，封留侯。子房，其字也。【博浪沙】見周容祖擊論。【劇孟】漢洛陽人，以任俠

顯諸侯。文帝時吳楚反，周亞夫至河南而得孟，喜曰：「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也。」其爲時所重如此。【郭解】軹人，字翁

伯，亦漢時大俠，徒黨甚衆。有詆解者，客爲殺之，而解不知。丞相公孫弘，遂族誅解。【國朝】指本朝。明季遺老，多有不屑屈事滿清者，

故仍稱曰國朝。【方正學】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燕王棣入京，卽皇帝位，召孝孺草登極詔。孝孺

哭罵擲筆於地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帝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令以刀抉其口兩旁，

至兩耳，復鉤之，大收其朋友門生，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此數據明史言，與文不

符。【寧海】縣名，今屬浙江省。【魏澤】孝孺既死，典史魏澤，爲匿其幼子。至仁宗時，仁宗嘗諭宰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

昭從寬典，始知孝孺有後。事見朝野僉編，浙江通志亦載之。【黽結】謂一撮之髻，其形如椎也。【箕踞】謂曲兩脚，其形如箕也。

【陸生】名賈，楚人。高祖使陸賈至南越，尉佗趨結其謁見之。及聞賈言，迺蹶然起坐曰：「越中無足與語，今生來，令我聞所不聞。」

【蹶然】驚起貌。禮孔子閒居，子夏蹶然而起。【藐孤】藐，弱小也。孤，無父者之稱。左傳僖九年，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序跋 書淮陰侯列傳後

守望社題詞

守望社解見文中。題詞之體，多以韻語爲之，亦有隨意書數十字者，乃變體也。

陳宏緒

予讀東魯王禎書，載所爲河北鋤同社，心好去之。其社以十家爲率，律先合

治一家田。是家供其飲食畢，則以次合治諸家，不旬日，諸家悉遍，自相率領，樂洛

事趨功。有疾病不任田者，又合衆力助成之。秋納禾稼畢，輒豚蹄壺酒，遞相犒勞，

去已。予讀宋雜記，又載所爲弓箭社，乃羣集葉。彼南畝之人，講技擊，角拳勇，習

坐作進退，務使人自爲戰，家自爲捍侯幹切禦，一時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諸軍，盡

皆沿襲其制，衆遂至七百餘萬。私謂世之攻文藝與詩與禪者，什伯爲社，旣無能

裨貧夷切補生民，他如酒社梨園社，尤足靡財帛而敗風俗。獨此兩社，實有益而可

喜，欲舉其遺法，試之州郡間。

戊寅，刺晉，僅百餘日而罷；庚辰，令舒，又僅四十日。其後護軍皖上，復去聲與職

守不相涉，雖屢言之，而卒無聽。今幸徙居石賀亭，寧蒲發發，釋禎，比閩狎處，適

又風鶴屢驚，介馬踵至；於是乃合父老子弟，刑牲而盟，授以器，申以約，課以糧。齊以步伐，導以和睦，倣兩社而並用之，更名曰守望社。

盟既已，復進而勗。曰：「記有之：『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本

則在於食與兵。今夫有一年之蓄而無不飽之骨肉，有三年之蓄而無不飽之戚黨，有六年之蓄而無不飽之朋友，有九年之蓄而無不飽之犬馬雞豚，非其仁之異也，獲所以敦仁之基也。今夫有鑿鑿鍤鍤而無不以身衛其親，有戈矛而無不以身衛其家室，有甲冑而無不以身衛其閭里，非其義之殊也，獲所以崇義之源也。然則茲社也，而又豈徒食與兵之是務哉！予方將抱六經，荷諸史，任輦，樹藝醫卜之書，與諸良氓共讀於耕桑矢石之暇，尙其俟之。」

先生抱經世大略，讀此可以想見。文亦魚魚雅雅，有輕裘緩帶風度。

【註釋】【弓箭社】（宋史兵志）「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皆有弓箭社。」按即今民國之類。【饁】餽田食

也。（詩豳風）「饁彼南畝。」【振武保捷宜毅義勇諸軍】振武軍，威平中由保安保毅軍內，選有力者，各於本州置營，升充保

捷軍，咸平中由陝西沿邊，選鄉丁保毅補充。宣毅軍，慶曆中由京東等路，募健勇，或選陌軍爲之。義勇軍，慶曆中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義勇。【刺管】土業曾爲管州知州。管州，今河北管縣。清稱知州爲刺史，沿古名也。【令舒】疑卽安徽舒城。

縣。【皖上】皖，水名，出潛山縣天堂山之龍潭，至縣東崩河，合於潛水，南至懷寧縣西皖口鎮入江。【芋蒲】笠也。齊語作茅蒲。

【注】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襪襖】羸堅之衣，勞力者所服。【比閭】閭，里中門也。《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

【風鶴屢驚】謂聞風聲鶴唳，卽奮惶也。見陳庚煥說天。【介馬】被甲之馬。【耨】覆種也。謂農田播種後，又以土覆之。

也。【耨】同鋤，去穢助苗長也，又耕而土起也，鋤去聲。【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見禮記鄉飲酒義。【鏹】大鋤也。

【鏹】起土之具。【任輦】任，負也。輦，以人力輓車也。《詩小雅》：我任我輦。

書李斯傳後

李斯，楚上蔡人，任秦。始皇既定天下，斯爲丞相。史記有李斯傳，幾及萬言，往往專敘趙高，亦有附於蒙恬。

傳內者是附傳之創例也。

徐

枋

字昭法，號侯齋，江蘇長洲人，少詹事，溧子。明崇禎舉人。游殉難後，隱居不出。有居易堂集。

李斯傳一篇中，而載趙高事，居十之八。而篇末直以高事結束，而以秦亡天下竟之。凡此皆以見趙高所爲，無非斯之爲之也；此所以爲斯傳也。

當始皇之崩，斯爲丞相，天下事係於斯，而乃聽高所爲，矯詔而易其主，而高

無不可爲者矣。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下之主者，此一聽之，而天下事無不聽之；而聽之者斯也，自然之勢也。夫高之得恣其志，由於立胡亥；而立胡亥，由於斯之聽高。聽高而卒以殺其身，夷其族，而并以弑秦之君，而亡秦之天下。於此見殺斯之身者，非高而斯自殺也；夷斯之族者，非高而斯自夷也。然則弑二世而亡秦者，獨非斯耶？此所以一篇全載趙高之事，而終之以弑君而亡天下而爲斯之傳也。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深切著明矣！不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而亦以戒人臣不可有持爵祿之心也。李斯之聽高，非爲持爵祿哉！究也不特爵位不可保，而并其身族而殉之，而并以其君之身與天下而殉之。則究二世之所以弑，秦之所以亡，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則盡趙高之事，雖欲不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作一傳而既以垂戒萬世之君，復以垂戒萬世之臣，則其書之關係何等，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故太史公自謂作史記，上繼孔子獲麟之絕筆，豈虛也哉！豈虛也哉！

宋儒鄭夾漈

祭

先生作通志，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入宦官傳。此

在通志，又爲不可奪之例，夾漈固不誤也。二者並行不悖者也。若二者互易之，則皆謬矣。史學難言哉！

直誅斯心，爰書自定。夷族亡秦，均斯所爲。史公垂戒之心，昭然若揭，是謂讀書得間。

【註釋】【篇末直以高事句】篇末叙子嬰即位，令韓談刺殺高，夷其三族。李斯傳而以趙高事結束，此誠垂戒之深意也。

【而以秦亡句】子嬰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圍夷，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始皇之病五句】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

爲書，賜公子扶蘇，與喪會咸陽而爲嗣。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高所。高留所賜璽書，因與丞相斯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

亥爲太子，而賜扶蘇及蒙恬死。太子立，爲二世皇帝。【殺其身二句】高誣斯子由與洛通，論腰斬咸陽市，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弑秦之君】二世居望夷之宮，趙高勸令自殺。【太史公】漢司馬談爲太史令，子遷繼之，皆稱太史公。【持爵祿】斯慮

蒙恬爲丞相，聽高所爲，而立胡亥，有患失之心，此斯之所以制於高也。【獲麟之絕筆】武帝至雍，獲白麟，遂以爲述事之瑞，上紀

黃帝，下至麟止。猶孔子絕筆於獲麟也。【春秋】西狩獲麟。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

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鄭夾漈】名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官至樞密院編修，居夾漈山，學

者程夾際先生。好爲考證倫類之學。著有通志二百卷。

廣東新語自序

屈大均

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明諸生。有翁山文外詩外，廣東新語，羅浮道士集等書。

廣東新語一書，何爲而作也？屈子曰：『予嘗游於四方，閱覽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問焉。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讀如志之於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無端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

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爲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辟平一勺，而其廣大不測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無大小，大而天下，小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

小不大。』『然而何以新爲名也？』曰：『吾聞之，君子知新。吾於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爲春秋外傳，世說爲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

書成，自天語至于怪語，凡爲二十八卷，中間未盡雅馴，則嗜奇尙異之失，予之過也！

粵爲我國革命發源之地，安得如翁山者爲撰今日新語乎？

【註釋】【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六句】語本中庸。【語小天下句】語見中庸。【廣東通志】各直省之志書，皆稱通志。【國語】書名，周左邱明作分國紀事，爲史之一體，史通謂之國語家。【外傳】（釋名）國語文曰外傳，春秋以魯爲內，以諸國爲外也。（韋昭國語序）「以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其人爲史所不載，別爲立傳者，或於正史外，別爲記載者，皆曰外傳。【世說】書名，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所記皆軼事瑣語，小說家言也。【外史】稗史之稱。【範圍天下句】（易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交廣春秋】書名。【南裔異物志】書名。【雅馴】溫文也。（史記五帝本紀贊）其文不雅馴，聽紳士

生難言之。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

梁名以禕，明史附王世秀傳，著有甲乙議。

魏

禮

群弟，字和公，一字季子，有季子文集。

嗚呼！讀公甲乙議諸書，幾欲引刀自搯智 薛其胸，狂呼累日夜，恨當時奸臣獨營其私，充耳睡壑目，安坐持牢，視國家宗廟封疆，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卒致國事崩壞，身斬家滅，以迄於今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宗忠簡之疽發背，有以也夫！

按公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舉境內無慮皆賊。公與其兄以楫，字仲 悉志力拒之，聞殺賊名，督撫上上其功，調商邱。當時天下無堅城，號將帥者擁兵觀望，惕息恒匪懦，而不忍前；而督撫大吏，不能辦賊，託招撫之名以長上養之。河南稱殺賊者，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漢。噫！使天下皆如二邑令，處處遏賊，雖至

今治平可也。賊數萬衆，急攻商邱，城陷，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商邱民救之，三日復甦。綱云：於是公逮刑部獄。獄中上書陳六事，皆切中時務。公不死，天也；冀得達天子用其言，事猶有可爲者，執政闕過之不獲上。旣天子以爲無罪，出之獄，數日而京師陷。公又幸不死，與其兄冒死禍南下，所過勵忠義，結連草澤豪傑，圖復讐。至南，南人以爲從天而下也。蓋當時豺虎滿道，南北隔絕，無能達者。而公兄弟特至，至則上條議，及豪傑姓名山砦案，義勇於當事。公旣參史閣部軍政，益條陳，大抵以收拾山東河南北爲江淮屏蔽，進足以取，退足以守，使強本固勢，乃足使諸悍將爲要領。觀其書，所經畫縷分，燭照數計，雖事後目擊者，不能如是。閣部題公兵部主事，經理河南，待數月，命不下；命下，則勢不可爲矣。公始事河南，終思用河南人，皆不獲展其志。悲夫！

予讀其書，剴切練要，宋李忠定王文成，其論事陳奏，弗是過也。嗟乎！使當時無此言，未足大恨；言之而卒不一聽，天乎！何至此耶！公之書，瞽者可見，聾者可

聞，痿

如帷切 痺

者，可蹶然起。而當世柄臣，具五官百骸，肉其軀，飲食其腹，乃使山

東河南北之地，不力爭，可挈而歸我者，棄之不復顧。而公每條一事，又並擇其經制之人，卽沐猴而冠，禮鼠而人拱，亦知其爲大利，斷然爲之不終日。今若此，豈非天哉！

公之兄病以死，且八年，而公將老，猶伏在草間，得與予論述往事，出其書，對面讀之，張髯裂目，下血淚數斗。噫！此書傳不傳無足計，傳諸後世，將徒託空言，抑將不至託空言耶？其在天乎！其在天乎！

明季用人之不明，可以概見。才識如梁，而使抑塞以終，明社之屋宜也。

【註釋】【搯】刺也。

【充耳】塞耳也。《詩·鄘風》：「充耳。」

【矐目】目失明也。

【持牢】《漢書·獻帝傳》：「監軍之計，計

在持牢。

【宗忠簡】名澤，字汝霖，宋義烏人。建炎初，爲東京留守，殿上疏，請高宗歸汴，爲黃潛善等所阻，疽發於背而卒，諡忠簡。

【太康】縣名，今屬河南省。

【賊盤踞中州】明末流賊李自成起於米脂，熾於河南，舊稱河南爲中州，以其居天下之中也。

【無慮】翁言大率也。《漢書·趙充國傳》：「無慮萬二千人。」

【商邱】縣名，今屬河南省。

【惟】性也。

【河內】縣名，今河南沁陽

縣。【王漢】掖縣人。崇禎進士，調河內知縣。在行間，與士卒同甘苦，善用間諜，威名大著。

【甦】死而更生也。

【闕】窳葬也。

【京師】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京師，今之北平也。【砦】山居木柵爲砦。【史閣部】名可法，字憲之，祥符人。崇禎進士。福

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城陷被殺。後人稱爲史閣部。【燭照數計】喻料事之明也。韓愈文：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李忠定】名綱，字伯紀，宋邵武人。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高宗即位，首召爲相，修內治，整邊防，謹軍政，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卒諡忠定。【王文成】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嶺，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卒諡文成，世稱

陽明先生。【痿癢】肢體不仁之病。【五官】耳目口鼻心也。兩手及口耳目，亦稱五官。【沐猴而冠】（史記項羽本紀）人

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禮鼠而人拱】（埤雅）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

吳楚人詩序

楚，古野字。野人，姓吳，名嘉紀，字賓賢，泰州布衣，居安豐場，瀕於海，苦吟無知者。周樸園侍郎盛稱之，由是

陋軒之名，與清初諸詩家埒；王阮亭亦絕重之。所著曰陋軒集。此序跋類之通行序體也，凡冠之書冊首者準此。

計東

字甫草，號改亭，江蘇吳江人。弱冠著葦南五論，上於史可法，可法奇之。順治間，舉順天試，三上春官不第，與吳

中名士，結社論文以終。著有改亭文集。

今天下何處上士之多也。以余所見，今富貴利達之家，其坐客多世俗之稱

處士者焉。彼富貴利達者，視其家玩好去聲珍異之物無不具，獨不能具古今載籍

之語，乃挾其勢利，思籠龍罩罩切，致一二貧賤失志，稍知詩與文，又自驕語爲高士者，以充其家玩好之一物。而彼驕語爲高士者，汲汲然欲以其詩與文求知於人，遂俯首甘心，求爲富貴利達者之所玩好而不辭。

余觀古之處士，未嘗不受知於富貴者之人，特其終身所受知者，一人而已；名且顯於天下。古富貴之人，於天下士，固無所不好。然誠能得士之報，使天下後世信其心之誠。然好士者，亦不過一二士，未若今天下兩者相遇多而相得者益少也。以毛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也，知從之遊者，獨信陵君耳。同時平原君亦好士，未嘗知毛公、薛公在其國中也。以北郭騷之賢，幾不獲受知晏子；既知之，又幾失之；蓋知己之難若此。

以予觀我友泰州吳子、荜人之詩，與其所以立身持己者，可謂不愧處士。而當時大公、卿好士者之衆，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己之不愧，篤好而表彰之，若不及者，惟櫟歷、園周先生一人。卽阮亭且云：『我在揚州三年，不知海陵有吳子，

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予益歎吳子爲處士，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士也。果非當世富貴利達不能爲文章者之所可籠罩鉤致之者也。吳子之詩，於是乎可傳矣！

讀此段令人失笑，亦令人三歎。嗚呼！今則求充玩好者且不得，而俯首甘心者，益厚顏矣！

【註釋】【不能具古今載籍之語】言不能爲文章也。

【毛公薛公】史失其名，並趙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賈

業家。信陵君至趙，從之遊。平原君聞之曰：「公子妾人耳，乃從博徒賈業者遊。」

【信陵君】名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爲

戰國四公子之一。

【平原君】名勝，趙惠文王弟，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亦戰國四公子之一。東武，今山東武城縣。

【北郭騷】

齊人，以養母求見晏子。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薛，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曰：「夫子將焉適？」

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薛。」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而歎曰：「嬰亦不知士甚矣！」後北郭子自刻，以白晏子。景公

聞之，大駭，請晏子反國。晏子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亦愈不知士甚矣！」

【秦州】今江蘇秦縣。

【樂園周先生】

名亮，字元亮，河南祥符人，官至戶部侍郎。

【阮亭】姓王，名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新城人，工詩。順治進士，官至刑部

尚書，謚文簡。【揚州】今江蘇江都縣等地。阮亭曾爲揚州推官。

【海陵】即秦縣，漢置縣曰海陵，屬臨淮郡。

【司農公】濟

時稱戶部尚書爲大司農。亮工爲戶部侍郎，故云。

奇零草序

奇零草爲張焯言所作。焯，字支簪，又字蒼水，浙江鄞縣人。崇禎舉人。國變後，與錢肅樂迎監國魯王於天台，官兵部右侍郎。及魯王敗走閩中，去監國號，焯言復與鄭成功規取金陵安微，未幾而成功之師潰於金陵。時焯言軍安微，勢不可留，因走歸軍林門。嗣魯王薨，成功亦卒，焯言遂散軍，居落迦山。旋爲清所執，至杭城被書。奇零草，今見張蒼水全集。

姜宸英

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工詩古文詞，精書法，薦修明史。康熙乙丑，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典順天鄉試，坐事下獄死。著有湛園集、西溟文鈔、湛園札記等書行於世。

余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爲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_埋晝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時出其光焰，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其揜_掩抑於一時，然要以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

客爲余言：「公在行_杭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爲邏_羅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_嘉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_微肘_帶，始邑邑不樂_洛。而其歸隱

於海南也，自製一棹，置寺中，實糧其中，俟糧且盡死。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擲哀鳴；而問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爲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爲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愈不可磨滅。

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爲不可！」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爲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爲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遺事，成傳略一卷，以備倬史之探，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

表章忠烈，議論激昂，末幅能言人所不敢言，尤徵膽識。

【註釋】【定海】清直隸，今爲縣，屬浙江省。

【風霾】謂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天地晦冥三句，均寫國亡愁慘氣象。

【選

卒】巡察之卒也。【流落人間】煌言被執赴杭時，防守卒史丙坐船首，中夜忽唱蘇武牧羊曲以相感動。煌言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扣舷和之。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其遺集。

【甲辰】爲清聖祖康熙三年。康熙元年，魯王、桂王、吳三桂所統，成功亦卒。二年，清軍下金門廈門；煌言知事不成，遂散軍隱落迦山。

【落迦山】在定海縣東海中，俗名普陀山。【九江】縣名，屬江西省。成功敗於金陵，煌言在安徽，賒書成功，略謂：「上游諸郡邑，俱爲我守，今日所恃者人心。倘避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成功不聽，撤師以

入海。清軍密布上下游，斷煌言歸路。煌言以九江有衆萬餘，乃決計西上；中途阻於清兵，改途得遁歸浙。【掣肘】掣，引之也。喻使人

作事，而阻撓之也。密子賤爲單父宰，請借善書者，至單父，使書，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書者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懼吾撓之。」

命毋徵發單父。見《說苑》。【邑邑】通怏怏，憂鬱也。【棹】楫也。【門有兩猿守之】煌言善養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外，猿

鳴木杪，卽知間至，因得爲備。【間】諜也，亦謂之細作。時間緣山背攀藤而入，故煌言被執。【會城】猶省會，指杭州言。煌言至杭，杭

督趙廷臣禮以上賓，許其故部曲之內附者來謁。官吏頗見者，但拱手不起，終日南面坐。士民賂守者，皆調求書翰，無虛日。康熙三年九

月七日，赴市，遙望鳳凰山，賦絕命詞，因被害。遺民萬斯大等，乃葬之於南屏之陰。【正氣歌】宋文天祥爲元所擒，作正氣歌三十

韻，不屈而死。【沈約】字休文，梁吳興武康人。著有宋書一百卷，及四聲韻譜等書。【袁粲】字景俯，宋陳郡陽夏人。宋順帝時，蕭

道成漸跋扈，有不臣之志。粲與劉秉謀誅之，不克而死。疑立云者，以對於新朝，不敢表章之也。【齊武帝】卽蕭道成，任宋封齊公，追

爵爲王，遂篡宋。【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著五代史七十四卷。【韓通】并州太原人，任周爲侍衛副都指揮使。及陳橋兵變，

趙匡胤帥師入汴，欲廢周主，誦謀帥衆禦之。爲王彥昇所害，妻子俱死。五代史中無傳。後元脫脫撰宋史，有周三臣傳，韓通與焉。【李

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汴。仕宋爲湖南安撫使。及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死之。潭民亦多舉家自盡者。【長陵】明成祖葬長陵。

【方孝孺】見陳宏緒書淮陰侯列傳後。

【勝國】（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謂之尸。」後朝謂前朝曰勝國。

【惇史】

信史也。（禮內則）「皆有惇史。」惇史，惇厚之史也。

詩集自序

陳祖范

見論辨。

古無詩人，三百篇可知誰作者，十止得一二。蓋夫

同扶下

人而能爲詩，夫詩而

皆有係於時也。

古之制，田功既畢，男女同巷夜績，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采。是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樂，洛此風詩之所由興也。

大抵詩之作，出於無心，則其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情真義實，故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婦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既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聲入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詩爲主，而心役焉。以詩役

心，則心非其心，特牽於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聲去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必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

古之詩，男女自言其傷，而關盛衰；後之詩，文人學士，敝精勞神，期以鼓吹風雅，反或無與預於得失。其故何哉？誠僞之分，醇醜離之判也。

予於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稿，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己事者，工拙所不計也。

非深於詩教者，安得有此言。

【註釋】【三百篇】（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五篇。」按節南山章，自言家父作誦以究王訛，巷伯章，自言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蒸民章，自言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餘大抵不表姓氏，非若後世之欲以詩取名也。【同巷】儀禮集傳，男女同巷

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老而無子四句】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也。」

【風詩之所由興也】（詩國風關雎詩序）「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國雎詩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蓋猶言一國之事，繫此作詩者之一人也。【比

【興】（關雎詩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疏）比者，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格律】謂詩之格調，如法律之嚴也。（杜甫詩）晚節漸於詩律細。【派別】如漢魏之詩爲漢魏派，齊梁之詩爲齊

梁派。唐宋分派，唐有初盛中晚之分。宋亦有南北之別。其餘名家之自成一派，後人尊奉之仿效之而認爲宗主者，實指不勝屈。【時代】如分別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是也。【鼓吹風雅】猶言興起詩辭也。【醇醪】酒之厚者曰醪，薄者曰醴，猶言厚薄也。

【用適己事】（漢光武賜竇融書）「自適己事而已。」此言順我所欲，信口成吟也。

海舶三集序

船音白，俗讀作舶。

劉大櫚

櫚，音魁。大櫚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安徽桐城人。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

授黟縣教諭。著有海峯詩文集。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滂

烏孔切。

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

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况海水之所汨

骨聲。

沒，渺爾無垠，天吳睽

閃，釋。

魚龍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鬣

映。

奔馳，曾不能以自

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檣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

適，馳想於沆聲杭上漑聲械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聲去翔，蔚然而鴻章著。

振開寶之餘風，髣仿髴非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

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呼宏切則其於外物也，

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古穴切如重茵，因莞皖席

之安；視崇島之崕，跌峴孽當前，如翠屏之列，几視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

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派之音，彼固

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摺恐懼之有！

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

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

老於家，乃命大櫓爲之序。

海風浪浪，海山蒼蒼，文之佳境似之。

【註釋】【五板】八尺曰板，言船長四丈也。【滃然】雲起貌。【勃然】風動貌。【汨沒】浮沉之態。【渺爾無垠】

涉水長也。垠，界隈也。【天吳】海神也。【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水伯。【睽腸】疾視也。【胃】挂也。【馳想於

沈瀛之虛】沈瀛，海氣也。言馳其思想於海氣冥濛之中。【霞虹】霞低空所凝霧氣，因日光斜射而發光彩也。虹，日光射空氣內

所發光彩也。【翩然而藻思翔】翩然，自適貌。此言文思之高適也。【蔚然而鴻章著】蔚然，文深密貌。此言大文之發見

也。【振開寶之餘風鬢髯乎杜甫高岑之什】開元天寶，並唐玄宗年號。杜甫，字子美。高適，字達夫，一字仲武。岑參，南陽人，

均唐之工詩者。杜甫號稱詩史，高岑亦多傷時之作，蓋遭安山之亂，懷想開元天寶時也。【蕩漚】水涌出貌。【重茵莞席】茵，

褥席也。莞，草名，可作席。【匪魄】山高貌。【澎湃】水勢也。【徐亮直】名祿光，長洲人。康熙進士，官編修，賜一品服，使琉球，敕

封國王。【琉球】國名，在東海中，今屬日本。【薦紳】《史記五帝紀》：「薦紳先生難言之。」紳，大帶之垂者。搢，插也。古之仕者，垂

紳搢笏，薦與搢通。

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

熊公，名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任遼東經略，爲人搢陷死。

全祖望

字紹衣，一字謝山，浙江鄞縣人。乾隆間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歸，不復出。其學淵博無涯涘，著有《經史問答》、《漢書

地理志稽疑》、《鮑琦亭集等書》。

明啓禎閒，東事之壞，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時大臣才氣魄力，足以搢

支 拄 圭

之者，熊司馬一人耳。

古稱溫太真挺挺若干丈松，雖礪同礪稜多節，自是足用。司馬之卞急，可明

厲，蓋亦此種；用人者貴展其才，原不當使一二腐儒，操白簡以議其旁也。關門再出，廟堂諸公，忌其有所建白，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漫夸六十萬兵平遼，爲之掣肘。時江侍郎秉謙，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必誤國事，不幸言而中去聲矣。當國者苟有人心，卽寸斬撫臣以謝經臣，猶且不足；反以不能死綏罪之，是猶束烏獲之手足，使力不勝平聲匹讀作木。雖者代之任重，及蹶厥而償密，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

爰書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昇、太僕周公朝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上疏，作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力持以爲當死，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

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襄愍公銑，先上并司馬耳。曾死於西，熊死於東，英雄之所遇一也！

爲熊公呼冤，明季用人之顛倒，自可概見；而擠之死者，乃出自三三名儒，黨見之禍，甚矣哉！

【註釋】【啓禎】天啓，明熹宗年號。崇禎，明懷宗年號。【東事】時清兵克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皆死之。因復命

廷弼經略遼東。【堵柱】支撐也。【熊司馬】時遣廷弼兵部尙書，如古司馬，故云。【溫太真】名嶠，參晉書和嶠傳。【陝

關謂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礮何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溫嶠傳無是語，作者誤引也。【礮礮】小石攢積貌。此狀其節之突

起衆多也。【卞急怵厲】卞急，躁急也。怵厲，憤激不平也。【操白簡】晉書傅休奕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

踈頭不擦。」故稱陳臣奏劾爲操白簡。【關門再出】關指山海關，時廷弼二次經略遼東。【廟堂諸公】兵部尙書張鶴鳴，忌

廷弼甚，凡王化貞所請，無不允；而於廷弼，則事事牽制之。大學士葉向高，爲化貞座主，亦左袒化貞。時既起廷弼於家，並進化貞右僉都

御史，巡撫廣寧，便宜行事。【漫夸六十萬兵平遼】初，化貞凡五出師，輒以無功引還。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願得

六萬衆一舉蕩平。朝臣自閣部建言官，皆右之。及失廣寧，化貞敗還，向廷弼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案明史載稱

六萬，非六十萬。【江秉謙】字兆豫，歙人。時熹宗以經撫不和，詔廷臣議。秉謙言陛下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

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欲退則使廷弼隨之退。化貞俟進俟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有節

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至後朝議方撤廷弼，而化貞已棄廣寧還。【反以不能死殺罪之】廣寧既失，熹

宗令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廷弼化貞獄，成奏言王化貞宜服上刑，熊廷弼再起經略，卽繳有控扼山

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仗義督師，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及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檣關，卽有蓋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若引從前經路觀之，比之揚翁更多一遜；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應俱坐斬，從之。

【烏獲匹雛】見孟子曹交章。註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證記疏匹爲鷺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千鈞。【爰書】爰，

換也。古者重刑，姦有愛惡，故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樞輔孫公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爲東閣大學士，出關視師，請寬廷弼死罪，

遭戍效用。【大司寇喬公允昇】字吉甫，洛陽人，爲刑部尙書，欲因朝養，寬廷弼罪。【太僕周公朝瑞】字思永，臨清人，爲

太僕少卿，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守山海，疏四上，並抑不行。【刑曹顧公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爲刑部主事，授議能議勞例，

言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戍。【議能議勞之例】案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

辟。」勞，卽功也。【褒如充耳】褒，衣飾盛貌。詩「褒如充耳。」言衣服雖盛，而塞耳如不聞也。【王紀鄒元標】魏大

中。紀，字惟理，芮城人，秉禮持正，時論蔚然。曾劾魏忠賢黨徐大化沈澹等。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官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

有高名。魏忠賢亂政，罷歸。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忤魏忠賢，下獄死。三人皆正人，而皆力持廷弼以爲當死者。【曾襄愍公銑】旣

字子重，江都人。世宗時，俺答據河套，銑議復之，忤嚴嵩，論斬。河套，卽蒙古鄂爾多斯。其地東西北三面距黃河，南限邊城，故謂之河套。

書王荊公文集後

王荊公，見王慶齡 王安石蘇洵論題註。

袁

枚

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間進士。以庶吉士散館，歷知溧水 江寧等縣，早歲解組，寓居金陵，築隨園以

終老，著有小倉山房全集。

序跋 書王荊公文集後

荆公上聲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

渡聲支廳壁記，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

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處琴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古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

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蓄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閒，不徒恃財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聲額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

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哀諸侯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

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完或上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焉以賒貸取贏，

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理財之法，莫詳於官禮；然必有雖麟之意，而後可行之。安石正坐不解此耳，作用安得而不悖。

【註釋】【仁宗】初名受益，更名顥，真宗第六子。嘉祐五年，安石上萬言書，有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等語。【新法】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由是頒行新法。如青苗法之貸民以錢，出息二分，春散而秋斂；之農田水利法之遣使八人，求廢田之遺利等，皆是。卒以所用非人，利民反以擾民。【度支廳壁記】文集中有渡支副使澠壁題名記。案宋沿五代置三司使，

通管度支鹽鐵戶部，謂之總領三部。又置三部副使各一人。【黔首】秦謂民爲黔首。爭黔首者，謂國家籠絡人民，富人之力，亦足以籠絡之。【熙熙】和也。（老子）衆人熙熙。【滅獲】見胡天游命說。【陳涉】名勝，陽城人，與吳廣同起兵抗秦，不成而死。

【竇建德】漳南人。隋大業間，遷充小帥，從征高麗，奪去爲羣盜。久之，據樂壽稱王，國號曰夏，唐討平之。【阡陌未開】阡陌，田間

道路也；東西爲陌，南北爲阡。秦至孝公時，商鞅變法，始廢井田，開阡陌。

【哀】減也。

【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孔子弟子，善貨殖。

【顏淵】名回，魯人。孔子弟子。家貧好學，箪食瓢飲，不改其樂。

【子華】姓公西赤，魯人。使齊時，乘肥馬，衣輕裘，蓋孔子弟子之富者。

【原憲】字子思，魯人，或曰宋人。蓬戶墜牖，上漏下溼，匡坐而弦歌，蓋孔子弟子之極貧者。

【納幣】澠淵之盟，曹利用以銀

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爲歲幣之數，定和議。至仁宗時，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乃與夏和。又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

【郊費】宋制每

歲一親南郊，卽行祭天之禮，每次須賞緡錢五百餘萬。

【冗員】宋眞宗時，內外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英宗時官至三萬四千員。大臣

罷退者，多僱以藩鎮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觀察等銜；於是節度使至八十餘人，刺史以上數千人，祿賜例與現任者同，皆坐糜國

用。【弊弊】經營貌。莊子逍遙遊：「執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以除貸取贏】指青苗法之貸民以錢而言。

【桑孔】桑弘羊

爲洛陽賈人子，孔僞爲南陽大治。僞爲大農令，弘羊爲大農中丞，皆漢武帝時言利之臣。

【以利爲利二句】《大學》：「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刺爲利，以義爲利也。

書崔實政論後

實，字子真，一名洽，字元始，漢安平人。舉至孝獨行，除爲郎。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

指切時要。仲長統謂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袁枚

崔實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

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政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弃古棄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辟去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

或曰：『實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傳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實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尤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讐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讐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固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寇榮、張鈞、劉陶之死，實猶以爲未足乎！

『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與？』平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

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設制，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如讀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當矣。層層駁斥，理論自當。

【註釋】【孝宣】見魯一同蓋寬饒論。【孝文】名恆，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呂后崩，大臣迎立之。【仲長統】字公

理，漢山陽高平人。荀彧開統名，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著論曰：昌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見《虞書大禹謨》。此

言與其殺無罪之人，寧受違法之咎也。【議貴議親】《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六曰議

貴之辟。」蓋謂親及貴有罪，當議，議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於刑罰也。【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句見《禮玉制》。【丕蔽要

囚】要囚，謂要囚之要詞。丕，大也。蔽，斷也。謂斷獄當大察其獄辭也。句見《書康誥》。【元成之衰】元帝，名爽，宣帝太子。優游不勵，

宦官弘恭石顯專權；孝宣之業，由是而衰。成帝名驁，元帝太子。耽於酒色，委政王氏，卒致王莽篡漢之禍。【孝宣中興】孝宣之治，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盡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爲西漢中興之主。

【蕭傳】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元帝卽位，望之爲弘恭石顯所讒，遂逮繫獄。望之自殺。【堪猛】周堪，字

少卿，齊人。張猛，堪弟子。望之旣自殺，元帝怒之，以堪前與望之同免官，迺擢堪爲光祿勳，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弘恭石顯又譖之。後堪

疾瘖不能言而卒，恠爲石顯所譖，自殺。【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爲京兆尹。舉自王鳳而不附鳳，乃奏封事，言鳳專權蔽主。成帝

善之，風因稱疾。帝優詔報風，盛起之。帝使尙書劾罪，下章吏，章竟死獄中。

【酒食之禁】宣帝五鳳二年，詔有郡國二千石，不得

禁民嫁娶酒食相賀，云云。【子匿父】宣帝地節四年，詔有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云云。

【張敞亡命】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後徙杜陵。爲京兆尹，使掾黎舞奏事。舞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奏事。」敞聞，即收舞繫獄。敞治，竟致其死。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舞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帝惜敞才，欲令敞得自便，即以敞黨楊博，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從闕下亡命。黎音如。

【桓靈】桓帝名志，靈帝名宏，皆東漢之昏主。

【黨錮牢獄】桓帝延熹九年，治黨人，殺南陽太守成瑨，太

原太守劉質，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並策免太尉陳蕃。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靈帝建寧二年，復

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黨錮云者，因其爲黨人，而永禁之，使不得仕也。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桓帝時，立掖庭民女

塞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雲上書極諫，帝震怒，下有司逮雲，死獄中。

【寇榮】寇恂孫，上谷昌平人。桓帝時爲侍

中。性矜絜自貴，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

歸。後復上書，帝怒，遂誅之。

【張鈞】靈帝時爲郎中，上書言張角之亂，由十常侍，請殺之以謝百姓。帝怒，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

鈞掠死獄中。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州潁陰人。張角兵起，上書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譏陶，因收陶下獄，閉氣而死。

【火烈之說】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滂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語見《左傳》。按子產名暭，爲春秋鄭國賢相，治鄭以嚴而民服者。

【趙蓋韓楊之死】趙蓋、韓

並見魯《同蓋寬饒論》。楊名暭，與太僕戴長樂不合。長樂上書告暭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詔免爲庶人，嗣屢斬。

【不厭衆心】同

馬溫公論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子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不厭者，不洽也。

【劉廙】字恭嗣，南

陽安人。建安中爲丞相掾屬。陸遜字伯言，三國吳郡吳人。佐孫權，大破蜀漢兵於夷陵，拜輔國大將軍，領荊州牧，官至丞相。

書書永清張乞人事後

趙

佑

字啓人，號鹿泉，浙江仁和人。乾隆間進士，由編修歷官左都御史，屢典文衡，上品藻，以制舉業名天下。著有清獻堂集。

嘉善周震榮宰永清，嘗書張乞人事。張乞人，永清縣南門外貧人也；父歿，行乞養母，止無廬舍，穴土爲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答曰：『今日我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解繼齊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民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與其殘杯冷炙，日夕沿門也。』答曰：『殘杯冷炙，我母安之久矣，且無所汙也。我愚民，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爲官清白，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不復擊去強擊上授焉。爲擊去營室於城內金花巷，將命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知所終。於是仁

和老友趙佑，讀而爲書其後云。

乞而孝，難已；乞而廉，尤難。觀乞人之受官母賜，不受官賜，其真視萬鍾猶噓呼同蹴促哉！惟孝，故能廉；不廉，不成其爲孝也。雖然，乞人以乞養母，官以官養母，官母之賜乞母，何莫非官之有所受以安其母？乞人特推其安母之心，以重官母，亦善辟去爲官地也。官盍徐省其向所受之果克安母，母之安之亦如乞母乎？則無獨爲乞人難辟去也，則猶幸此一官之知慚也！

奇人奇事奇文。

【註釋】【嘉善】縣名，屬浙江省。

【宰永清】宰，縣令也。永清，縣名，屬河北省。

【解】辦公之房舍也。

【緡】錢貫也。

【仁和】清縣名，今與錢塘縣合爲杭縣，屬浙江省。

【視萬鍾猶噓蹴】噓，以足踢物也。鍾，量名，能受六斛四斗。（孟子告子）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讀朱子書

朱子，名熹，字元晦，後改字仲晦，宋婺源人。紹興中登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秘閣

修撰，卒諡文。淳祐時，從祀孔廟；清康熙中，升位於十哲之次，故稱朱子。其論治以正君恤民爲主，其論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宋

之理學，至熹而集其大成。古人讀書有得，則書於簡後，備遺忘也。唐以前所未有。

彭紹升

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壯歲喜浮屠之學，禮佛不下樓者四十年。文有二林居集、一

行居集，詩有測海集、觀河集。

予讀朱子書，觀其上辟上孝宗諸封事，及與陳同甫往復書，力持於天人之界，

王辟去

伯新同

義利之辨，每爲辟去

之愀情

然變容，灑然易慮，曠然發蒙覆

辟去

而躋

辟平

千仞之上也。

嗚呼！古今之變，生死之故，不可勝窮。然而天地則有位矣！日月則有度矣！

星辰則有行矣！是理也，確乎其不變者也；浩乎其無際者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予嘗讀論語而得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言而天人之幾決

矣。孟子述孔子者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一言而王

伯義利之辨明矣。敬也者，立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朱子於此，信之深，守之篤，

其所以得孔孟之傳者，實在於是。後之述朱子者，徇殉其末不求其本，所以論說

日繁，而日遠於大道也。
能見其大，筆亦不支。

【註釋】【上孝宗封事】孝宗名曆，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傅之子。高宗無嗣，育爲皇太子。封事，密奏也。朱熹所上封事，如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等語。皆于天理人欲三注意焉。

【陳同甫】名亮，永康人。幼穎異，爲文俊麗雄偉。有奇志，恆以天下自任。著有龍川文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語見論語先進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見孟子公孫丑篇。【徇】以身從物也。

童子撫談序

撫，音灼。

陳庚煥

見論辨。

古者生子，自能食寺，能言皆有教。而諸母爲子師者，亦皆通曉大義，隨時而誘導之。蓋在未就傅之年，教之已不侔於後世矣。古之人材，安得而不盛哉！
後之愛其子者，則不然。方其幼也，委之婢媪，媪雜弄而咻之，休順適其意而

已不必導於正也。比避入學知誦說，則教以屬對綴切竹衛文取富貴已矣；於古人之教，概乎未有聞也。父兄先生，卽閒學去告以處身涉世之道，亦往往卑之無甚高論。至語乎古人格言遺訓，則曰：彼一時也，不否同則曰：今人固不能然，然不可不令學平小子知此意也。小子聽之，則已唯唯切章委於心，謂古人所云云，皆無與預於我者也。少學去既寡聞，長學上復學去何述。有操觚孤之子，發難學去於父兄者矣；有取名致科，而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者矣。嗟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豈古今人不相若歟？毋亦教之不先者過歟！世之爲父兄者，孰不欲其子弟之賢，而懼其不肖；顧不以古人之道教之者，懼妨進取也。然使子弟專進取而不知古人之道，卽幸而富貴，其傲父兄而貽之累學去者，蓋不少矣。於父兄亦何利焉！夫父兄之利，孰大於教子弟；然則蒙養之訓，何可以不豫也。

明呂近溪先生撰小兒語，以備能言之教，意最近古；顧其語間多中州鄉談，閩中小兒不解也。至其子新吾先生所續，則陳義益高，尤非兒曹所能猝曉，間嘗

竊取其意，以平日聞於父兄師友者，綴以五言，俾童子輩誦而習之，因事觸物，時時爲之講說。語不必文，韻不必叶，惟取其淺近易知，切實易行而已。雖於古者小學之教，近溪新吾之意，無能髣髴萬一；然使童輩耳而熟之，不至怖若河漢，而聽之欲臥也，則亦不爲無小補矣。因撫而存之，曰「童子撫談」。

此實古今人材升降一大關鍵，安得此書遍行流布，使大家子弟，皆得以端童蒙也。

【註釋】【就傅】（證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咻】言語相撓擾也。一音翹，甘言以慰之也。【綴文】綴，連也。連字

成句連句成篇之謂也。【操觚】觚，簡策也。古人用以書文字。【發難父兄】謂與父兄爲難也。【蒙養】（易蒙卦）「蒙以

養正，聖功也。」言童蒙而能養以正道，卽爲聖功所自始。【呂近溪新吾】新吾，一作心吾，名坤，字叔簡，明河南寧陵人。官至刑部

左侍郎。著有法僞齊文集十卷。近溪，新吾父。【中州】指河南省。【閩中】指福建省。【怖若河漢】（莊子逍遙遊）「吾聞

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猶河漢而無極也。」今因謂大言無實者曰河漢。

書魏叔子集後

叔子，名曙，字冰叔，江西寧都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有叔子文集。

王慶麟

見論辨。

觀叔子之文，最長上人識見。叔子盛推朝潮宗，朝宗故當不及也。集太多，予

欲錄其精美者爲一集，而薙薙去客遊後作什之九以附焉。

嗟夫！使叔子足不下金精山，不愛浮譽，不受大腹賈古金錢，濫作文字，不急

欲成集，益之歲年，演漾平迤移時而出之，庶幾乎儒者之文矣。昌黎云：『無慕乎

速成，無誘於勢利。』有味哉！有味哉！

背。首陽無薇蕨，夷齊早槁死矣。責叔子者，愛叔子也；九原有知，那得不慚汗浹

【註釋】【朝宗】姓侯，見王猛論。【薙】除草也。此作剷削解。【金精山】在江西寧都縣西北，叔子隱於此。【大腹賈】

指富商也。叔子受人金，爲人作壽序墓誌銘。【演漾平迤】演，水迴曲貌。漾，水搖動貌。迤，斜也。言平行而又斜行也。此狀其文之變

到功深。【昌黎】韓愈，字退之，其先世居昌黎，宋元豐中，因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昌黎唐縣，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無

慕乎速成二句】語見韓愈答李翺書。

書牘

答王介祺書

介祺名餘佑，新城人。明亡，隱易州之五公山，講性命之學。卒後，私謚文節先生。著有居諸編十卷。

刁

包

字蒙古，祁州人，自號用六居士。明天啓中舉人，入清不仕。著有用六集。

自孔孟而後千四百年，未有庶幾斯道者。濂溪倡首，二程繼之，然後孔孟之道，昭昭揭日月而行。至論安勉之殊，則明道自勝伊川；若二十餘年承往聖會來學之功，則伊川實過明道。但其言樸實，其文平澹，當時且不能與蘇學爭一日之長。使非晦庵極力表章，程氏不將與羣言共湮沒與！學平然則無程氏，是無孔孟也；無晦庵，是無程氏也。後有作者，斷斷乎不能與程朱共功矣。而陽明於濂溪明道之後，推陸子靜。子靜之學，大似陽明，其表章而尊崇之固宜；必欲加諸伊川晦庵之上，恐子靜亦不能安其位耳。

且程朱窮理之說，徵諸四書，考諸六經，確乎不能易也。故自小學以入大學，何莫非窮理之教乎？時時有可窮之理，事事物物有可窮之理；舍學上窮理而言致

知，正來書所謂鏡花水月，安有入手時耶！所以然者，陽明天分去殊絕，始而馳騫於詞章，泛濫於佛老；久已博聞洽記。一旦天誘其衷，豁然大悟，本末體用，一以貫之，無勞爲銖積寸累之事。然以之自治及中人以上者可矣；必垂爲法程，教學者，詔天下來世，恐後人希頓悟而事捷徑，將流於閒曠虛寂，而不從事於身體力行，豈不誣哉！

持論明通。

【註釋】【濂溪】水名，在今湖南道縣，宋周敦頤居此。其後居唐山蓮花峯，前有溪合於濼江，周亦名之爲濂溪。學者稱曰濂溪先生。【二程】程明道程伊川兄弟，皆宋之大儒，有二程遺書行於世。【昭昭句】語見莊子山木篇。【安勉】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蘇學】宋蘇軾工詞章，世稱之爲蘇學。【晦庵】宋朱子講學之室，在今福建建陽縣西北雲谷山旁，後人故稱朱子曰晦庵先生。【陽明】明王守仁之學，以良知良能爲主，稱爲姚江派。營築靈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陸子靜】名九淵，宋金溪人，居貴溪之象山，號象山先生。嘗與朱熹會講鵝湖，論多不合。熹主道問學，九淵則謂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腳；故宗旨各異。【鏡花水月】鏡中花，水中月，言幻景也。【頓悟】言下立悟也。世說補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

與人書

顧炎武

明遺民。初名絳，字寧，江蘇崑山人。自署蔣山樵，學者稱亭林先生。年十四，爲諸生，以貢薦授兵部司務。明亡，

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往還關隴河北之間，凡十年。晚乃卜居華陰。康熙間舉鴻博，薦修明史，力辭不赴。著有詩文集，日知

錄，求古錄，顧氏石經考等書。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

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於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去聲其先妣求傳去聲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

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

諸篇，而一切

七韻切

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

僕之言，當日劉又差已譏之。

中孚之母，先生不爲之作傳，立言之矜重可知。讀此文，見劉文人品，尙高昌黎一等。

【註釋】【宋史】沅脫脫等撰，凡四百九十六卷。【劉忠肅】名暉，字莘老，宋永靜東光人。嘉祐進士，爲監察御史，不阿新法。累

官至僕射，兼中書侍郎，出知鄆州，卒諡忠肅。【中孚】姓李，名闕，中孚其字也，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盤匿人，爲清初大儒。父河

從，崇禎時，以壯武從軍爲材官，戰敗死。母彭氏，聞報欲以身殉，以子幼，制淚搯之。令闕從師學。闕稍長，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

故闕以昌明聖學爲己任。明亡後，隱居不仕。康熙時，徵召鴻博，稱疾固辭。自是反鎖荆扉，不復與人接，惟顧炎武至，則款待之。【先

妣】稱其已故之母也。【韓文公】見王慶齡書魏叔子集後昌黎註。【文起八代之衰】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句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泰山北斗】唐書韓愈傳贊：唐興，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自愈沒，其學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

北斗。【劉文】唐書韓愈傳：劉文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因持金數斤，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

壽。」愈不能止。

與三姪書

顧炎武

新正已移至華法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

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饗雅飧孫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上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院蒺藜黎，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米部然華陰切烏版緇谷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零之便。

今年三月，乘道途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嶠函，觀伊雒，同洛歷嵩松，少，去聲亦有一二好去聲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饑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于外也。

先生行止靡定，晚年乃欲以華下爲菟裘，而首邱之思久絕矣。中間數語，尤見烈士暮年，壯心未已。

【註釋】【華下】華山之下也，今陝西華陰縣。先生往還河北諸邊塞，凡十年，始卜居陝之華陰。

【秦人】指陝西省人。先生至華陰，王徵君弘撰，築室延之。【饗飧】朝食曰饗，夕食曰飧。【黃精】多年生草，莖高一二尺，葉似百合。夏初葉散開花，下垂如小

鈴色淡綠，花後結黑實如豆。根爲管狀，色白而青，根莖均可入藥。

【沙苑】在今陝西大荔縣南，一名沙阜，產蒺藜。《唐書高祖紀》武德六年，如華陰，獵於沙苑。《蘇軾牧馬圖詩》沙苑茫茫蒺藜秋。

【蒺藜】《本草》蒺藜有二種：一杜蒺藜，開小黃花，結芒刺；一白蒺藜，出沙苑，結莢，長寸許，子大如黍粒。

【止隔一水】一水，謂渭水，大荔在渭北，華陰在渭南。

【華陰緇穀關河之口】關謂潼關，在華陰東，河謂黃河，在華陰東北。緇穀，言華陰道狹，給其道口，若車轂之湊也。

【入山守險】山謂華山，在華陰南十里。山之東有牛心谷，南通商洛，爲險阨處。

【建甌】甌，屋瓦之仰蓋者，亦曰瓦溝。建甌，喻向下之勢易也。《漢書高帝紀》儻猶居高屋之上，建甌水也。

【函】謂函谷關，見侯方域《王猛論》。【伊】伊水，出河南靈氏縣東南，潁潁，東北流至偃師縣入洛。

【嵩】謂嵩山，一名太室山，五嶽之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北。【少】謂沙室山，在登封縣西。

與趙韞退大參書

王弘撰

字無異，一字文修，號山史，陝西華陰人。著有《砥齋文集》。顧亭林嘗主其家，工書法，故當時牌版多出其手。

昨承執事枉駕，以貴鄉諸先生之命，屬入爲賀相。國馮公壽文，且云本之相國意。又述相國嘗稱弘撰文爲不戾於古法。此雖弘撰所惶悚不敢當，而知己

之誼，則有中心藏之而不忘者，卽當欣躍操觚，竭其所蓄，直寫相國碩德偉抱，輔世長學上民之大略，以求得相國之歡。然而審之於己，度錄之於世，皆有所不可，故敢敬陳其愚，唯執事詳鑒察同焉！

弘撰以衰病之人，謬叨薦舉，嘗具詞控聲空去諸本省撫軍，轉咨吏部，不允；嗣又奉旨嚴催，不得已，強聲上勉蒲匍伏以來京師，復聲去具詞令聲平小兒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昊天寺僧舍，僵姜臥一榻，兩月以來，未嘗出寺門一步；卽大人先生，有忘貴惠顧者，皆不能答拜，特令小兒持一刺詣門稱謝而已。鬚白齒危，兩目昏花，不能作楷書，意欲臨期，尙復陳情冀倖於萬一，蒙天子之矜憐而放還田里。

夫賀相國之壽，非細故也。諸先生或在翰苑，或在臺省，或在部司，皆聞聲去望素著，人人屬耳目焉。公爲屏障以爲相國壽，則其文必傳觀都下，非可以私藏巾笥者也。弘撰進而不能應天子之詔，乃退而作賀相國之壽文，無論學疎才短，不能揄揚相國之德，卽朝廷寬厚之恩，亦未必以此爲罪。而揆之於法，旣有所不合，

揣之於心，亦有所不安；甚至使不知者，以弘撰於相國，素不識面，今一旦爲此文，疑爲賁。寅緣相國之門，希圖錄用，欺世盜名，將必有指摘之及。不但文不足爲相國重，而且重爲相國累，此弘撰之所以逡巡而不敢承也。即執事代爲弘撰籌之，亦豈有不如是者哉？不然，操天下文章之柄，爲天子教育人才，天下之士，望之如泰山北斗，伏謁門下者，咸思得邀相國之一盼爲榮。其間負名位而擅詞華者，固繁有徒，而相國獨屬意於賤子，身非木石，豈不有心識此義者，而顧推委而不爲，有此人情也乎？所謂韓愈亦人耳，所行如此，欲以何求耶？是用直布腹心，唯執事裁之諒之，並乞上告相國，倘邀惠於相國，得歸老華山，爲擊壤之民，以遂其吠晦。敬本作息之願，午夜一燈，曉牕萬字，其不能忘相國之德，將以傳之紀載，而形之歌詠者，必有在矣。燕平山易水，共聞斯語，唯執事圖之！

直抒胸臆，婉曲中自有三公不易之操，殆非可以筆墨強飾也。百世後讀之，猶能廉頑立懦，與李天生乞歸養疏，皆清代有數文字。

馮相國嘗在萬柳堂置酒燕客一時作賦作文者皆鴻博諸君子也。先生獨不應命，可謂加人一等矣。

【註釋】【執事】言左右執役之人，不敢直指所尊也。【馮公】名博，字孔博，一字易齋，山東益都人。諡文毅。【操觚】操見

陳庚煥童子，據談序法。《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翰苑】翰林院也。【臺省】漢尚書稱中臺，在禁省中，故稱臺省。唐時尚書

省稱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省稱西臺，皆在禁省，故總稱曰臺省。【部司】指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屬官也。【巾笥】《莊子

秋水》「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方者曰笥，以竹爲之。【黃緣】見陳庚煥說。【逡巡】行不進貌。【韓

愈亦人耳】《韓退之釋言》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

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赦宰相，又赦翰林，其將何求。」【華山】即西嶽，在陝西華陰縣南。【擊壤之民】《堯遊康衢，有老

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燕山易水共聞斯語】晉詞也。燕山在河北

薊縣東南，易水有南北中之分，皆出今易縣。

與朱錫鬯書 錫鬯，號竹垞，詳見寄譚十一兄左羽書下。

申涵光 字和孟，一字梟盟，直隸永年人，貢生。明亡後，絕意進取，晚年名益高。著有鷗山文集。

少壯時有限之聰明，誤用於詩者二十年，非不一知半解。爾時自矜其能，及

至事過興闌，回想袖手苦吟時，殊亦何樂。聞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此語不似知我者。夫古文之難，又非詩比，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法備矣。斤斤摹之，則爲效顰；韻跳陶而別圖，便墮惡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無名集，職是故也。

僕自罷去作詩，如宿負畢償，一身輕快。今老矣，精力日減，萬念俱灰。豈能攢

但完眉吮盾毫，與少年之士爭雄長聲上哉！且長在草野，復聲去亦無文可作。不能爲

史，則無紀載之文；不能上聲上書陳言，則無諫諍聲爭去之文；杜門兀厄坐，不復浪遊

四方，則無山川古蹟登眺替叫切遊覽之文。論古則舊學半忘，不能憶古人姓氏；論

今則於分扶問切非宜，且亦不知國計民生利弊安在。將爲傳聲去誌之文，則爲人子

孫者，多求顯爵以榮親，問及布衣者寡矣。卽往來尺牘，向頗有之，今經年無見及

者；及者又不過寒暄數語，無可裁答。以是而思，眞復何文之可作哉！

近嘗把玩宋儒語錄，聊以檢點身心，爲晚年寡過之計，非敢標理學之名，聚徒豎義，如昔人角立門戶爲也。魏環極近有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

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此言是也。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有說乎？幸有以教我！

中間自是實話，無文可作，朱某可謂多事矣。當以魏環極之言爲歸宿。

【註釋】【誤用於詩者二十年】涵光少與張蓋殷括友善，喜作詩，晨夕唱和，時稱畿南三才子。【左國史漢】左邱明

之春秋傳，國語，司馬遷之史記，班固范曄之前後漢書，及劉向所編定之戰國策，並爲後世作文者所宗。【韓柳歐蘇】唐之昌黎

韓愈，河東柳宗元，宋之廬陵歐陽修，眉山蘇洵，及洵二子軾，轍，皆以古文明。【斤斤】謂着意摹仿也。【效顰】琴古作贗。（莊子

天運）西子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效其顰。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顰而不知

顰之所以美。【跳】與逃通。（漢書高帝紀）漢王跳。【有名篇無名集】言集中非無佳作，不能一一盡善也。【宋儒語錄】

皆論性說理，與諸弟子問答之語，文言之中，夾雜俗語，如朱子語錄，程子語錄等。【堅義】堅，建也。謂建一義以號召衆人也。【魏

環極】名象樞，號庸齋，直隸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諡敏果。有寒松堂集。【博文約禮】論語雅也。博我以文，

約之以禮。

復程天修

賀貽孫 見論辨。

嘗贖 復程天修

弘慈至，知兄入廬山讀書，與枯禪爲伍，精專如此，鬼神避之矣。獨弟夙在先人庇廕之下，雖廉吏子孫，然比之寒士，差讀作爲有間。聲去於是時惜陰自愛，而於世味取其近厚者，於事境取其近甘者，於讀書作文取其近逸者，以無涯逐有涯，疲有用於無用，倏忽二十九歲，遂如日暮。

今先君先祖沒，不肖多病之軀，驟膺大故。老母幼弟，相依爲命，家務外事，補

苴尼余切

支吾，日不暇給。蓋造物之薄我，苦我勞我，遂若此其極也。而弟尙不知返，

以爲是厚者與夫甘且逸者，可以久處不遷也。譬之盛暑入涼亭，倚修竹以永歲月，忽然霜隕泉涸，冰堅龍見，聲去猶服絺綌，聲去揮團扇，不自知寒威之逼體也。昔

人咎文之不進，必曰俗務紛心，天分切扶問

有限；

弟弱冠，聲去

荒廢，學殖未落，豈敢歸

咎天分，而獨懼俗務之日來也。先祖先父丘隴松楸，秋稍已經營，兩弟亦漸畢婚

聘，外侮內患，差可銷彌。薄田百畝，付之僮僕能者。自此而後，亦欲遊匡廬，登衡嶽，

觀潮汐，

於浙江，探波濤於彭蠡，聲去

以發吾文章之奇，以與天下後世相見，以不

負吾祖父永訣叮嚀之言耳！噫！亦晚矣！

越人有以呼盧失業者，猝見波斯海船，木難火齊，剡洞恫心，同目方撫膺

涕泣，乞其小瓊，基碎玉，執盤匱，移搖鼓，博百千文錢以救饑寒，可不悲哉！弟

今且爲越人矣。不知波斯老賈，古其尙矜而助之耶？其任其潦倒博場，迨至悔恨

憬，炯然後乞，器其緒餘耶？其必能擇一以居於此矣。

追悼前失，俯望後修，厲志冲襟，皆可得之筆墨之外。

【註釋】【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一曰匡廬。【枯禪】釋家以寂滅爲宗旨，故稱枯禪。【以無涯逐有涯】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涯，猶限也。文云以無限之知識，逐有限之歲月，勢必終窮也。【大

故】父母之喪曰大故。【補苴支吾】（韓愈文）「補苴罅漏。」苴，包裹也。支，吾通枝梧，猶支持也。【衡嶽】即南嶽，在湖南衡

山縣西北。【潮汐】朝曰潮，夕曰汐。【浙江】古漸水，亦名之江，在浙江省。北源曰新安江，南源曰蘭谿江，至建德，合而東北流，經

桐廬，稱桐江；經富陽，稱富春江；經杭州，稱錢塘江；由海寧入海，錢塘江湖最有名。【彭蠡】即鄱陽湖，在江西九江縣東南。【呼盧】

博蒲之戲。五子皆黑曰盧，最勝之采也，故謂賭博曰呼盧。【波斯】西亞細亞之王國，古時商業甚盛，珍寶之所萃也。【木難】

（南越志）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火齊】珠名，或曰石也。寶貨辨疑，天竺出火齊如雲母，色紫而有光耀，薄

如蟬翼，積之無紗縠之重。

【恫】恐懼也。

【璣】珠之不圓者。

【匱】古盥器。

【鼗】如鼓而小，旁有兩耳，持其柄搖之，兩耳翬

自擊者。

【憬】覺悟也。

【乞其緒餘】此乞字作以物與人解，唐人慣用之。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阮光祿，名大鍼，字圓海，明懷寧人。熹宗時，附魏忠賢，忠賢敗，失職，避賊，居

南京。時復社名士，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鍼懼，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相結。福王立，士英秉政，以爲兵部侍郎，旋進兵部尙書，專務報復。清兵至，大鍼乞降，從。從仙霞嶺，僱仆石上死。

侯方域

見論辨。

僕竊聞君子處上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

不然者，願爲去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去父行

疏也；

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

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去每

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去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

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戚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

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昭同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賞。

世酒奏伎，招遊舫，訪攜山屐，劇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

乃屏_丙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呼寇切

願更以道_{辟去}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_煎乎！』僕斂容謝之曰：『光

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

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

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_秤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

逃罪矣。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凶阮光祿揚同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干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轉展蹉蹉跎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僕白；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

僕今已遭亂無家，扁篇舟短棹，措此身甚易。辟去獨惜執事伎伎機一動，長伏

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得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上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擿鼓而前，正平罵曹，有此氣概，無此委宛。就文論文，似昌黎集中得意之作。

【註釋】【父行】於父爲同輩行也。

【神宗】名趙鈞，穆宗子。

【大人】漢人稱父曰大人，見（高祖紀）及（霍光傳），朝宗父

名恂，官至戶部尙書。

【相得甚歡】阮大鍼少有俊才，其未黨閹時，侯恂絕愛之。

【追憶其故】大鍼爲魏忠賢乾兒，明思宗鑄

之九鼎，比於魑魅魍魎，斥居金陵。

【削官】天啓四年，魏忠賢與東林黨人獄，侯恂削籍。時朝宗方七歲也。

【彌日】終日也。

【求友金陵】崇禎十二年，朝宗應南京試，交陳定生吳次尾，及南中諸名士。

【戒途】任防書，零雪戒途。

【成勇】字仁有，

安樂人。崇禎十一年，成勇官御史，以救黃道周被逮。

【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曾官湖廣巡撫，爲楊嗣昌劾奏，下獄。

名片也。

【方以智】字密之，號鹿起，爲東林四公子之一。崇禎進士，爲檢討。國變後，棄家爲僧，名弘智，號無可，又號藥地和尚。有浮山

堂集。

【王將軍】阮大鍼客。大鍼既爲清議所斥，宜與陳貞慧，賈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朝宗爲解之，乃假所善

王將軍日載酒與朝宗遊。有李姬者，名香，俠而慧，勸朝宗絕之。朝宗稱善。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

【貴酒】賈，賂也。（史記

高祖紀）嘗從王媪家買酒。

【陳定生】卽貞慧，宜興人。以名卿子，讀書砥行，傾家財交天下名士，與如臯、冒襄、及方域，以智并稱四

公子。【吳次尾】即應箕，貴池人。南都失守，起兵應金聲，旋敗死。【游】洗也。【楊文聰】字龍友，貴陽人。崇禎時，官江寧知縣。

及福王立於南京，爲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左將軍】名良玉，字崑山，明遼東人。初爲都司。崇禎十六年，饒荆襄。福王時，封寧

南侯。是時良玉以糧盡引兵東下，以清君側爲名，欲趨金陵，道死。【子與有舊】左良玉爲侯恂、蔣部，營三過商邱，拜伏如家人，不

敢居於客將。【熊尙書】名明遇，字良孺。累遷兵部尙書。左兵抵江州，且夕且至，明遇請朝宗往說之。朝宗乃即署中爲書以付明遇，

聽致之良玉，良玉旋得書而止。【扁舟】小舟也。【伎】害也。

與鄧衛玉書

鄭日奎

字次公，江西貴溪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官至禮部郎中，著有滄庵文集。

閱來論，其論次僕文，似多假借，不敢當。至謂僕以京華清署，日與諸名公卿

負海內文章重望者遊，以故風氣日上，

上聲

似有所師承云云。僕捧讀之餘，不勝

平聲

悚息。以僕文爲佳，固未也；謂有師承，則無之矣。長安人物所萃，鉅公名流多在

焉，則就正有道，是其地。又僕前官翰林，文學臣也；近雖改部郎，部務亦甚簡，與讀

書論文事不妨，是其時。又僕嗜詩文，嘗樂

洛

得從勝己者遊，非專己自是者比，是

其人。以是三者，宜乎來諭云云。乃爾也。抑知有大不然者乎？僕負性素拙，且介，足下所知，雅不樂遊尊顯者門。或當遷除，朝潮參後，故例必往謁，不獲已，問道已經，得其狀，赧甚，然不可免也。姑造擊去焉，則必先賄閹音者，爲婉詞求其通。閹者猶不遽達，直曰：『屬方有公事，君且去。』約以他日。既不敢強，擊上復擊去不敢違約。如期往，或不值，值矣，則下馬拱立門外。閹者將刺入，良久，始出報曰：『屬方倦，少憩也。』或曰：『甫進餐。』或曰：『方與某客談未竟，君姑俟。』乃引至別室中，几席略不備，苟然命坐。良久，口且燥，腹且饑，或疲欲就臥。當此之時，面目不可以告妻子，每憤起欲棄去不顧，度辨於理又不可，勉俟之。良久，閹者趨前曰：『請見矣。』急從之入。相見時，尊顯者禮殊簡貴，坐定，慰勞擊去外，寥寥數語，都不及文字。然公卿大略不一進教之。豈我輩未可與言耶？抑尊卑相見之禮，自古而然耶？茶罷，三揖而別，如是而已。如是者一旦甚，其可再乎！

夫今之負海內文章望者，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一旦以閒署郎官驟通其門，而曰余以文章求教者也，誰則信者？且既無以厭聞者欲，初至必姑辭之；再則且箕踞_據以對；三往，鮮_{學上}不笑且罵之矣。此雖主人之意必不然，然謁者之難，昔人已歎之。況我輩尙未得入其門，登其堂，奉其色笑，又安測主人意指所在哉！僕性既拙且介，不工爲佞，一旦作此舉動，足未進，口未言，面已發赤。即使請益有獲，所得幾_{學上}何，所喪_{學去}已大，以是離羣索居，不能坐進於此道，明矣。

且夫文章信有師承，抑師又何常之有乎？韓得於左，柳得於國，廬陵得於西漢，眉山父子得於戰國策，固未嘗親炙其人，受其提命者也。昔有行路得師者，今名公卿手筆，固所景慕。然得其詩若文，讀而私淑之，足矣；無已，更進而求之，古亦足矣。外以欺於人，而內以欺於心，則豈鄭子所敢出哉！足下深於古者也，肯_{肯同}進而教之，以匡所不逮，亟請得執鞭以從。

作者自云：「此書略盡予腹中事。予前後晉京五六年，執卷以見者，惟鄉試座

主及同鄉前輩一二公。最後得雲汀先生，予願足矣。然予之文終得之琉璃廠書肆之中，非常有師也。且必賓賓焉學一先生之言，又安得有文哉！

【註釋】【清暑】職務清閒之暑也。鄭時官禮部郎中。

【長安】借指京師。

【措大】謂士也。海錄碎事：窮措大，眼孔小；與

錢十萬貫，塞破屋子矣。

【謁者之難昔人已歎之】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曰：「楚食貴於玉，藥貴如桂，謁者難得

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離羣索居】

禮記檀弓：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韓得於左四句】參看申

涵光與朱錫鬯書、左國史、漢韓、柳歐、蘇註。

【親炙】親近而齎炙之也。

【提命】謂耳提而面命也。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左羽名瑣，康熙舉人，官至禮科給事中。有涵萬樓統稿。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古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以布衣入翰林，官檢討。著有

曝書亭集、經義考、明詩綜等。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

避

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

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

昔者孔子以燔

頌

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

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矣。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切扶同處辟上焉，斯無不自得矣。

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細同帛可也。至於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同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如以魚飼寺狸，以肉餵委犬，於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譚亦有守之士，文亦規勸得體。先生不以文名，而文亦簡潔可喜。

【註釋】【昌平】濟州，屬順天府。今改縣，屬河北省。

【燔肉不至】孔子相魯，齊人恐，遺魯君女樂以沮之。季孫僂魯君往觀

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乃竟不至，孔子遂行。【醴酒不

設】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設醴。及孫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穆

庄退曰：『可以逝矣。禮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禮貌衰則去之】（孟子告子篇）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

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君子以類族辨物】族，聚也。言君子於類聚之中，仍分別流品也。【納采】（儀禮士昏禮納

采注）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今人作采，爲采幣之采。【儷皮】儷，偶數也。上古

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爲禮。《禮周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純帛】（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註）純實縞字。納幣用縞，婦人陰也，凡娶禮必用其類。【妓】女樂也。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見《漢武外史》。【飲

食之人則人賤之】（孟子告子）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

荆璞爲鼎元兄廷珍之字。以征臺灣功，官至福建水師提督，卒諡襄毅。

藍鼎元

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由拔貢薦授普照知縣，官至廣州知府。著有平臺紀略、東征集、鹿洲公案、棉陽學

案、鹿洲初集等書。

晨興出門，聞市人偶語：『臺灣有變，賊首姓朱名一貴，已戕命官，踞臺郡。』

此異事也，早料海疆宜急綢繆。兄前月舟中聞雷，弟已閒談及之。曾幾何時，東

方果有兵事，不幸言之偶中。實兄建功立業之秋也。屈指浙閩諸將帥，可屬

大事，無如兄者。羽書徵調，當在旦晚，宜亟整甲帳，具脯市繡備，斷鍛斷戈矛，選兵

配艦，以待出師。大丈夫得提三尺，爲國法國家誅亂討賊，奠安桑梓，何其壯也！

制府滿公，智深勇沈，平可與共事。但省會隔遠，鞭長不及，兄宜指陳事勢，請

其移駐廈門，就近督事，面商調度。內有制府彈壓指揮，兄可一意前驅，無呼應不靈之患；外有吾兄統兵殺賊，制府可高枕無憂，繕飛報大捷之疏矣。弟雖不才，將鼓棹而觀之！

寥寥數語，志氣無敵，是淮陰登壇武侯出隆中時景象。

【註釋】【臺灣】海中大島，在福建省東，本爲中土。清光緒甲午，割讓日本。【朱一貴】臺灣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滋捕結會及

私伐山木者二百餘人，處以死刑。鳳山縣民黃殿等，利用一貴朱氏，稱爲明裔，奉之起兵。凡七日而全臺盡失。【舟中聞雷】不嘗

雷而雷，爲臺灣變亂之先兆。【羽書】軍中文書。有急事，則以鳥羽加插之，名曰羽書。【脯】乾肉也。【糒】乾飯行軍用之。

【鍛】鍛鍊而使之鋒利也。【三尺】謂三尺劍。【桑梓】（詩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桑梓爲父輩之所樹，故謂已所

生之地曰桑梓。【滿公】名保，時爲浙閩總督。制府，即總督之稱。【移駐廈門】廈門，清廳，今福建思明縣。時滿保已飛檄調駐

珍而自兼程赴廈，令廷珍總統水陸官軍。

爲學一首示子姪

此亦書牘類之一體，爲長者書以示子姪者，與贈序之勉勵人者頗相似。

彭端淑

字樂齋，四川丹稜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兵部主事。有白鶴堂集。

天下事有難易學去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丙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學去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學去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學上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力者也。

最足醒人，妙不詞費。

【註釋】「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魯，鈍也。孔子之門弟子三千，參以魯聞，而傳道乃在參。參，曾子名。

【蜀】今四川省。

【鄙】邊鄙也。【南海】今浙江普陀山。【自力】言能自勉力也。

與友人書

陸繼輅

字祁孫，江蘇陽湖人，舉人。著有崇百藥齋文稿。

倅煮來，言所治地僻而土瘠，城中居民不及百家，大府以足下曾任繁劇，才大不可以簡縣屈，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遷，其可。足下遂瞻顧不行。僕聞之，未以為信。何者？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可專志為治；土瘠則民無驕奢淫蕩之習，而教令易去行。此正宜足下所樂。洛乃自春徂夏，猶未上上事，是非徒有所瞻顧，而實自薄之，不屑往也。果爾，則足下之才，方今郡守監司，不逮什百者，何可數計；而足下乃浮湛同縣令，將并薄之不為耶？

向在京師，見牧令謁吏部出者，欣戚之意，判然見去於顏色。叩其故，則曰某

地官富，某地貧，訟言而不諱；吏習如此，可爲深歎。豈足下胸中，亦有此等計較。未能悉化耶，抑別有他故？望卽裁答，毋令聲平久蓄此疑！

此邑令之通弊也，古今人何遽不相及。

【註釋】【伴】僕役也。

【大府】清代以之稱總督巡撫。

【繁劇】劇，猶甚也。指煩雜最甚之縣。

【簡縣】事少之縣也。

【治獄待遷】蓋在省會任發審委員，候繁缺而遷調也。

【瞻顧】東瞻西顧，不能決也。

【郡守監司】郡守，前清之知府。監司，

謂鹽運使而何察之也。司與何通。清外官自道以上至督撫，通稱監司大員。【謁吏部】舊制，補官出於吏部。謁，進見也。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字伯涵，號瀚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洪楊功，

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卒諡文正。著有詩文集奏議劄記各種。

前承惠書，存唁

彥

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勗

旭

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

叢慝，無實行

辟去

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惟

除爲切

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願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

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照文上合。

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

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聲入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

去以死，而貪饕消退縮者，果驥乘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

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通疥，戒聲去爲君一搔，憂患餘

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

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尤髒非之性，將以方柄符周旋於圓鑿漕之中，亦知其鉏

切助 錡呂 而鮮上當聲去矣。

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

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

改 切示諭之。年來飽更聲平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

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拂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

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滿腹憤懣，盡情一洩。就文論文，入諸昌黎集中，恐亦不辨楮葉。

【註釋】【存唁句】弔生曰唁。存唁，謂存問而弔唁也。時國藩居喪。

【勗】勉也。【盜虛聲】後漢書黃瓊傳，處士純盜虛聲。【椎心】言心如爲椎所擊也。椎，俗作槌。說文，鐵椎也。【經濟】經國濟世之具。

【脗合】合也。脗，一讀若敏，俗謂合縫曰脗縫。【鄂中】謂武昌。【骯髒】骯直之貌。按，筮宜作抗。後漢趙壹傳，抗髒倚門邊。

【方柄圓鑿】柄，木端之入孔處；鑿，其孔也。楚辭，圓鑿而方柄兮，固知其鉏鑿而難入。【七年之病二句】語見孟子離婁篇。

【郭筠仙】名嵩燾，湖南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養知書屋集。

【劉霞仙】名蓉，字孟容，湘鄉人。官陝西巡撫，有養晦堂集。

【羅羅山】名澤南，字仲岳，湖南湘鄉人。以諸生從戎，死於洪楊之難。

贈序

甘衷素字說

此爲贈序類，與論辨類之說體不同。蓋解釋命名之義，而說以詔之也。

彭士望

字躬庵，一字樹庵，江西南昌人。明遺民。少有倚才，黃道周下獄，士望承父遺命，傾身營救，幾蹈不測。及道周贖

戊事乃解。後從魏叔子講學翠微峯，在易堂中，所學尤以躬行爲本。著有恥躬堂集。

己酉春三月二日，吾友甘健齋之長上子表，生十六年而冠，去予既賓而冠

之矣。甘子請曰：『古者男子既冠而字，惟先生字之！』予作而應曰：『表亦聞萬

曆之季，天啓崇禎之間，士多負大名於世。初仕，起家爲令，爲理官，或選爲庶常中

博，上鮮上不重名節，不愛一錢，聽訟聽察，摘發若神。比避入爲臺諫，或待次爲坊，則

益刻厲。立殿陛，與天子宰相去爭是非，無少撓曲；卽廷杖詔獄，亦有所不顧。及踐

歷開府台司，公孤卿貳，外示儉約，持風裁；內漸發露，始復留意田宅好女子孫他

日之計。遇國家艱大事，輒規卸不欲爲，以爲吾今日去，已不失爲顯官，優游餘歲。

吾門生故吏，徧布海內，卽家居，猶盛氣勢。此自其爲童子諸生時，聰明才辨，爲耆

碩所引拔，私相浸灌；益習爲強滑，議朝政，持當途要害。公卿畏其口，莫不倒厯到

門，已赫奕爲名士，踐歷樞要。幸寧沒盛平之世，其聲猶足以冒天下之庸人，顯稱

詡火羽切而陰私慕法，而不知其中之所挾持。當其外立名義，政聲爛然之時，已判

殊如圭璋之不可合。其用心若淵，所以蒙主上，誤民生，欺天下後世者，僅足以賣一己之聲名；而神明齷齪，本實傾邪，恆恫通怨於鬼神，或造學去次見羞於妻妾。馴旬至甲申之變，取帝后及所有之天下而送之；而已所爲田宅好女子孫遠久之計，亦蕩析而靡遺。令學平及見之，不無悔艾。而後之幸脫而繼起者，猶染其心傳而未有已也。此不亦修飾其外，而藏垢其中者之彰明較著者乎！

表今冠，當出門履錯之初，其平日講貫於父師，誦習於古往者，於善惡影響言行學去樞機之故，必聞之既熟；而予獨發輓近百餘年聞學去人華士之隱，以爲表元吉之牴。古沃切秦之庭懸照膽之鏡，以知其人之忠邪；古神醫亦必有隔垣之視，以審其腠。濼理溫涼虛實之所在。人之心，隱重學平膈隔而莫窺，亦復揭居謁切日月而無可遁，惟坦然潔白，人皆見之。則凡言之背馳，聲勢之苟得，必有所畏恥而不屑，而後此之盛德大業，猶繪事之於素，未有不由此者也。爰命表字衷素，以復於甘子，爲之說。

此與魏叔子續續朋黨論一例刻酷，而千回百轉，只用一筆寫出，尤奇。

【註釋】【甘健齋】名京，南豐人。【冠】加冠於首曰冠。古者男子二十始行冠禮。【賓而冠之】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

以敬冠事。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儀禮士冠禮）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既冠而字】（禮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儀禮

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萬曆】明神宗年號。【天啓】明熹宗年號。【理官】治獄官。【庶常】翰林院庶吉士之

稱。【中博】謂中書及博士也。明置內閣中書，又有國子博士，太常博士。【臺諫】御史爲諫諍之職，所居之署，漢稱憲臺。後漢以

來，謂之御史臺，故稱臺諫。【待次爲坊】次官之次序也。（宋史呂大臨傳）待次之吏，歷歲不調，坊謂開坊也。舊制，翰林院修撰編

修檢討得升轉者，謂之開坊，因修撰等升階，必經詹事府詹事府爲春坊官，故名。【開府台司】開府，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漢制

惟三公開府；魏晉以後，開府者益多，故別置開府儀同三司之名。晉羊祜督荊州，亦以將軍開府，故後世稱督撫爲開府。台司，三台三司，

均謂三公也，言儀制與三公同也。【公孤】（明史職官志）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掌佐天子理陰陽，經邦弘

化，其職至重。【卿貳】貳，卿佐。（明史職官志）大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

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鴻臚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尙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風裁】猶言氣節。（北齊書李義深傳）義深

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規卸】規，規避。卸，脫卸也。謂不任當任之事也。【耆碩】耆老碩德之人。【倒屣】（魏志王

粲傳）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赫奕】赫，盛

也。奕，大也。【樞要】政令集中之處，曰樞要。【其聲猶足以冒天下之庸人三句】冒，蔽也。言其名猶足蔽庸人之識，顯

其聲譽，而暗中效法也。【圭璋】玉之剡上者爲圭，半圭爲璋。【用心若淵】言其用心之深。【恫】痛也。【造次】急遽之

時也。〔論語里仁〕，造次必於是。【甲申】即崇禎十七年。時李自成陷京師，懷宗自經於煤山，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履

錯】（易離卦）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疏：履錯然者，身處離初，將欲前進，其道未濟，故其所履踐，恆錯然敬慎，不敢自寧也。【元吉

之牯】（易大畜）童牛之牯，元吉。案元吉，謂大吉也。牯，牛馬牢也。謂牛自幼即禁之以牢，喻人於幼時受管束，故大吉也。【秦之庭

懸照膽之鏡】（西京雜記）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臆。女子有邪心，即膽張心動，乃殺之。【古神醫亦必有隔垣之視】（史

記扁鵲傳）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

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脈絡，特以診脈爲名耳。【猶繪事之於素】（論語八佾篇）子曰：

繪事後素。〔註〕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

文飾。

送杜審舒歸里序

贈序之體，貴在援引古義，以致其諷勉之旨，蓋古人臨別贈言意也。

施閏章

字尙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博，官至侍讀學士。與宋琬齊名。著有學餘堂文

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

杜生審舒自齊歸，施子贐

精上

焉，司橐

拓

者以匱

巨位

告杜生謝，且蹙

促

額

曰：『先生念我則至矣！然竊疑厚人而忘己也，意者太左計。』

施子曰：「若以我爲過廉乎？予蓋天下之貪夫也！子何敝敝然爲我謀？」杜生口吐區色變，久之曰：「從先生官三年矣，事大小罔弗知也，所與交游，虛往實歸者衆矣。而先生橐中無長聲去物，以幣進，則拒之，惟恐不速；焦形槁顏，手校齷而口伊吾。夫子病矣！如是而謂貪，將陽拒而陰納與，敢問其說？」

施子曰：「噫！何子之泥聲去於言貪也？夫取而不能有者，非貪也；不取而有之，人不能奪焉者，貪之至也。」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子不見夫今之鼎食而覆餗東者乎？戕其軀籍其家以沈其宗者，比比矣。其始不過競筐篚之私，卒以捐其所甚愛而不遑恤。夫人捐其所甚愛，至於棄身家，舍聲上妻子，謂之能貪則不可。予鄙人也，未就事而先飲冰，其行若躓，其居若墜，其獨處若羣闕；先人後己，亦夷亦惠；憂讒畏譏，補缺修弊。籛盈有一金，而不知所置。予蓋患得患失，見鄙於尼父甫者也。然而疾風震雷，守之晏如，飽食高坐，進退生徒。陟泰岱，觀滄海，謁闕里，陳詩書，搜討舊籍，累讀檀連車，寸縑兼尺楮楮，並蓄兼儲，盜不睥

雖
睨，謂阻御民不兇詛，阻御切人見不足，我見有餘，此亦貪之至也。

且夫名浮其實者，德之欺也；勉乎其職而不能盡其道，事之末也。吾目迷五色，而不蒙失人之誚；行忝顏閔，而竊附有道之林。吾循孔氏之門牆，而惴惴切之瑞然，懼其不能入也。奉命而出，終事而歸，所得侈矣。況敢自以爲廉乎？子貌朴而志端，歸而修業，亦務守其不可奪者已矣。何敝敝然爲我謀？杜生聞之喜曰：『吾乃知先生之所以爲貪。』於是酌酒別去。明日，次其語，追而送之濟水之上。詮解貪字，別有會心，先生之自道，正先生之醒世處。

【註釋】

【贖】送行者之禮也。

【藜】無底曰藜。

【匱】乏也。

【左計】謀畫不中事也。

皇然也。

【長物】（世說新語）平生無長物。（正韻）長，多也，冗也，剩也。

【手校讐而口伊吾】校讐，校對文字，訖若仇讎也。伊

吾，讀書聲。

【泥】拘泥也。

【鼎食】列鼎而食，指大官言。

【覆餗】餗，鼎食也。（易鼎卦）「鼎折足，餗公餗。」言鼎既折足，則實

其中者必覆。喻當大任而慎事也。

【筐篋之私】筐篋，竹器；方曰篋，圓曰篋。言微利也。

【飲冰】（莊子人間世）「葉公語沈諸

梁曰：朝受命而夕飲冰。」喻心冷而無所欲也。

【亦夷亦惠】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言學夷學惠，亦清亦和也。

箱屬。

【患得患失見鄙於尼父】尼父，孔子也。（論語陽貨）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晏如】猶安然也。【秦岱】泰山也，在山東泰安縣北。【闕里】在今山東曲阜縣城內，孔子故宅。【累檳連車】檳，藏物之器，以木爲之。累檳連車，言書之多。【睥睨】邪視也。【顏闕】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魯人，孔子弟子。【奉命而出終事而歸】按先生曾任山東學政。【濟水】亦稱澆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其故道與黃河並行入海，今下游爲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佔。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汪琬

見論辨。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國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二三士大夫之憾也。

吾友王子貽上，年少聲去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爲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方在燕聲平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間矣。

王子勉旃專，事上宜敬，接下宜誠，蒞事宜慎，用刑宜寬，反是，罪也。吾告王子

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塗，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極似昌黎集中簡短文字。

【註釋】【諸曹】分職治事之官署曰曹。漢書薛宣傳：「坐曹治事。」清時各部司官曰部曹。起六句一幸一惜，幸者公而惜者

私也。【王子貽上】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順治十五年，舉會試，越三年，選授揚州推官。後官至司寇，以詩名。【於

甲第當任部主事三句】唐時試進士，凡經策全通爲甲第，通四以上爲乙第。見唐書選舉志，謂依據舊時功令，則王當任部主事，而出爲揚州推官，則適新頒功令也。【推官】清初官名，如今之司法官。【燕市】指舊京師。【勉旃】旃，助詞。【雨雪

載塗】（詩小雅）「今我來思，雨雪載塗。」載，滿也。【搖策而行】策，馬籜也。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崖州，清直隸州，今爲縣，屬廣東省。

嚴虞惇 字寶成，一字思庵，江蘇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授職編修，累遷至太僕寺少卿。癸巳典試湖廣，因銜銜違諱，出

闕十日而卒。虞惇博通經史，工詩古文詞。著有詩經質疑、文獻通考詳節十卷、殿太僕集十二卷行於世。其他散帙未刊

者藏於家。

崖州去京師萬里，在大海之中，黎獠^老之與居，龍蛇之與游，龔生以仕往，仕

贈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又卑，其羶古羶字乎哉！古之仕者，居其官則思盡其職。巡檢官雖卑，主督捕盜賊。海盜藪也，附以黎，雜以獠，以卑官主之，羶乎哉！然而生固長於才，家貧能奔走四方以養其親，又能邀一命以爲親之榮，其遇盤錯聲入根節，裕如也。古之仕而顯名者，或起於游徼，叫或起於嗇色夫，生其勉乎哉！

生行矣，五嶺之高奇，百粵之阨塞，與夫山川變怪，鰐音斤同鰐魚颺具風，可喜可愕岳之狀，生、工詩者也，其爲我敘而記之！

極意摹倣昌黎，神似非貌似也。

【註釋】 【大海】南海也。

【黎】卽後漢之俚人，見《廣東通志》，粵俗呼山嶺爲俚，黎居其中，因譌爲黎。今居瓊崖五指山。

【獠】谿峒之蠻也，雲南省亦有之。

【巡檢】清制，知縣以下，設巡檢分駐佐理，禁受理詞訟。

【盜藪】藪，物所聚也。盜藪，言盜賊所聚處。

【一命】初命也。

【盤錯根節】（後漢書虞翻傳）「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錯根節，何以別利器乎！」

按盤與蟠通，曲也。錯，物理麤也。

【裕如】言有餘也。

【或起於遊徼】選卒曰遊徼。（後漢書戚官傳）少爲縣亭長遊徼。（註）每

鄉有游徼，常循禁姦盜也。

【或起於嗇夫】嗇夫，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

【五嶺】裴氏廣州記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按大庾在江西大庾縣南，與廣東南雄縣分界；始安一名越城，在廣西興安縣北；臨賀一名明

諸，在湖南江華縣西南；桂陽一名騎田，在湖南郴縣南；揭陽一名都龐，在湖南永明縣北；皆南嶺諸山之高峻者。而大庾、騎田，並爲入廣之官道，文故云。【百粵】粵，亦作越，種族名。古時江、浙、閩、粵之地，皆爲此族所居，如於越在浙江，閩越在福建，揚越在江西，南越在廣東，賸越在安南，總名之曰百粵。【鰥魚】爬蟲中之猛惡者。形似蜥蜴，口互，齒銳，皮韌，鱗甲堅硬，四足，常潛伏水邊，攫取動物。【颶風】海中大風也。（南越志）「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月六月發。」崖州東北有迴風嶺，颶風至此而止。【愕】驚駭也。

送夏進士序

夏進士，名璣，錢塘人。

龔自珍

見論辨。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然。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同矣。

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于道別余海上，相與語。

益進，醉粹然愉怡，謾謾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否，輒辟去辟。然以權。

余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上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

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暴僕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眞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逆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誨自衛，曉曉切許么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瘡愈通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

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却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就書生二字發議，對證付藥，深得箴規之旨。文亦推論盡致，辨才無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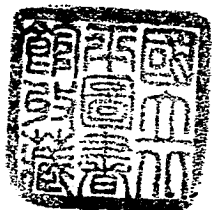
【註釋】【朕亦一書生】

（東華錄）雍正十三年時，高宗已即位，有朕閱督撫奏屬員，每有書生不能勝任等語。夫讀書所

以致用，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爲戒，朕自幼讀書宮中，實一書生也云云。【炳六籍】炳，明也。

六籍，六經也。言其言視六經爲更明也。【訓萬禩】禩，年也。【吾杭】定盦爲仁和人，仁，清屬杭州府。夏進士亦杭人。【銓】選官也。【紆道】至京之路，不必經由上海，蓋因事紆道而來此也。紆，曲也。【海上】時定盦居上海。【粹然】潤澤貌。【謾然】皎捷貌。【怡然】直視貌。【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言進士以書生爲不足稱，不欲人以書生稱之也。【以喙自衛】喙，口也。言辨其非書生也。【新婦四句】所自育，治家之善否也；所與交遊也。【聖訓】指上腴亦書生也之言。【朋友贈行】（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

清文評註讀本卷二終



中華書局出版

詩人柏蘭若 (新文藝叢書之一) 李萬居譯 一冊 五角

Sacha Guitry: Jean Pierre de Beranger

本書以法蘭西大革命時期最著名的歌者柏蘭若(Jean Pierre de Beranger)的生
涯做材料。全書分爲三幕，另序劇一幕，計有四場；序劇係敘述主人翁柏蘭若出
世，第一幕則描寫青年歌者柏蘭若的詩歌備受世人之歡迎，以及他巧遇當時大臣
達列朗的經過。第二幕描寫柏蘭若因謳歌民主政體和自由而反抗專治政治，熱愛
祖國而面斥權臣，致遭當局之忌，被捕入獄。第三幕描寫當時法國青年詩人之革
命熱，以及柏蘭若晚年對於政治的厭惡，結果乃逃入藝術之宮。

聖女的反面 (現代戲劇選刊之一) Francois de Curel著 蕭石君譯 一冊三角

本劇係法國近代著名劇作家所作，著者 Francois de Curel 以分析婦女心理見長
，文字與意境，亦富有詩的意境，更富有詩的天趣。劇中寫一失戀出家之女子，
至經過十八年的寺院生活，而塵心仍不死，乃於返俗後，更演出絕大之悲劇，名
貴冷豔，可以完全代表作者的作風。

威廉退爾 馬君武譯 一冊三角

Schiller: Welhem Tell

此劇係德國文豪 Schiller 所作，描寫瑞士人企圖獨立反抗強權之偉蹟。其文字之
美，譯筆之佳，吾國人讀之，當爲之感奮興起。譯者自云：『予譯此書，不知墮
過幾多次眼淚』，愛國青年手此一編，當與書中主人公一掬同情之淚。

劇本四冊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哈孟雷特 田漢譯 五角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哈孟雷特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凡是讀過林譯的吟邊燕語，或英文本的莎氏樂府本事的，大都知道這個悲劇的內容。茲經田先生悉心譯出，信達雅順，兼而有之。愛讀莎氏劇本者，當以先觀爲快也。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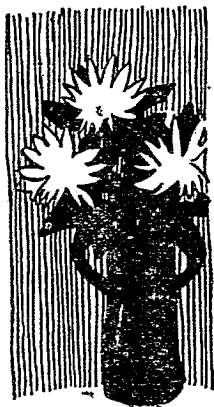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本劇述意大利威那拉市一段殉情的慘史。孟、嘉兩家屢代相仇，後來孟家生了羅密歐，嘉家生了朱麗葉，偶然相遇，遂訂白首之約。女父強女另嫁，女不從，最後，朱羅兩人皆爲情死，而兩家亦以此和好。

沙樂美 田漢譯 六角

Oscar Wilde: Salome

此劇爲英國文豪王爾德之最大傑作，劇之全體，具有一種神祕的，妖異的，亞細亞底的芳香和色彩；復有瓦亞士侶的插畫與之合奏，尤稱精絕。本劇國內各劇團已表演多次，博得觀衆之贊嘆。



琪
球
康
陶

張
聞
天
譯
五
角

Gabriele D'Annunzio: Gioconda

著者以生花之筆，描寫出火一般的熱情，使讀者不能不對於藝術的莊嚴爲之低頭崇拜。這部戲曲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內容描寫藝術與道德的衝突，和三角式的戀愛關係。文字的優美，技巧的純熟，爲近代文壇所罕見。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世界文學全集

張夢麟譯 人與超人 (戲劇) 九角五分

G. B. Shaw: Man and Superman

本書以極幽默，極輕快的筆調，寫出他的極真摯的人生哲學，社會批評。這本書的內容，表面上是一齣英國現代社會組織下的一對男女戀愛的喜劇，骨子裏都是蕭伯納自身所謂蘇格拉底 (Socrates)，達爾文 (Darwin)，馬克斯 (Marx)，蕭伯納的哲學。我們不去管他這些哲學，這篇也是極使人發生快感的幽默喜劇，我們若從劇中體驗他的思想，更可知他對於近代文明的批評。蕭伯納一生最幽默，最獨創的警句和諷刺，都在這本書中借劇中男女的口吻，一一道出來了，是值得我們一讀的書。

麥夫譯 吃耳光底人 (戲劇) 五角

Leonid Andreyev: He Who Gets Slapped

本書為俄國大文豪安特列夫 (Andreyev) 所作的戲曲之一，計分四幕，內容是描寫一齣錯綜複雜的多角戀愛底悲劇，劇中有破落戶的伯爵，美麗天真的女王，勇悍的騎師，飽經人世憂樂的人，豪貴醜陋而熱情的男爵等，都被作者用譏諷而又表同情的筆致描寫出來。譯稿更易四次，復倩人就俄文原作及法文譯本比勘校改，故極精確，且譯者又饒有舞台經驗，故譯文力求適合表演而不失原作風格，實為譯本中所僅見。

中華書局出版

◆現代文學叢刊◆

梅特林劇曲選集 蕭石君譯 八角

Maurice Meaterlink: Théâtre de Meaterlink

本書共分四篇：第一篇且達凡爾的死，係描寫一個疑忌最深的女王，是世人所稱贊的象徵作品。第二篇羣盲，描寫一個為羣盲指導的牧師，死後一羣盲人無所歸宿的可憐的憧憬。第三篇阿格鐸嫻與姪莉柔特，係描寫一樁三角戀愛的悲劇，確係情文並茂之作。第四篇斐列哀和梅麗沙，亦係描寫一樁可歌可泣的三角戀愛的悲劇。

從清晨到夜半〔戲劇〕 梁 鎮譯 三角五分

Georg Kaiser: Von Morgens bis Mitternachts

全劇分前後兩部，共分七幕。從清晨到夜半，是多麼短的一段時間，愷撒却能運用着朴素的線條，經濟到不能再經濟的語句，抓住全部人生；不但抓住了，而且又表現給我們，使我們認識現實的社會。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見到愷撒怎樣寫成功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展開，怎樣描繪出現代都市的腐蝕生活，怎樣在朝拜拜金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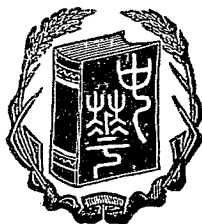
季革斯及其指環 〔戲劇〕 毛秋白譯 三角五分

Friedrich Hebbel: Gyges und Sien Ring

作者注意藝術良心，故所著的劇本，無一不是傑作。尤其是本篇季革斯及其指環，是作者的才藝已達到了圓滿期的作品，所以更是傑作中的傑作。本篇以珠玉似的美麗詞句，把書中每個人物描寫得像浮雕一般顯明，至於心理描寫的精妙細緻，尤為德國文壇中稀有的作品。本書不獨為欣賞文藝者所愛讀，實可供從事文藝者的揣摩。

中華書局發行

標商冊註



8357
45
3

中國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

第三冊

83
45
:3

10

8357
454



3 0526 5492 2

清文評註讀本卷三

傳狀

芋老人傳

傳者，傳其人之賢否善惡，以示後世。貴官達人，史館列傳，無俟贅述。若潛德幽光，賴文人學士之搜采表章矣。

茲錄爲多。

周

容

見論辨。

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子傭出，獨與嫗衣遇切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

下，衣溼袖單，影乃爲瘦。老人延入座，知從郡城就童子試歸。老人略知書，與語久，

命嫗煮芋以進，盡一器；再進，腹爲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雨止，別去。

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爲相去聲國，偶命廚者進芋，輟箸守歎曰：「何向者祝渡

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婦，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舊，

邀見講鈞禮，子不備矣。

傳狀 芋老人傳

一



至京，相國慰勞釋去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煮芋也。」已而嫗煮芋進，相國亦輟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老人前曰：「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郡城走數十里，困于雨，不擇食矣。今者堂有鍊珍，朝分尙食，張筵列鼎，尙何芋是甘乎！老人猶喜相公之止于芋也。老人老矣，所聞實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織紡井臼，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媵，孕棄其婦，致鬱鬱死。是芋視乃婦也。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硯一燈，一牕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舉，登仕路，聞甲落魄，托笑不顧，交以絕。是芋視乃友也。更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爲吏，以汚賄狠虎切不飭罷。是芋視乃學也。是猶可言也。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爲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綰烏版黃紆紫，或攬愆囊愆裳帷，一日事變中起，擊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歛惟恐或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于芋矣。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豈獨一箸間哉！」老人語未畢，相國遽謝曰：「老人

知道者。』厚資而遣之，于是芋老之名大著。

贊曰：『老人能于傾蓋不意，作緣相國，奇已！不知相國何似，能不愧老人之言否？然就其不忘一芋，固已賢夫并老人而芋視之者。特怪老人雖知書，又何長于言至是。豈果知道者歟，或傳聞之過實耶？嗟夫！天下有縉紳士大夫所不能言，而野老鄙夫能言之者，往往而然。』

就一芋上，發出絕大議論，時位移人，一語破的。芋老人其作者自謂乎？

【註釋】【慈水】即慈谿，在今浙江慈谿縣南。【祝渡】地名，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有祝家渡。【嫗】老婦也。【箸】俗曰筴。

【鈞禮】鈞同均，以平等禮相待也。【堂有鍊珍】清異錄：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朝

分尙食】主天子物曰尙。漢書惠帝紀：「宮官尙食，比郎中。」言得分食天子之羹也。【媵】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姪，謂兄弟之女。娣，女弟也。古以姪娣爲妾，故謂妾曰媵。【落魄】失業無依也。【不飭】不謹也。【綰黃紆

紫】黃謂印，紫謂綬。紉，繫也。紆，纏也。【攬寒裳帷】褰，褰也。後漢書賈琮傳：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駘駕，垂赤帷裳，琮命御者

褰之。【迎款】款，附也。謂迎逐而服從之也。【傾蓋】道行相遇，駢車對語，兩蓋相切而小款也。史記鄒陽傳：諺曰：「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

鵝籠夫人傳

按鵝籠當指周延儒。明史本傳：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餘，美觀自喜。崇禎二年，拜東閣大學士，明年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爲首輔。六年，引疾歸。張溥說延儒再相，延儒以爲然。

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十四年三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爲首輔。十六年，命盡削延儒職，安置正陽門外。

古廟；十二月賜自盡，籍其家。

周容

鵝籠夫人者，昆皮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壻，得鵝籠文，卽壻之。

母曰：『家云何？』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妹許某，

家故豪，遽行聘，僮僕高帽，束條他刀者將百人，筐篚箇鄂互切里許，媒簪花曳綵，嘿

同部署，次第充庭，士錦繡穀珠釧，尺絹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

西聲，宗戚壓肩視。或且問迺姊家，『何似矣？』媪換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夫人

靜坐治鍼，指無少異容。

一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慍曰：『爾姊勿復聲去望此也，身屬布矣。』

夫人聞之，即屏_丙去絲帛，內外惟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

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即鵝籠亦急告娶。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_{學去}兩榜俱第一人，名闕_{辟去}天下。南_京兆聞狀元貧，移公帑_備金代行聘。官吏_{奔同}走執事，宗戚媼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

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撫按使者已_{以通}下及郡守，俱集驛庭，候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

十年爲相，_{學去}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壬申，夫人卒於京邸，朝廷賜祭者七，遣官護喪歸，勅有司營葬。紼_非引日，公卿勳貴，奠幄_屋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几筵相接。卒時，語_{學去}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

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

閱歲，鵝籠予告回里，久之，復夤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予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

掛三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郭，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

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去聲之，偕客鬪，恆通曙；曙直宿內閣，輒攜女

子男粧入。予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予曰：「鵝籠善去聲噉淡附子，對客不去口，

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矣，以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預同在

十子。」餘子予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嗚呼！夫

夫之得罪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

偉識雅度，巾幗得此，洵不可及。得罪於婦，自是定論。文之窮形盡相，亦足喚醒

夢夢。

【註釋】【鵝籠】（續齊諧記）「陽羨許彥，遇一書生，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許之。書生便入籠，與兩鵝並坐，負之不覺重。」案

陽羨即今江蘇宜興縣，鵝籠云者，蓋謂宜興書生也。延儒爲宜興人，故借指之。【毘陵】晉郡名，今江蘇武進縣。【展一禮】展，具

也。禮指納幣等是。【條】絲帶也。【部署】布置也。【卮】砌也。【吃吃】笑貌。【鍼滯】俗謂女工爲鍼滯。【兩榜】謂

會試及殿試也。【南京兆】明初都金陵，燕王棣即位，改都燕，以金陵爲留都，官制如京師。曰南者，別異於北也。【撫按使者】

巡撫及巡按使也。【角帶】角，結髮爲飾也。帶，衣帶也。【紼】引棺索曰紼。禮曲禮：助葬必執紼。【奠幄】祭奠所設之帳幕。

【鱗次】狀其多也。【錦衣】明制，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牛車柳棺】牛車，謂不能具馬，以牛駕車也。柳棺，謂以

柳木爲棺，材之下者也。【葉子】如今紙牌類，賭具也。【附子】多年生草，有大毒，根多肉，略似烏頭，故又謂之烏頭。四圍附之而

生者稱附子，可入藥，氣味辛溫。文云食之面如紅玉，不知何所據。

無悶先生傳

應擣謙

字嗣寅，浙江仁和諸生。明亡，絕意進取。康熙初，屢被薦舉，堅辭不就。著有潛齋集，及諸經疏義、筆記、學錄等，凡

十餘種。學者稱潛齋先生。

無悶

切莫困

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生於閩里，幼未從達人游。然性好善，見前

賢長者，則知景慕推戴之，與友人交，多樂

洛

從其有志節者。有從游之士，輒語

辟去

之以志道。但居困窮，澤不及物，所言者人未必信，亦不敢強聒也。其學亦適

時，不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說倭通而已。素不面諛，崇獎氣類，故無黨。生平未嘗言人過，於人無怨惡，學去尤覃思於性命，頗有所得。事親自孩提至壯強，無欺隱，父母酷愛之。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襟懷洞達無彼此。至論學，極不假借；雖舉世不以爲然，亦自得也。

自三十以後，絕意仕進，苦志克治，好學至老不衰，勉通焉。日有孳孳，則思則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殆所謂困而學之者。足迹不出百里，而秦華學去、溟冥冥、渤勃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羲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千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但不炫之於人。性樂沈靜，不能趨走，故不願有名譽也。才拙於謀生，乏絕而不能自生者數期矣。幸而得度，亦不能爲善學去後策，待命而已。親友有德於己，己無以德之，時慊慊歎焉；人亦諒其無能，不罪也。終日書室，少與俗交，自以爲天之遇我厚也，故號無悶焉！

閒適恬靜，如讀五柳先生傳。先生爲遺民之一，耿忠介節，爲世稱誦，不以文名，

而文字之高，似不食人間煙火者。

【註釋】【聆】多言亂人之意。

【陸王家言】陸九淵，字子靜，世稱象山先生。王，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象山講貫理

學，務窮本原，以頓悟爲宗，稍近於禪，陽明宗之。

【氣類】《南史陸厥傳》：「厥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

氣類相推轂。」猶易言同氣相求，物以類聚之意。

【覃思】深思也。

【孳孳】猶汲汲也。

【溟渤】《十洲記》：東王所居處，山外

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莊子逍遙遊）「北溟有魚。」渤海在河北省東。

【慊慊】意不滿也。

【無悶】《易乾卦》：「遯世

無悶。」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

人易

聲去爲樂；

洛

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

慮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古合兩部

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

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學去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學去東。未幾學上更進，則東肆不復學去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學去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學去開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

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狍狍。

讀若云。

何物馬伶，能自得師。東坡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此類是也。

【註釋】

【梨園】（唐書禮樂志）「明皇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此以稱優伶所自始。

【明之留都】明初定都金陵，永樂初，建北京，改北平爲順天府，故稱金陵爲明之留都。

【社】社，土神。稷，穀神。指祭土穀神所在。

【桃葉渡】在南京城內。晉王獻之有愛妾曰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以名渡。

【雨花臺】在南京中華門外，卽聚寶山之東嶺，以梁時僧雲光講經雨花而名。

【新安】晉郡，今安徽歙縣等地。

【鳴鳳】

鳴鳳記，梁辰魚所作，言夏言、楊繼盛、嚴嵩之事，中有謁師、辭閣、河套、祭相、等劇。

【椒山先生】姓楊，名繼盛，字仲芳，別

號椒山，容城人。明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劾嚴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廷杖繫獄，竟棄市。

【引商刻羽】引，延長也。刻，深也。五音曰

宮、商、角、徵、羽。謂商音長，羽音深，用二音以協律也。

【抗墜疾徐】言音之高下速遲也。

【兩相國論河套】河套，今陝西省長

城以外黃河以內地。明孝宗時，鞏綬之居河套者，以小王子和碩爲最。楊一清王瓊，議復河套，不果。武宗時，和碩出河套，惟小王子居

套中。世宗時，小王子孫諸達，最強盛。時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銑喜功名，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嚴嵩則極言其不可。

後帝從嵩言，殺銑及言。

【崑山顧秉謙】秉謙，明崑山人，諱事魏忠賢，得入相。崑山，縣名，屬江蘇。

【西域】西域之名，始於漢時，

指敦煌以西諸國而言。其地在今甘肅西境及新疆省地。

【狍狍】西域人多信回教，故有此稱。按狍字从犬，字書不載。蓋我國在昔，

賤視外族，不與人類等，猶蠻荆羌狄之類。

廖氏傳

李良年

字武曾，浙江秀水人，諸生，薦試鴻博，不遇。詩文與朱竹垞齊名，人稱朱李，又擅尺牘，與熊圖齊名，著有秋錦山

房集。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

鞦韆千

蹴低

鞠菊

高繩

古恆切

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

顧見紙鳶絲起，

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卽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

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

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鄰比避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

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辟去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

亡無同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辟去之所爲，長辟上而悔焉；所爲浮沈者，壻非此不活

也。今壻死，寧復爲辱人賤行辟去哉！』遂著比邱尼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皋亭山，

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

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顧舍上此不爲，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辱身賤行，有爲而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吾於廖氏見之矣。

【註釋】

【開封】清府，今爲開封縣。

【鞦韆】

繩戲也。植木爲架，懸繩於橫木，下繫以板，手握繩立板上，令軀向空而動。古今

【藝術】云，鞦韆本山戎之戲，齊桓北伐，此戲始傳中國。

【蹴鞠】古戲具，以韋爲之，實以柔物而蹴之，猶今之足球。

【纏】大索

也。高纏，謂張繩凌空而行其上也，如今走繩索之戲。

【烏程】清縣，今浙江吳興縣。

【織成】元稹估客樂，炎洲布火浣，蜀地錦

織成。庚信聽搗衣詩，小鬟宜粟壤，圓腰週織成。則織成當爲帶帕之類，而天然不假裁縫者。

【比丘尼】女僧也。釋典稱比丘尼

【皋亭山】在浙江杭縣東北。

【躍冶】謂好自炫也。莊子大宗師，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大冶必以爲不祥

之金。』

陳節婦傳

熊伯龍

字次侯，號鍾陵，湖北漢陽人。順治六年進士及第，官至學士，著有熊學士文集。

節婦秦氏束姑，福之長樂

洛人。

秦翁故大俠，一見里中陳生一文，心異之，遂

以節婦屈身爲側室。嫡石持之嚴，衣食操作，與羣婢埒，劣節婦無後言。有子二：長

澣，生七歲；次驪，留

生七閱月。陳試蹶失志，病革，急同

欵切於宜

枕，憫默向節婦。節婦嚙

臬斷中指，誓必死；石見之，猶盛氣詰指血狀，詭辭乃免。陳易簣，責呼節婦，明示立

孤大義，節婦毅然任其事。自此奉姑如母，奉嫡如姑，有加於夫在時；嫡顧益憐愛

之。姑與嫡之喪，取辦十指，舅亦至是始葬。庀切勝倚

物秩秩，莫知其貧也。石有二女，

悉索皮

龜

囊，節婦傾倒，如棄涕唾；及以藏書，請則曰：『吾夫心血縷縷，學按上

在焉，

不忍割也。』無已，則斥繪增帛以厭堅通之。澣驪卒用是涉獵等身，稱博物君子焉。

一日受侮鄰媪，煥

拊撫

心而慟，澣自塾歸，長跪問故，節婦終不言。澣自念羸

雷者孤童，欲何所爲，亦不復去問。母子窮然立杵白間，涕泣不能相視。澣每道去此尤悲也。祭田數畝，狂暴來侵，節婦引義厲責，愧悔棄去。其剛強持門戶又如此。澣鬻娶婦皆有子，朝夕受教，絕口不及生產；自謂嚙咬指時，不復料有今日。然其地時罹兵燹，為上轉徙不常，無足博節婦一日歡者。甫六十而歿。嗚呼！節婦以未亡人大有造於陳，三十有三年，如操舟遇風，舟中人芥而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可傷也已！

史官曰：「妻之於夫，有臣道焉；妾臣也，微也。方陳生以二孤遺節婦，譬諸君薨。世子幼，陪臣執國政，亦孰有與之者哉！使江沱之嫡，不悔於終，二女勃猷其間，節婦爲妾爲母之道，亦或有幾微憾矣。乃履順散財，中外底指豫，卒能有所成立，古之植腹委裘而不亂者，何以加之哉！太史公論妃配匹之際，以爲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若節婦，所謂盡性以至於命者非耶！」

文律謹嚴，序議俱佳，中間覺然立杵白間一節，寫出孤兒寡婦之難，予讀之，淚

涿涿下。

【註釋】【長樂】縣名，屬福建省。【側室】妾也。【埽】等也。【病革】病危也。【易簀】簀，席也。【禮橙弓】曾子病

疾，樂正子春坐於下牀，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筮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華而晡，大

夫之筮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筮。」按後人以臨死爲易筮，本此。【取辦十指】謂以女紅所得，辦其

喪也。【庀】治也。【秩秩】有次序貌。【悉索】盡出所藏也。【度】闇也。【禮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闇。【註】「闇，以板爲之，度

食物也。」唯文中用此，不專指食物。【斥】賣也。【厭】足也。【涉獵】《前漢書賈山傳》：「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註】言若涉水

獵獸，不專精也。【等身】《宋史賈黃中傳》：「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玘每且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博物

君子】《左傳昭元年》：「管侯開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羸】瘠也，疲弱也。【踴然】無所依之狀也。【兵燹】燹，野火

也。兵亂時常縱火。【懼】憂哀也。《公羊傳定八年》：「懼然後得免。」【陪臣】陪，重也。諸侯之臣，對天子稱陪臣，言臣之臣也。【江

沱】《詩召南》：「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猷也歌。」《小序》：「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無怨，嫡亦自侮也。」

【勃谿】反戾也。《莊子外物》：「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註》：「勃，爭也。谿，空也。」【底豫】底，通底，致也。豫，悅樂也。【植腹委裘而

不亂】《漢書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雖立赤子遺腹於君位，坐朝無人，而但置一天子之裘，亦不至於亂也。

【太史公論妃匹之際三句】《史記外戚世家》：「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

卑下乎！既驪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弘廓而大之也。【盡性以至於命】孟子所謂順受其

正者也。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閒，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夏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

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

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移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掎鞏上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陴不稍怠間，陴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竹衛切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衣旃切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讀作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

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
天一爲聲去齋聲，辨疏，詣闕上聲上之，復作續。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
兵興以來，先後治聲平，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
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
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駟，與僉事公
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奎肝活其姑，
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聲去奇尙氣類如此。天一
本名景，別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叔子亦有是傳，謹嚴較遜，而雄直則過之。

【註釋】【歙縣】屬安徽省。

【金聲】字正希，明休寧人，崇禎間官御史，乞歸。起山東僉事，再疏力辭。唐王立，超擢聲左僉都御

史，聲堅不起。南都亡，聲糾集士民，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與溫璜相犄角。唐王授聲右都御史，僉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軍。及清軍破績

溪被執，死之。【張獻忠】延安衛樹樹人，與李自成並爲明末流寇。【武昌】今湖北武昌縣，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武昌。

【左良玉】見侯方域與阮光祿書。【麾下】猶言部下。史記李廣傳：「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狼兵】明時

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土司之兵也。其兵在海內爲尤悍，法以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以首級爲上功。弘治以後，隸於有司，遇警

調用。以其性貪淫擄掠，故於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見續通考。【慶戰】苦戰多殺曰慶。【祁門】縣名，屬安徽省。【賊】

凡殺敵而獻其左耳曰賊。【順治】清世祖年號。【徽人猶爲明拒守】清兵破南京，明徽州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

溫璜，乃盡釋其印，召士民慰諭之，與金聲等相持犄角。【唐藩】唐王聿鍵，明太祖八世孫，唐端王碩曠之孫，世子器城之子。順治二

年六月，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擁立於福州，改元隆武。【續谿】舊爲縣，今仍之，屬安徽。【孔道】通道也。【犄角】駐兵以制

敵也。牽其後曰犄，絀其前曰角。【叢山關】在績溪縣北。【陣】城上女牆也。【逆】迎也。【綴】猶止也。【新嶺】關名，在

績溪縣西北。明故御史黃樹降於清，導清軍襲破之。【江寧】清府，今爲縣，屬江蘇省。【總督者欲不問】總督謂洪承疇。承疇

欲降一天，天一朗誦明思宗，諡祭承疇文以悼之，遂遇害。【通濟門】在光華門西，秦淮水即由此入城。【高皇帝】明太祖也。

【鳳陽】舊爲府，今爲縣，屬安徽省。【馬士英】明貴陽人，萬曆進士。崇禎時，累官右僉都御史，坐事廢，後遷爲兵部侍郎，北京陷，士

英等立福王於南京，升東閣大學士，進太保。與阮大鍼相結，專權昏愎，日事報復，名器壅滯。清兵破南京，被殺。【勝國】見姜夔英寄

零草序。【新安】見侯方域馬伶傳。【汪偉】字叔度，明休寧人。崇禎元年進士，除慈谿知縣，政績大著，十一年，擢檢討，充東宮講

官。李自成陷京師，與樞室耿自經死。【凌駟】字龍翰，歙人，初名雲翔。崇禎間進士。襄助大學士李建泰勦李闖，事敗，幾死，僧觀晉救

之，載之至山東。闖開京師破，一人倡義，復地數千里，巡按河南及清師至，被執，死之。【淮安】明府，今爲縣，屬江蘇省。【氣類】見

應搗謙無悶先生傳。

吳順恪六奇別傳

吳六奇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卒，贈少保，兼太子太師，諡順恪。餘詳文中。別傳之作，多因其人

已有傳，別舉一二事以補其佚也。

王士正

本名士禛，避世宗諱，改今名，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諡文簡。以詩鳴

海內，稱爲一代正宗。著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等數十種。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

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

引入發醕，醕坐而對飲。查已醕著，酌而丐殊無酒容。衣去以絮衣，不謝徑去。

明年，復去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西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

家矣。」曰：「曾居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

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去

好學去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

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以擣擣捕捕故，遂爲窶讀如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去帥上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

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去叩問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簞簞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去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復以三千

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於難。去

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艦載至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
查名士，吳奇士，先生佳文，可稱三絕。

【註釋】

【海寧】清州，屬杭州府，今改縣，屬浙江省。

【孝廉】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後世因稱舉人爲孝廉。

【查伊璜】名繼佐，浙江海寧人，明崇禎癸未舉人。

【崇禎】明懷宗年號。

【廡】堂下周屋，亦謂之廊。

【醕】酒未漚也。

【酌】醉也。

【西湖】在浙江杭縣西。

【放鶴亭】在西湖孤山北，明嘉靖中，錢唐令王鉞建。

【肘】臂節也。

【潮陽】縣名，今屬廣東省。

屬廣東省。

【觀察】官名，唐置觀察使，俗以爲道員之稱。

【擗蒲】古博具，猶後世之擲色。今通稱賭博曰擗蒲。

【篋】貧也。

【王師入學】

時明桂王由榔，稱帝於廣東，清貝勒博洛遣副總兵李成棟攻之。

【遊筭】舊制，官文書上行下者曰劄，又用於不相統屬者曰劄。遊劄者，空白之劄，可以任意自填也。

提督。【牙將】帳前護衛之將。

【梅嶺】即大庾嶺，唐張九齡鑿新路後，上多植梅，因名梅嶺。一云漢初梅銷曾將兵至此，故名。

提督。【蘭】盛彥矢之具，形如木槌。

【惠州】清府，今爲惠陽縣，屬廣東省。

【戟門】立戟於門，謂顯貴之家也。唐制，官階勳俱三品，始

聽立執。【蒲伏】與匍匐同。【泥首】頓首至地也。【張溫文】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質明】天明時也。【嘗計】商

子「嘗粟而稅」嘗，限也。量也。計，計算也。【吳興私史之獄】浙江湖州府三國時爲吳興郡，今改吳興縣。縣東七十里曰南潞鎮，

明相國朱文獻公國禎家在此焉。國禎嘗著明史稿藏於家。國變後，朱氏中落，質其稿於里之富室莊廷鑑。廷鑑嘗，齊欲著書，乃招致賓客，

爲補崇禎一朝事。語多指斥滿清。會卒，其父胤城刑行之。歸安知縣吳之榮，以賊敗，索賄不遂，首告之。廷鑑戮屍，并殺其弟廷鉞。書中有

名之士，及官吏失察，與刊板收藏者，凡七十餘人，皆坐死，妻子俱論戍。伊璜亦列名參訂，以先自首，又賴吳爲之斡旋，故免於難。【英

石】石之似玉者。

劉孔和傳

王士正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啓中，以忤誤

璫罷。崇禎元年，以少去聲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去聲數勗爲上分別

必白黑甚力，闖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

孔和少侗揚儻湯上，好去聲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

奇恣。

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太宗兵自喜峰口牆子嶺諸路南下，

辟去兩薄

傳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

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互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徇於衆，殺之，傳檄亦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兵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

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強，令辟平客說稅之，使以兵

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既貴爲藩鎮，好爲詩，往往詬切耶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

下，今敵騎聲去日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國事？況不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恚，切胡桂推案起，一座震懾，譚不知所爲。孔和不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將聲去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

孔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聲入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聲去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寺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識讀如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孔和固豪傑之士，寫次飛動異常。

【註釋】【長山】縣名，屬山東省。【青岳先生】名鴻訓，字默承。天啓六年，起少詹事；忤魏忠賢，斥爲民。崇禎時，拜禮部尙書。

兼東閣大學士。【璫】秦漢中常侍，用士人，冠皆銀瑠左貂，後金璫右貂，用奄人爲之，故稱宦官爲璫。【少詹事】官名，掌東宮內

外庶務。【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崇禎初，與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五人，同拜大學士。【閹黨忌之】時忠

賢雖敗，其黨猶盛。鴻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阮大鍼等。而御史袁弘勛等，本由維垣輩造，因而各謀，攻去鴻訓。【惠安伯張慶

臻事起】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張中書賄改之，故下

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鑿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

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尙書畢自駿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言主

使者鴻訓也。帝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媒孽】言釀成其罪也。

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蘖之孽。（見漢書顏師古注）【雁門】謂代州，今山西代縣。【陳亮】字同甫，宋永康人。幼穎異，爲文雄偉，

有奇志，恆以天下自任。著有龍川文集。【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宋歷城人，與朱熹相善。著有稼軒集。【豫】今河南省。【秦

今陝西省。【太宗】名皇太極，清太祖第八子。【喜峰口】在河北省灤河截長城流處東岸，爲北通蒙古喀喇沁部之關口。

【牆子嶺】關名，在河北密雲縣東北。【畿輔】近國都所在地，曰畿輔。畿，謂京畿。輔，如漢三輔之類，接近京畿者。【權將軍】

權，攝代也。【距躍】距，兩物相隔之地位，此言躍之高也。【椎牛】（說文）椎，擊也。【長白山】在山東章邱縣東，乃另一長白

山也。【青州】舊爲府，今山東益都縣等地。【衡王】按明史憲宗第七子祐揮封衡王，就藩青州。嘉靖十七年，傳子厚燿，隆慶六

年，厚燿薨，傳子載奎，萬曆七年，載奎薨，無子，傳弟載封，十四年，薨，傳子朗鑣，二十年，薨，傳子常流。文中衡王，當指常流也。【曹州】舊

爲府，今山東菏泽縣等地。【劉澤清】封東平伯，時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拉殺之】拉，說文，

搯也。廣雅，折也。（史記齊世家）襄公使彭生拉殺魯桓公。【金陵命下】謂明福王之命。時福王立於金陵，改元弘光。【并無殺

者黃江夏】（後漢彌衡傳）衡字正平，有才辯，而氣尚剛傲。曹操欲見之，衡不肯往，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遂與劉

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恚，遂令殺之。【豈有食之嚴鄭公】唐嚴武，字季鷹，封鄭國公。方節度劍南東西川時，杜甫往依之。蓋以杜甫自況，言豈有食之如鄭公也。

閻典史傳

邵長蘅

字子湘，號青門，江蘇武進人。九歲能屬文，十歲補學官弟子員。江南秦錙秦起，驅去諸生，以山人終。工詩，尤長於文，與侯朝宗、魏叔子有鼎足之稱。著有青門儷稿。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視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壓張幟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博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通慄軟怖布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韉居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抗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擊發一矢，輒殪於計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舉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微叫

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毒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吃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

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辟平君臣出走，弘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辟去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辟平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辟去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

初，雍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同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米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餉同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己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隙樓

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民粟、麥、豆、萬石，他酒、醢，沽鹽、鐵、芻、藁稱去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礮機弩乘高下，去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繩切古恒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囊束爲人，人竿一燈，立陣。皮院讀作倪閒，扎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直類切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避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柔上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去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去我語去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

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非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貴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吝傷者手爲裹創，新死者厚棺殮，虛活醢吸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訕煦訕，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去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洛爲之死。

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稅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去謳。

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箛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胄皆鎭，寶鐵刀斧及之，聲鏗，切口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陣，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舉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舉上再啟奪同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鏗不免，躡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據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切形定脛折踣如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

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編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

上不仆。赴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

則義士。夫雙犬吠堯，鄰女詈利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同聞人嘖嘖，談

闔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希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灼

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

哉！

忠肝義膽，流溢行間，如摹韓文書張中丞傳後而爲之，正復不讓前人。

【註釋】【紹興】舊爲府，今爲縣，隸浙江省。【錦衣校尉】專掌鞞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隸錦衣衛。【北

直隸之通州】即今河北通縣。舊曰北通州，別乎江蘇之通州而言。【掾史】古佐貳官之通稱。【京倉大使】掌督京倉糧

儲。【江陰縣】屬江蘇。【典史】明制，縣知縣一人，縣丞一人，主簿二人，其屬典史一人，典文移出納，如無縣丞或無主簿，則分領

丞簿職。【江盜百艘】崇禎十七年，海賊顧三麻入黃田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賊退。【攝篆】印章多作篆文，故謂印曰篆。

攝篆，代行印務也。【選懷】弱也。【韃】馬上盛弓矢器。【殪】死也。【巡撫】明初命京師巡撫地方，有軍事則命總督軍務；

因事而設，事已旋罷。其後各省俱有之，布按二司之權乃輕。【以欽依都司掌徵巡縣尉】言欽命依巡撫議，加都司銜，仍留

原任也。【英德縣】明縣，今仍之，屬廣東。

【陳明選】明史作陳明選。

【砂山】在江陰縣東四十五里，相傳初本平地，晉宋

間江水泛漲，湧沙石成山。

【豫王】名多鐸，清太宗弟，世祖叔父也。

【弘光帝】名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甲申五月，即位

於南京。明年五月，明總兵田雄劫帝以降清。

【貝勒】清封爵名。案時有貝勒勒克德澤，爲平南大將軍，略定長江一帶，當即是。

【京口】今江蘇丹徒縣治。以京峴山得名。

【薙髮令】清順治二年六月，下薙髮令。略曰：『方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自布告之後，限旬日，盡令薙髮，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云云。』

【許用德】明史作許用。

【堞樓】堞，城上女牆

也。堞樓，猶言城樓。

【上舍】清世稱監生爲上舍。國子監，官署名，即國學。

【程璧】徽人，盡散家貨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淞，總兵官

吳志葵志葵至，趨遂不返。

【糜集】梁也。謂羣集也。

【擗】瓶之大腹小口者。

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爲明中葉以後所用之火器。（見明史兵志）

【礮礮】礮以機發石之礮。

【鐵箍】箍，大索也。鐵箍

猶言鐵鏈也。

【牌院】女牆也。案字書無牌院，字宜从土，埤埭，或作牌院。

【市城】市，周也。

【繩】以繩懸物使下墜也。

【蹂

踐踏也。

【劉良佐】明總兵。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下江南，弘光帝被執，良佐降。

【弘光四鎮】弘光時，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

轄淮海，駐淮北；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

【昨土分茅】建置社稷曰昨，又報也。（左傳

隱八年）昨之土而命之氏。（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授之，謂之授茅。此言受封地也。

【保障】謂保護障蔽

也。

【醕醕】以酒灑地以祭也。

【嘔胸】猶虛拂也。（易林）嘔胸成熱，使我福德。

【前湖】案江陰縣東照開鄉有前湖，當在城外，非應元自沉處。

【箕踞】（漢書陳餘傳）箕踞罵詈。（顏師古註）「箕踞者，謂曲兩

脚，其形如箕。」古者坐於席，故坐則跪，行則膝前，是足向後也。若伸兩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是爲不敬。（見荷覺寮雜記）

【脛】足

整也。自膝至踵曰脛，俗曰小腿。

【奇】零數也。有奇，猶云有餘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見尚書多士篇。註：殷大夫士，心

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敬誨之。

【跖犬吠堯】跖，古大盜名。國策：貂勃曰：『跖之犬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

主。』【鄰女詈人】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誑其長者，長者詈之；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誑者曰：『汝取

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

我詈人也。』【噴噴】釋款不置也。【撫】拾取也。

奇奴傳

馮

景

字山公，號少渠，浙江錢塘人，監生。長於說經之文，爲毗陵邵子湘先生高弟。有解春詩文集。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

驛去

外，有人衣驛去短後，無冠，蹠伏道旁，大呼『萬歲。』

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

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爲人奴良苦，然猶愈

於死。今烏喇隸特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卯而棄諸野。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卽揚大名耳；若卽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去聲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卽魂魄不愧！」創音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

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去聲眞奇奴也已！」

借一奴以罵當世士大夫，奴誠奇矣，文亦磊落有奇氣。

【註釋】【甲子】時康熙二十三年。

【皇帝】卽清聖祖，名玄疇，爲世祖第三子。

【塞外】謂古北口，今察哈爾及熱河等省

地方。聖祖於二十三年五月，至古北口避暑，八月，還京師。

【短後】（張協七命）「與臺笑短後之服。」謂衣之後幅較短，便於作勞

事也。【若】汝也。【比部】刑部也。【而所】而，汝也。【杖】清刑法，罪人用大荆杖打，自六十至一百爲五等。【流】五

刑之一。清律衙突儀仗，妄行奏訴，發近邊充軍，卽流刑也。【伍伯】亦作五百，行刑之人。（後漢書）黃祖大會賓客，關衡言不遜順，祖

大怒，令伍伯將出，欲加錮。【烏喇特】爲流人安置之地，在今綏遠省北境。

【裸】赤體也。【臺省】見王弘撰與趙

繼退大參書。【創】傷也。【虛己納諫等語】是回護皇帝處，行文不得不爾。

梁烈婦傳

王猷定

字子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拔貢生。工詩古文，倜儻自豪。晚寓浙中西湖僧舍。著有四照堂文集。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

章

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

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

賊逼境，咸皇懼。公按行城堡，修守禦，拓戍邏，

羅去

凡渠客藺，石砲弩之屬，無不

具。數

期

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

當是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

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軍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

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賊存亡！』烈婦曰：『諾！』
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

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旣夕，
胄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儻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
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
其樓，且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
呼守陣^皮者發礮石，頗擊傷城外賊，賊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資軍食。垂五
日，賊攻益急，仰射^{聲入}中人，中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馬蹀蹀^膝繞城
走。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孕
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無苟活！』遂衣平時白衣，繫環於梁，將自縊，呼
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耶？賊至，等死；
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憤

慨赴義如此。一子變，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燄中，老婦急掖之曰：『主人唯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八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祭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歎歔流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蠹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恆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當是時一段，綜核時事，史筆森嚴，餘亦寫得曲盡，無一長語。

【註釋】【清苑】縣名，屬河北省。

【梁以樟】字鶴民，保定清苑人。少才俊，舉崇禎己卯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太康令，調

商邱令。壬午春三月，李自成陷商邱，創仆亂尸中，以救得甦。國變後，結連草澤豪杰，圖復讐，已而知勢不可爲，時年才三十七。買田數十畝，躬耕自給，築忍冬軒，處其中，以宋遺民鄭所南謝單羽自比。

【庚辰】明懷宗崇禎十三年。

【太康商邱】均縣名，屬河南省。

【賊犯開封】時李自成攻開封，至崇禎十五年陷之。【渠答蘭石】渠答，鐵蒺藜也。蘭石，城上雷石也。（漢書嚴繡傳）爲之高城深壑，具蘭石，布渠答。【壬午】崇禎十五年。【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時歲饑，因起爲盜。衆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李自成稱闖將。迎祥死，衆推自成爲主。【袁賊】名時中，衆衆二十萬，號小袁督。【羅賊】名汝才，初與張獻忠同降洪承疇，後復叛去，從李自成。【胄】戰時所戴以禦兵刃者。【中議公主】主，木主也。駱氏父應澤，明鄆陽巡撫。【蹀蹀】小步貌。【嬰城】嬰，繞也。（後漢卓茂傳）嬰城者相望。【睢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雙廟】巡遠合祀，故號雙廟。【張許】張巡許遠，二人同守睢陽，城陷死之。事詳辨睢陽妾報復之誣文。

董嫗傳

汪懋麟

字季角，號蛟門，江蘇揚州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有百尺梧桐閣文集。

董氏，江都以死節著聞。韓文適先生家嫗也。嫗給事韓久，有恩。當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泣拜嫗。嫗泣受，裹諸懷，卽夜遯。當是時，萬馬屠城，城中火起，照鋒刃如雪；天大雨，淙淙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匍匐，蛇行刀頭馬脚之下，伏死人中，祝兒曰：『天不絕韓氏，勿唬！』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竄出，匿江灘，拾麥穗。

啖淡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以有成，卽余友醉白名魏者也。

醉白嘗爲余言：『當吾父母與兄死義時，魏之不死，一髮耳。微魏，有今日乎？顧魏老矣，吾母事之，未寒儲衣，未饑儲食，疾病藥之，不幸且死，葬以禮。』自余交醉白二十年，酒閒恍可即切慨涕淚，蓋熟聞其說者。未幾上聲，魏歿，一如其言。

醉白初爲孤童，其故人者，復去聲以事破家，卽自爲計。嘗讀書僧寺，不能朝夕

。嫗居郭外邨舍，思醉白，並哀其主夫婦之死也，日夜哭不止。其子患苦之。家畜一牛，嫗曰：『爾無苦，吾爲去聲爾牧。』卽牽之埜古野字，伏田塍厝下，仰天大哭，人莫

能勸止也。自是以爲常。後醉白有事四方，得錢歸，卽往省嫗，置酒肉。嫗喜，持醉白，撫弄如嬰兒，辭去，復大哭。醉白憂嫗病且老也，豫爲制棺及衣，嫗喜，卽衣去聲。其衣

壞，復制之，凡三易。醉白嘗往其姊家，嫗適俱，天向曉，款門數四，醉白臥未起。姊恚切胡桂曰：『自弟之來，客數朔過，雖應門無及也。』嫗遽起，撫背曰：『無多言，必若

弟之賢，而客始來之早也；而不然者，則迫迫於佗他同人之門矣。』嫗逆知醉白如此，及醉白將昏，婦同治居室，謀迎嫗，會病甚，疾呼其子與過新婦家，熟視婦，泣曰：『嫗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學去矣！善事爾夫。爾夫昔抱持從萬死中活有今日，其爲人賢且才，雖貧勿憂，後必大，毋效世俗兒女子易學去爾夫也。』婦敬謝之。嫗歸卽歿，得年八十三。醉白涕泣請爲傳，學去十數返不倦。余耳嫗熟，敬嫗，聞其死，哀之，爲立傳。

論曰：『天下辜恩背主之徒，獨婦人云爾哉！嘗觀託孤寄命之臣，反顏若草芥棄者，皆是也；而又何以責婦人耶！董嫗非能讀書，知大節，明於恩讎之義者，乃犯白刃不顧，終始韓氏之託，至於死，且眷眷。比諸嬰白，何多讓焉！』

天下乃有此嫗，不難其始之保全，而難其終之哭泣，殆天性固結不可解歟，文纖悉中，鼓以大氣，是善學太史公者。

【註釋】江都今江蘇江都縣。韓文適名馱，文適其字。其先臨汾人，父賈於揚，遂家江都。馱少工制舉業，補昌弟子員。聞

部史可法督師揚州，延默至軍門，欲官之，辭去。及城陷，默易巾服，墜井中。妻蕭氏，長子彥超，相繼從之，俱死。

【乙酉】明弘光元年，清世祖順治二年，夏四月，清兵破揚州，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清兵屠淫戮掠，慘酷無人理，讀江都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可知也。

【淙淙】水聲也。【屏息】屏氣使不呼吸也。【穗】禾之擢莖吐花者。【魏之不死一髮耳】寸之千分之一曰髮。（說

文）「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文云，謂頽於死也。【勝】稻田畦也。【款門】款，叩也。【託孤寄命】（論語泰伯）曾

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嬰白】程嬰，公孫杵臼也。（史記趙世家）屠

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

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

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遂殺杵臼與孤兒，趙氏真孤得不死。

高節婦傳

方

苞

字靈羣，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坐賊名世，南山集事下獄，後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望溪集八卷。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期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

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吾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辟去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

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陋去居，爲市人縫紉。人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長，辟上始能僦以居屋。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辟去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

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辟上匱移侍盥，貫就竈下作羹食，寺親上辟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皤然

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
六，距位之死，七十有辟去九年。

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童數十，出入呼擁，節
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節姑賢婦，聚於一家，天之報施不爽哉！

【註釋】【宛平】清縣，屬順天府。今仍爲縣，移駐蘆溝橋。

【僦屋】租屋也。

【遠左】遼河之左也。方位

以左爲東，遼左卽遼東，今瀋陽東南境。

【匱】盥器。

【盥】以盤水沃洗也。

【姑習我三句】言我事姑久，姑習慣而安之，非

我，則姑意不適也。

石哈生宋石芝傳

彭端淑見書識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岡鼎。無妻子生業，自鬻育
於西安某家，供芻初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嘗寡言笑，無喜愠適色，

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俗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

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滇之石萬谿，其山二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_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將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旣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_{研計}勇轅門。軍校疑是賊諜，_驟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_丙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_去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

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谿。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平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苟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

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辟僻地，跌席坐飲酒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常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履褐易衣，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旁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杯豪飲，旁若無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爲其何人。

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我友人宋公備之。」主人

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

天下旣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

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游，爲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爲將軍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旣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爲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精於史記合傳之法，而神韻復超。

【註釋】【秦】今陝西省。

【蜀】今四川省。

【扛鼎】扛，舉也。史記項羽紀：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鬻】賣也。

【西

安】清府，今陝西長安縣。

【芻米薪水之役】芻，餵馬之料。謂供芻負米探薪汲水等事，均賤役也。

【富平】縣名，屬陝西省。

【滇】今雲南省。

【吳三桂】明高郵人，字長白，崇禎時爲總兵，鎮山海關。李自成陷燕京，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封平西王，鎮雲

南。清聖祖議撤藩，三桂叛之，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旬月間，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之地，耿精忠等響應，因稱周帝。旋病死，其

孫世璠奔雲南，爲清所滅。

【商善】載定三藩記：作尙善。時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

【貝勒】自清太祖肇基，即以國語

定爵號，其最尊者，稱曰貝勒。【班第】（按魏定三藩記）將軍並無班第其人（東華錄）載戶部侍郎班迪，至吉安察看軍情，第與迪

音雖相近，恐非一人也。【石萬谿】未詳。【期年】周年也。【張勇】陝西咸寧人。時隨右相繼失守，惟甘肅提督張勇不附三

桂，請以爲靖逆將軍。【旗兵】即八旗兵。滿洲戶口皆以兵籍編制，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及入關後，蒙古

人漢人歸附者，又分設蒙古八旗，漢軍八旗。【鼓掌】猶擊掌也，所以表示歡悅之意。【黃冠】道士之冠。【轅門】轅即車槓。

古王者巡行於外，以車爲藩，其出入之處，仰車以轅相向表門，故曰轅門。（周禮）「設軍宮轅門」後因稱衙署之外門曰轅門。【軍

校】武職偏裨之官。清時軍官，有正軍校、副軍校、協軍校。【諜】敵方偵探之人。【與將軍同里】石芝爲富平人，張勇爲咸寧

人。清時富平、咸寧均屬西安府，故曰同里。【塗炭】言民困之苦，如墜泥塗炭火之中也。（書）仲虺之語，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屏

除也。【深老吾師】老，言銳氣盡也。謂使吾師久暴於外，則銳氣盡也。【間道】（前漢高帝紀註）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

也。【振槁】（荀子）「及其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言其易若枯葉，振動之即落也。【諸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

靖南王、耿精忠、相繼謀變，是爲三藩之亂。【趺坐】如僧人盤膝而坐也。【劇談】猶暢談也。（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

【幕】帳也。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虛左】此指座中之位。禮尚書，故虛左也。（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

侯生。【褐衣】布衣也。【昂然】不卑屈貌。【病篤】疾甚曰篤。（史記）范雎傳，應侯遂病篤。【華山】見顧炎武與三

姪書。

沈雲英傳

傳狀 沈雲英傳

夏之容

字奕寰，號廳谷，江蘇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乾隆丙午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著有讀史提要錄，半舫齋偶輯。

半舫齋詩文集。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上聲攻圍道州，將軍出戰木壘，歿於軍。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去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

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挺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躪。藉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去聲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上聲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音稽計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四時不絕。

論曰：『明季二賊豎四訐，紅遂移神器。時士大夫脅息兵刃下，能不喪其丈

夫者，鮮上矣！秦良玉沈雲英之流，解簪珥耳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

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

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去之云。

此爲女中睢陽，讀之尙虎虎有生氣。

【註釋】【守備】官名，位次都司，明初本要職，中葉以後，一城一堡皆設之，其職漸卑。【道州】舊爲州，今爲縣，屬湖南省。【洞

庭】湖名，爲湖南大澤。【烏合】謂如鳥之合，易聚亦易散也。【舊梃】梃，木杖也。平民無軍械，故持木杖。【會稽】今浙江紹

興縣。【麻灘】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二賊豎】謂李自成及張獻忠，豎，賤稱。【四訐】訐，亂也。言李張之亂，及於四方，

【神器】猶言帝位也。【脅息】畏懼貌。【不喪其丈夫】謂不喪失其丈夫之氣概也。【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砮宣撫使

馬千乘。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起兵勤王，懷宗優詔褒美，後仍還蜀，官至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以壽終。明史有傳。

陽曲傅先生事略

全祖望見序跋。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

他古

他字與同

亦曰石道人，又字齋。色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淡黃精，不樂

穀食。強上之，乃復擊去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卽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

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媿。諱嬰。

切於何

提學袁公繼威，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

學曹公良直等，詣癸使三上學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牲辛

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擊去以爲裴瑜魏邵

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

期。』曹公瞿然，卽疏劾首輔宜興及洛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

先生少長學上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于是

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學入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

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擊去朱衣，

居士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學去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切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

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學上！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佔占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

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利，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

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敍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藥禪，眉乃自稱小藥禪。或出遊，眉與先

生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詢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聲上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

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余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峯，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卽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

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

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欲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

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跡，而尚非其眞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

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聲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

一字一句，如履危石，下巉巖，步步慎重而出之，纔道得道人心事，九京有知，當無劉因賢我之憾。謝山表揭遺逸之文，自以此爲第一。

【註釋】【陽曲】縣名，屬山西省。【晉中】山西爲古晉地。【黃精】見顧炎武與三姪書。【薦紳先生】薦與籍通。

（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娵娶】圓通應世也。【袁繼成】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崇禎七年春，擢山西提學僉事，未

行。中官張彝憲，有朝覲官齋冊之奏，繼成疏論之，彝憲大恚，與繼成互許奏，帝不聽，乃子身赴任。久之，巡撫吳姓薦其廉能，而巡按御史

張孫振，以請屬不應，疏誣繼成賊私事。帝怒，逮繼成，責姓回奏。姓賢繼成，斥孫振，孫振坐誦成，繼成得復官。【奄黨】宦官之黨。

【甄】匣也。唐書百官志武后垂拱二年，魚保宗上書，請置甄以受四方之書。此爲通達民隱而設。【撫軍】即巡撫。【吳姓】

字鹿友，明揚州興化人。崇禎七年，爲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官至東閣大學士，與周延儒不相能，及延儒敗，帝並敕法司議姓罪，將遣戍金

齒。未幾，福王立，啟還，復故秩。國變後，卒於家。【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十七年，京師陷，自縊死。【裴瑜】（後漢書）史弼爲

河東太守，中常侍侯覽怨之，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擾軍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之。【魏邵】萬姓統譜邵，河東

人，太守史弼受誣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賈邱賂侯覽，得減死。【兵科】明初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兵科給事中十人。萬歷九年裁五人，

十一年，復設二人。【首輔宜興】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崇禎三年，延儒入閣，爲首輔，旋削職。十四年，復爲首輔。十六年，給事中賈

良直劾延儒十八罪，帝旋命延儒自盡。【駱錦衣養性】養性，蕪魚人，掌錦衣衛事，本延儒所薦，旋背延儒，與中官結，以陷延儒。

【蔡忠襄公】名懋德，字維立，崑山人，爲山西巡撫。及李自成陷太原，懋德死之，諡忠襄。【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時左良

玉懷異謀，至九江，遣總督宣繼感入舟中，繼咸往，良玉告其謀，繼咸正辭拒之。會良玉卒，衆推其子夢庚爲帥，夢庚降清，遂執繼咸去。

【友生】朋友也。《詩小雅》「不求友生。」今用爲師長對於弟子之稱。【門人】古謂再傳弟子曰門人，後世門人與弟子無別

矣。【甲午】清世祖順治十一年。【仰視天俛畫地】憤鬱無聊狀，謂意欲恢復明室也。【黃冠】道士也。《唐書李淳風傳》

淳風父播棄官爲道，號黃冠子。【莊列】莊周著莊子，列禦寇著列子。按青主此數語，乃憤世語。【平定】清直隸州，今爲縣，屬山

西省。【張際】際，一作濟。【醇酒婦人】《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再以毀廢，乃譏病不朝，與貧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

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鬻強躍駿之骨以估畢朽之】估畢，諷節也。言生有鬻強弓，躍駿馬之骨，不能立功業，而以

文人者也。《傳青主家訓》憂抑倉皇，謫目世變，強言俯首，爲蠶魚終此天年，火藏骸騰。又恨咕嗶大塊人筋骨，鬻強躍馬，嗚呼已矣。

【碧不可滅】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同甫】姓陳，名亮，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大小篆隸】大篆周

史籀所作，小篆李斯所作，隸書秦程邈所作。【晉唐人楷法】晉人如王羲之之隸之等，唐人如褚遂良虞世南等，皆工楷書。

【松雪】姓趙，名孟頫，字子昂，工書法。宋亡，仕元。【香山】在河南洛陽縣龍門山之東。唐白居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

往來，自號香山居士。《宣和書譜》白居易書豐年洛下兩帖，筆勢翻翻，不失書家法度。【右軍】即王羲之，字逸少，善書，官至右軍將

軍。【駒王無骨】駒王，徐國之君，相傳生而無骨。【顏太師】名真卿，字清臣，唐琅琊臨沂人，官至太子太師。德宗時，嚴諭李希

烈，持節不屈，爲所殺，諡文忠。善正草書，筆力遒勁秀拔。【禁方】秘方也。《史記扁鵲傳》長桑呼扁鵲與語曰：「吾有禁方，欲傳於

公。」【中州】謂河南。【吏部郎】吏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叙勳階黜陟之政。郎，郎中也。【雷】待也。【肅

客】古人敬客之禮也。【文獻】《論語》文獻不足故也。《注》文，典籍也。獻，賢也。【蕤禪】蕤，同雖。黃疑，唐宣宗時僧。《沈送詩》

「裴休自參黃蘗禪。」命名之意本此。【篝燈】篝，籠也。以籠覆火作燈也。【歐公集古錄】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予性願

而嗜古，好之既篤，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衆多而終必散，乃撮大要，別爲錄目。」【戊午】清聖祖康熙十七年。【大科】即博

學鴻詞科也。【昇】共舉也。【益都馮公】益都，清縣，屬青州府，今屬山東省。馮公，名博，見王弘撰與趙溫退大參書。【蔚州

魏公，蔚州，清直隸州，今山西廣靈縣。魏公，名象樞，字環極，一字庶齋，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杜紫峰】名越，字君異，定興之

東江村人，有紫峯集十四卷。【中書舍人】清中書舍人，有滿漢之別，掌書寫誥敕制詔等事。【午門】京師舊紫禁城正門，三

闕，上覆重樓九間，門前左設嘉量，右設日圭，左右各一闕，西向者曰左掖，東向者曰右掖；翼以兩觀，傑閣四翼，與中相輔，俗稱五鳳樓，前

接皇城之端門。【劉因】字夢吉，容城人，留心性命之學，隱居不仕。元至元間，徵授右贊善大夫，母病，辭歸，再徵不起。（傅青主家訓）

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自幾時瞑也。【高齊】即南北朝時之北齊，姓高氏，故曰高齊。【顧亭林】見書牘類。【卓爾堪】

字子任，江南江都人。【翟義】字文仲，漢汝南上蔡人，王莽稱假皇帝，義時爲東郡太守，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後爲莽所敗而死。

【不以靜修自屈】劉因撰靜修集三十卷。句蓋言青主不肯爲劉因之因徵召而出仕也。

啞孝子傳

劉大紳 號寄庵，雲南寧州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山東知縣，著有濟庵文集。

孝子無姓名，人以其啞而孝也，謂之啞孝子；亦不悉爲何里人，昆明人以其

爲孝子也，謂之昆明人。

孝子生而啞，不能言，與人處，以手指畫，若告語者，人或解或不解也。性至孝，有母年已老，饑寒皆心先喻之，不待母言也。家無食，乞人餘以養，有所得，必持歸陳母前，俟母食，然後食，母未食，不先食也。母偶恚切胡桂怒，則嬉戲拜舞母前，母歡娛如初，然後已。母無他子，只一啞孝子，見孝子啞，始亦悲傷，繼而且安之；久之，且以爲勝不啞子也。有食瓜者，見孝子立於側，與以餘，持之去；食瓜者固素聞孝子之食必先母也，躡切晚輻其後，驗之信然，乃大駭服。

已而母死，鄉人方議釀劇錢斂，孝子蹶然起，牽鄉人衣至一井邊，數數指水中，衆訝之，姑引繩索下視，則得錢累累，凡母之衾欵若棺與凡埋葬之費皆具，不知錢所自來也。或曰：『孝子日乞歸，必投一錢於中，積之久矣。』或曰：『非也！天下學法是，賜孝子也。』

既葬母，卽遠遊不歸。或曰：『孝子且仙矣！』嗚呼！孝子而不仙，不孝子而願

仙乎！孝子之仙無疑矣。然吾謂非獨孝子仙也，卽其母亦非常人。夫父母於子，期之才智聰明功名富貴，常也；才智聰明功名富貴矣，然往往任其辱身賤行，貽父母羞而亦安之，則大非矣。母能安孝子之啞，而孝子能以啞而孝見於世，是母子，豈易得者哉！

呈貢戴子子淳，太和李子於陽，皆有啞孝子詩；詩足傳矣。紳故倣陳鴻爲之傳。嗟嗟，紳固不啞者，視孝子愧多矣！孝子事在乾隆年中，戴生云：嘉慶丁丑九月三日。

敘議皆歷歷可喜，中間插三或曰尤佳。

【註釋】【昆明】縣名，屬雲南省。【心先喻之】喻，曉也。謂能先得母心也。【恚】恨怒也。【躡】追隨也。【醜】斂集衆人之資財曰醜。【累累】謂多也。【衾】喪禮斂尸之具，加於斂衣之外者。【天下是】謂天降下是錢，以賜孝子也。【呈貢】縣名，屬雲南省。【太和】縣名，今大理縣。【陳鴻】唐人，白居易作長恨歌，詠楊貴妃事，陳鴻爲之傳。

徐媛傳

傳狀 徐媛傳

沈大成

字學子，江蘇華亭人，歲貢生。著有學瀾齋詩文集。

徐媛

晚

名映玉，字若冰，蘇之崑山人。父錦川翁，始遷郡城。媛嫁孔氏，從良人

僑居浙；久之還吳，徙香溪上。年三十六，以尪汪卒。

媛幼警慧，柔嫻

切於計

靜莊，喜讀書，稱詩，巧鍼縷，佩服櫛珥，必修潔。初生時，

母夢梅花一株墮於庭，長翠上而愛梅；花開，行吟其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有甚傷於心者，家人竊怪之。父善翠去弈，媛旁觀，覆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既嫁，曰：「此非婦人事也。」遂輟不爲。其父母以無子依壻居。媛奉舅姑，處娣弟，似似遇宗黨姻戚，內外無間翠去言，不以親在夫家爲嫌也。

甲戌春，余遊武林，見媛梅花詩，偶爲更訂數字。媛見之，喜曰：「此真吾師也。」遂來問業稱弟子，蓋至於十年。余往來吳中，館其家。嘗留惠徵君松崖飲，媛入廚治具，或以爲腆，黍曰：「吾重惠先生之經學也。」它他同日戚有爲縣令者飯

學上其舍，或又以爲儉，曰：「若徒知取科名耳，安得儕惠先生哉！」嗚呼，世惟崇勢位趨財利矣！媛一女子，能審輕重若此，其識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

媛自學於余，漢書楚辭文選古樂府歌辭皆成誦，能通其義，閒問偏旁，調反切，習筆算。每見余行篋善本書，必借得挑鐙校勘，祁寒盛暑，勿恤也。然其生平多愁善怨，俯仰太息，中鬱鬱不自得，用是疾作，更三稔，滋劇。將死，泣顧父母曰：「兒命薄，死無憾，惟吾親之養不終，銜恨入地耳！」嗚呼，其可哀也矣！有一女，蚤夭。生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歿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晦。既歛，庭梅及盆盎聲去所蒔侍者，一夕萼拆盡脫，家人驚歎，以爲平時顧而傷心者，蓋預徵也。其所爲詩，有南樓吟藁若干卷，惠徵君序之。

贊曰：『昔南豐曾氏之志周夫人，以其喜書史，好聲去爲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有詩七百篇，年二十有六而卒。媛之詩，不逮周之多，而好學刻苦與周同。然周膺冠帔，披被育裔嗣，而媛賦命不辰，終以幽憂致疾死，何遇之相懸若此也！嗚呼！』

呼，豈非天哉！

此可入後漢書列女傳矣，文亦雅。

【註釋】**【崑山】**縣名，屬江蘇省。**【香溪】**香水溪，在吳縣西南，相傳西施浴處。**【嫫】**順從也。**【覆不失一】**謂能覆佈

其非局，而不失一子也。**【虞山指法】**（蘇州府志）嚴激，字天池，常熟人。善鼓琴，勘定松絃館琴譜行世。虞山在常熟城外，故常熟

亦稱虞山。**【武林】**今浙江杭州之別稱。**【惠松崖】**名棟，字定字，江蘇吳縣人，父士奇，博通六藝，著有易說春秋說等書，松崖實

淵源家學云。**【腆】**厚也。**【楚辭】**屈原宋玉等人所作，故稱楚辭。**【文選】**梁昭明太子選。**【反切】**以二字音相切而成

一音也，上一字爲雙聲，下一字爲疊韻。漢末孫炎始創反語，至東晉及北朝則改言切。**【稔】**謂穀一熟爲一年也。**【南豐曾氏】**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

張烈女傳

王太岳字基平，直隸定興人。乾隆間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雲南布政使，左遷國子監司業。著有清虛山房集。

烈女姓張氏，吳郡人，聘金玉昭，未歸也。然乃殉其夫死。先是壻家人以計來，母故匿不女聞，女微伺覺之，曰：『果然，卽我必死矣。』已而詢女童，得實，蹠技白。

母，願往歸金氏。母故嫠也。閔女少，不可遂，卻漿粒，三日弗卽於齒。母涕泣曰：「嗟乎！奈何！生女爲，乃不得有厥家！我卒不得汝彊。」則盛治具，攜女造哭焉。旣抵金，女斬衰入，望棺號慟，再絕矣。而後甦。方其擗踊呼天，不可轉息處，僕御下人旁聽，竊淚下。其屬而哭者，則皆輟哭，愕視女，相環也。母旣語，學去知壻父母新婦志必死，夫狀，舅姑旣哀之，難其死，周視焉。女心計曰：「如是，卽我終不可得死。」乃委曲務自詭諱，陽陽示無爲夫死志矣。

居有閒，學去舅姑旣大寧，會改歲，家人皆夜起治饌，飲禮先祠，長幼以次相

壽。烈女獨屏，丙居夫柩次，一女奴旁侍，謬好語遣之去，延望庭宇，風雪微作，日光

著，直業紙窗上隱隱。退取紙筆，藉地坐，屈首擊麻經，同顧影獨語，淚涔涔，滴

所坐前，輒輒且汎蠟。蟻本已就坐，小兒伏作書，與母訣，書竟，置薦下，起徙倚楹，著

閒，探首日景，影同正中，曰：「嗟乎！斯余時矣！」旋位所，取酒以灌，焚楮帛，再拜，引

纒，胡價而委之脰。豆其家人過，察之，死矣。年十有九。其知者曰：「烈女有至性，生

四歲孤，執禮已戚。稍長讀書，喜搜覽古今貞孝行事。與母居，母愛之，忘其女子。御婢妾，語不及外事；或竊語，輒屏走，不以自聞。蓋完然君子人也！嗚呼，是固然矣！微是，世猶將章之，而何待詳哉！而何待詳哉！

延望庭宇一段，如見其人，真繪影繪聲之筆。

【註釋】【吳郡】即今江蘇吳縣。【歸】婦人謂嫁曰歸。【棲】婦無夫之稱。【閔女少不可】閔，悲也。不可，不許可也。

【弗卽於齒】言棄粒不齧於齒也。【乃不得有厥家】（孟子）「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室。」不得有厥

家，蓋言玉昭死而女無所歸也。【卒不得汝疆】言終不能強抑汝，使不往也。【造哭】造，詣也。詣金家而哭之。【斬衰】衰，

同緘，喪服也。裹以生麻布，旁及下邊皆不緝，謂之斬衰。【甦】死而復蘇也。【擗踊】擗，拊心也。踊，跳躍也。哀甚則拊心跳躍而泣。

（孝經）擗踊哭泣。【呼天】（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不可轉息】言哀痛

極致，氣息不可回轉也。【屬而哭者】屬，相連也。【難其死】不願其死也。【詭諱】詭，不誠也。諱，隱也。【大寧】大安也。

【擗】擗持也。【汎螿】汎，浮貌。言輒上淚多，足浮蟻也。【薦】筓曰席，靈曰薦。【徒倚】行走不定之貌。【楹著】楹，柱也。門

屏之間曰著。（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位所】設神位之處。【引纒而委之脰】纒，環也。委，置也。脰，頸項也。謂以繩結成環，而

納之以頸也。

高木匠傳

蔣士銓

字心餘，一字君生，號藏園，又號清容，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翰林編修。著有忠雅堂詩文集。

高厚學，江西新城縣西鄉人。父起茂，業農，年四十餘卒。母何氏，遺孤二，厚學其長也。纔十五齡，弟隨母改適鄧欽。欽故縣伍伯，越七載，育子女各一。厚學既長，以傭自食，引弟歸，既而偕習匠人業。時邑有富人饒文鼎者，繼娶程某寡婦，先育於程者四子，皆貧苦無賴，數求乞於母，久之見惡於文鼎。四子銜之，偵文鼎嫁女日，陰結諸猾，突後戶，將刦其封藏。文鼎妾從樓檻擲酒甕，數十，聲震前舍，親迎者大至，闕逐之，羣盜驚逸。所刦一橫刀，一銅鏡，兩絺衣耳，經某橋，乃焚絺衣，沉刀鏡水中而散。文鼎怨毒甚，訟四子於官，賄捕蒯盡執之。獄成，程族憤焉，嗾四子婦往號臬司之門者三日，下其事於郡，太守胡某心樂之，索文鼎千金，不應，乃釋羣盜，黜令與丞尉入文鼎誣良罪，瘐死獄中。

分戍諸伍伯，鄧欽與焉。學去欽於是挾其妻，往戍山西寧武府五寨縣。

厚學故有至性，遣戍之日，諸父弗使聞知。及覺，哭無時。爲人營宮室，或操斧斤，號泣仆於地，識者憐之。厚學既苦貧，又昧於道路，惟日乞杯箒。專卜筮以自慰。又徒步詣閩邵武某山祈夢，夢挾一木板，履巉巖。識芝菌窳布地，中蟲觸一筍，長尺餘。厚學方徘徊其間，忽仰視曦輪大數畝，光彩激射眩目。啟而喜焉，尋親之計益自決。

乾隆己未，厚學年二十有八矣。學去吏或告厚學曰：「晉牒來，鄧欽已死，妻何，將遣歸里。」厚學喜躍，廢其業，待半載不至，乃鬻木匠器具，走南昌覓晉估得途經匍匐。伏歷三月入五寨，泣諮郊關，人爲指其居處。入城，哭詣節孝祠，有老婦負暄。宣簷側者，卽其母何嫗也。嫗見厚學，初疑之，旣而慟焉。於是五寨之人，羣呼爲「高孝子」云。

先是邑宰某，爲廬陵人，憫何窮苦，數周之。張君文燾者，爲邑巨室，漸知高

孝子名，乃頻興營造。厚學爲人誠樸，往來於張者一二歲，內外皆重之。厚學數請負母歸，不許；母且爲歛子納婦。厚學知母無歸志，操斧斤哭如初。文燾益相憐，乃擇婢室之，迨文燾官京師，厚學夫婦從焉，而出居新城會館，以匠自給，生三子二女。爲人營造，或有問其母者，則曰：『聞丙子之歲已殂矣！』語次，淚泫泫下。嗚呼，此之謂高孝子與！

太史氏曰：『予見高孝子，年踰五十，短髭貴豐下，操繩墨，量聲平曲直，一庸人耳。語及其親，則皇皇如有所失。嗟乎！秉彝之性，人皆有焉，匠也而能葆保同之，可嘉也已！夫一出母也，程之子則劫之，高之子則歷艱阻往尋之。嗚呼！厚學一庸人耳，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新城陳員外守詒，勇於義行者也，與孝匠同里，有挾以還鄉之意。噫！好學去是懿德，陳君勉乎哉！』

此傳甚佳，贊尤頓挫沈鬱。予嘗謂心餘先生文，在袁子才上，忠雅堂集竟不載，何也？

【註釋】

【新城縣】清縣，屬建昌府。今爲黎川縣，屬江西省。

【伍伯】見馮登奇奴傳。

【猾】黠也。諸猾，言諸狡黠之人。

【捕黠】葉捕而黠姓者。【臬司】清按察使也。掌一省刑名驛傳事務。【丞尉】佐貳官之通稱。【痕】囚之飢寒而死也。

【寧武府】清置府，今裁。【五寨縣】屬山西省。【杯】杯攻，卜具也。演繁露：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杯攻者，以兩蚌殼投空擲

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或以竹，或以木略斷削，使如蛤形爲之。（荆楚歲時記）作敬，或作校。【箠】楚人結草折竹曰箠。（風

原離騷）索瓊茅以筵箠。【卜筮】卜以龜，筮以蓍。蓍，草名。【邵武】清時邵武縣爲邵武府治，今我府爲縣，屬福建省。【盞】

高聳貌。【騾輸】日也。【南昌】今江西南昌縣。【負暄】曝背也。【廬陵】清縣，今改吉安，屬江西省。【豐下】面之下

部豐滿也。【秉彝】（詩大雅）「民之秉彝。」言人所秉執之常性也。

補履先生傳

汪 縉字大紳，號愛廬，江蘇吳縣人，諸生。有汪子文錄。

蘇州府治東，舊有學，廢爲文信國祠。祠之西數十步，有敝酒去屋半間，以居

者，補履先生也。人持敗履句往，則爲補治，得錢以自給。先生少去未嘗讀書，目不

識字，以補履所入，從人問字，識一字則餽以一錢，後遂能徧讀羣書。門內橫白板

三四尺，置同亂書，雜舊物其上；其屋壁間，亦多古書。以是從之遊者，慕其好學，皆稱之曰：「補履先生。」其讀書，略觀大意，未能深造學去也。然一言感觸，輒混勉服膺，大要以「不欺」爲本。與人言，輒引之于善，娓娓尾然若懸壺而瀉水也。里中有來就學者，不問修脯，市往往多至二三十人。然不加督責，任之而已，以故未久輒散去，散則補履如故。

先是吾友薛子家三，彭子允初，亦與之遊，時時稱道學去其爲人，獨予未與之相識；至是乃識面于吾友王繩孫家，以老而病足疽臥床，予僅識其面，未與之交語也。繩孫之延致其家也，告之其弟揚孫，揚孫則大喜，徧告之子姪；子姪則大喜，乃往延先生。先生遂移其書籍，老于王家焉。或曰：「先生時時入濂溪祠焚香肅拜。」又嘗告揚孫以熟讀近思錄。先是家三告予曰：「與之談，時及道家言。」至是家三之卒久矣，以識面于王家也，爲之傳。學去其病疽而臥也，繩孫揚孫兄弟，爲之盡力醫治；其家子姪，亦朝夕服勤。卒年七十有五，姓錢，名近仁，崑山人。

中幅數語，學行之優勝，已在不經意處揭出。士大夫有對此而顏汗者，讀此文如見其人。

【註釋】【蘇州府治】舊爲長元吳三縣，今裁府及長洲元和二縣，僅存吳縣，屬江蘇省。【舊有學】此學字，卽學宮也。

【文信國祠】文天祥，封信國公，祠在蘇城內舊學前。【僦】租也。【黽】勉也。【服膺】膺，胸也。中膺，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媿媿然】不倦貌。【修脯】脯，乾肉也。修與脩通，煨脯加薑桂曰脩。古者束脩以爲贄，故弟子酬報其師之物，概稱脩脯。

【薛家三】名起鳳，江蘇長洲人，乾隆庚辰舉人。有聞香閣遺集。【彭允初】名紹升，見序跋類。【濂溪】周敦頤，字茂叔，學者

稱濂溪先生，程顥程頤嘗從之學。祠在蘇城內。【近思錄】宋朱熹與呂祖謙同撰，凡十四卷。是書掇取周子程子張子書中之關於

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編入之。

息菴翁傳

彭

績

字其凝，一字秋士，江蘇長洲人，布衣，乾隆五十年卒，著有秋士遺集六卷。

息菴翁名志求，字文健，息菴別號也。其先江西清江縣人，後以明洪武中至蘇州，遂家焉。祖貽令先生，以善摩去書名吳中。翁童子日，以磨墨侍祖書，學作點畫，

精勁，祖奇之，授以法。爲人廉直，非禮法不行不語，親友敬厚焉。

翁嗜書，人有好書，輒借。飾小齋獨居，儿上一鑪香，一餅水，晨莫同鈔書。然翁心雄，恥不得及時有爲，秋風起，則驚撲筆起立，徘徊焉，復去鈔書，竟老於家。雍正四年卒，葬黃山。生一男三女。翁子孫貧薄，墳壞樹稀，拜掃缺，而翁鈔集之書具存。孫男績謹撰。

秋風起數語，想見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景象。

【註釋】【清江縣】今屬江西省。

【洪武】明太祖年號。

【黃山】在吳縣西南十五里。

黃貞文傳

楊鳳苞

字傳九，號秋室，文號莫濟，浙江歸安人，諸生，有秋室文錄，南疆逸史跋，采蘭移文集。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嘉定縣人。少去即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曆，晝所爲，夜必書之。縑縑袍纈纈，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

首，峻却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

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赴。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卒不往。迨嘉定被圍，偕弟淵耀暨既侯峒同曾、龔用圓、張錫眉諸人固守。及城破，兄弟並字即並詣城西竹勝菴。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扶問內事耳。今借上人一片乾干淨土死得所矣。』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

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傅，卽向學。旣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居談道講德，往往啟伯氏所未及。性狷緜介，不妄交遊。淳耀登第後，與之書曰：『傳臚閩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嘖嘖實稱羨以爲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

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厲。就義時，見兄頭墳黃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縊于右。

淳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經，旁通三史，規範先正，皆傳於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簾學吟。兄弟死時，口血噴壁間，入磚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

大節如是，數千百年之一人，公誠不愧。

【註釋】【嘉定縣】屬江蘇省。【日曆】猶日記也。【緼袍】以舊絮或碎麻著於袍中，謂粗惡之衣也。【糲食】糲，米不

精也，謂以粗米爲食也。【苟取】不當取而取曰苟取。【試禮部】明清時，由禮部試進士。【不謁選而歸】明制，京官六部

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縣，由進士選。選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選。文謂不謁吏部候選而卽歸也。【南都】謂

南京。崇禎十七年，懷宗自經於煤山，史可法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於南京，改元弘光。【暨】與也。【侯峒曾】字豫瞻，號廣成，嘉定

人。天啓五年進士。弘光時，用爲左通政，辭不就。及南都亡，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爲倡，偕里人黃淳耀張錫眉董用圖馬元

調唐全昌夏雲蛟等，誓死固守。城陷，峒曾及其子元潢元潔並沉於池。【龔用圓張錫眉】俱嘉定舉人。用圓官秀水教諭。明史

龔作道。【竹勝菴】按（蘇州府志）祝聖庵在嘉定縣城內西南隅，明崇禎二年九華山僧大見重建，當卽址。【上人】僧人之尊

稱。佛家謂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自裁】自殺也。【耿耿】不安也。詩衛風：耿耿不寐。【自經】經也。

【論語憲問】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就傅】見陳庚煥、董子樞、談序。

【傳臚】科舉時代，殿試後，宣旨唱名，謂之傳臚。

【鼎

甲】科舉時，殿試以名列一甲之三人爲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是也。

【頭幘墜地】幘，帽中之巾也。頭幘墜地，必拾而冠之者，蓋即

子路結纓之義，謂君子死而冠不免也。

【制舉業】應試之文，體制定自上，故曰制舉。業者，士以此爲業也。

【六經】謂詩書易

春秋禮樂也。樂經亡於秦，故不傳。

【三史】六朝人以史記漢書及東觀記爲三史。唐以後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後漢書當之。

【規範先正】先正，先賢也。謂以先賢爲規矩模型也。

程日新先生家傳

家傳之體，肇自宋元，至清代則仿而爲之者漸多，亦傳狀類也。

吳敏樹

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間，以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粹湖文集。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問

辟上

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辟去高

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辟去之也；僅一二事，識志於家人，代傳

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辟去讀書，而家

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辟去讀書，而家

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俸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去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去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平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

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洛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

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老，及見玄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文致閒適，似陶詩倪畫，令人賞玩不盡。

【註釋】【訓厲】教訓勉勵也。【三胡氏之奉】俸三倍於胡氏也。

【謁】告也。

【師者利之所便居】言爲師者可

擇利之厚薄，定去就也。【有辭焉藉之】藉，猶借也。言有可借託之辭也。

碑誌

王烈女墓誌銘

古代葬時，必有文以納諸壙中，爲後人考證之據，此誌銘所由起也。誌似傳，銘似詩，古無定例，或有

誌無銘，或有銘無誌，亦有誌銘俱備者。後人沿用，多誌銘俱備一體。

毛際可

見論辨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祥符人王碧少學去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上聲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

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擗開踊勇，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命妻與女伺其臥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於陽武王姓，已爲娶妻生子輅；路妻死，遺孤就哺補外氏。烈女思自撫之，爲于門宗祧搆計，王堅不與，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可經理其葬事。

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予謂此固聖人所敬羨，而不敢以概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椒去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予嘗尙論往事，使秦伯而嗣父封，伯夷

而食周粟，皆不背於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述焉。儻律以震川之論，將併議其爲賢智之過與！辟

昔予曾叔祖母章，亦以處辟上女稱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閭。余

每過墓下，必展拜歛歎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梁上之組耶？牀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疇爲辟去之稱說也。是夕數句，借怪誕爲波瀾，文家慣技，無施不可。後幅探源律意，發揮正論，震川而在，當有以關其口而奪之氣。

【註釋】【開封祥符】祥符爲清開封府治，即今河南開封縣。【小祥】喪祭名。禮開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疏：大祥，

二十五日。【擗踊】見王太岳張烈女傳。【陽武】縣名，今屬河南省。【宗祧】宗，尊祖廟也；祧，遠祖廟也。五歲一合祭之。

【歸震川】名有光，字熙甫，明隰山人，善屬文。後徙嘉定安定江上，學者稱震川先生。作貞女論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云云。【醢】酌而無醢，酌曰醢，古冠婚皆用之。禮昏義：「父親醢子而命之迎。」故重婚曰再醢。【秦伯】

周太王之長子，弟仲雍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秦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以成父意。【伯夷】孤竹

君之長子，姓墨胎，名允，字公信。及武王伐紂，與弟叔齊叩馬以諫。武王既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卒餓死。
【浚儀】今河南開封縣，漢曰浚儀縣，屬陳留郡，廢縣在今城西北。
【組】綬屬也，猶今言絲條。
【疇】誰也。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見傳狀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

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記影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患絲絕，纒又斷。上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上以藥曰：

「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

又言曰：「嗚呼！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託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

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

以戈刺牀下，數劫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上。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

之慟，強擊上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

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

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

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澄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

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鏡比避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志水塞口

鼻，強余手閉其氣，令擊平絕。余心痛，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擊同走出。

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

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擊去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

挺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平離以照四方之缺。

此文妙在中間兩段，借應式之言，敘烈女之事，作者不自著一字，血淚邪？文字邪？求仁得仁，甲申以後諸公，能無一齊愧煞！

【註釋】【火葬】以火焚屍也。【卞忠貞祠】在揚州南門內。卞壘嘗行廣陵相，故有祠。晉書卞壘傳。【壘字望之，元帝永嘉

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尙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壘乘馬越賊，二子眇眇隨從，俱爲賊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

【鎮江】今江蘇丹徒縣。【弘光】見邵長蘅閩典史傳。【乙酉】卽弘光元年。【南昌】江西省城，清爲南昌府，今裁府留縣。

【丙申】順治十三年。【督師史公】史可法，字道鄰，崇禎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甲申國亡，立弘光帝於南京，拜內閣大學士，

自請督師，駐節揚州。及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之出小東門，既就執，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遇害。城中死者凡八十餘萬。

【劉】以刀割頸也。【纒】以繩爲環而絡之也。【不血食】血食，享祭也。古者取血嘗以祭。不血食，謂絕祭祀也。【家世江

南】鎮江在江南，揚州在江北。【瞻】直視貌。【濺濺】水流疾激之聲。【比屋】比，連也。【漬】浸也。【倉卒】匆遽貌。

【銘】爲文字以表章其名也。

【槌】杖也。

【三光】日月星也。

【瘞】理也。

【麗重離】麗附也。《易說卦傳》「重離，日月

也。」銘詞之意，三光絕，指當時之黑暗也。一炬烈，指尸之投火也。后土爭之土欲裂，此盡餘之骨，后土爭欲得而掩之，故土有綻裂之象。

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女之氣節，附日月以爭光，而四方之不循女職者，得此照曜之，亦可彌補其缺陷也。

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見書牘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

官弟子，悲吟侘

切丑亞

際，

切丑例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間，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

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唯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

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稟，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

死。涵光輯其遺藁，僅得百篇，刻之；又囊其竈

切諄倫

窆，

以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嗚

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於世者

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

或游或處，上聲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此隱君子，亦遺民也，想見其求死不得之概。

【註釋】【永年】縣名，屬河北省。

【寇亂】指明末流寇之亂。

【學官弟子】學官，學校之官舍也。《漢書·循吏傳》：文翁爲

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

【侏傔】失志貌。

【齊晉楚豫】

齊，謂山東。晉，謂山西。楚，謂湖南

湖北。豫，謂河南。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鳧盟，亦永年人。少有詩名，與殷岳、張蓋、稱、謙、南三才子。

【雞澤】縣名，屬河北省。

【殷

岳】字宗山，雞澤舉人。

【累百過】謂屢寫之至百次也。

【窳窳】《左傳·襄十三年》：「楚子告大夫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

《註》：「窳，厚也。夢，夜也。言穴中厚暗如長夜也。」一曰：長埋謂之窳，長夜謂之夢。

【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室，壙穴也。

《詩·唐風》：「百歲之後，歸於其室。」言彼豈誠爲狂者耶，是爲處士之室耶！

陳馭虛墓誌銘

方

苞

見傳狀

君諱典，字馭，御

虛，京師人。

性豪宕，通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

仕宦。

洛

少好去聲方術，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死。

碑誌

張處士墓誌銘

陳馭虛墓誌銘

八五

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予遊京師，僕某遘搆疫。君命市冰，以大罌嬰貯守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予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聲平，闔田食腥羶尸連，家無溷胡固，區區汗溲薛，彌溝衢，而城河久涇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聲去人膈隔臆億，困憊先奏，忿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薛，非此不足以殺隨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

予嘗造聲去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聲去，麀均至，使者稽啓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媠媠語相警子警放，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予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予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聲去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

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亦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

君之杜門不出也，予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辭去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予復至京師，君柩果殯，^四遺命必得予文以葬，予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子某。銘曰：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明醫理，敦醫品，此文不負此醫。

【註釋】【豪宕】逞其意氣，無檢制也。【爲富貴容】言一切容止舉動，若富貴者也。【避】遺也。【罌】大腹小口之瓶。

【駢闐】駢，並也。闐，滿也。言人畜衆也。【腥羶】魚臭曰腥，羊臭曰羶。【溷溷】溷，廁也。溷，同低，亦廁也。（腥莊庚桑楚）觀室者

周于變腐，又適其假焉。【溼】汙也。【湮】塞也。【憤盈】憤鬱充滿也。【淫雨】久雨也。【膈臆】膈，膈也，在胸部之下，腹

部之上。應當陶之處。

【困憊】氣臭熏鼻不通之謂。莊子天地。五臭熏鼻，困憊中顛。

【滲】下澆也。

【殺其惡】殺，減削也。言

減其惡殺也。

【古者藏冰三句】左傳昭公四年。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而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麋至】羣至也。

【稽首】下拜首至地也。

【媿語】媿侮之語也。

【訾謗】詆毀也。

【大理】掌刑法之官。秦漢改爲廷尉，北齊復爲大理卿，歷代因之。

【維婁】聚馬曰

維。聚牛曰婁。牛馬雜婁。見左傳。

【太醫院】掌宮廷醫藥。

【肆】理棺坎下也。

【淮南】今江蘇淮安縣等地。

【義從古

迹屣世】言行義從古，而行事習世也。【隱於方尚其志】言隱於方術，而高尚其志也。

先生瞿駿誌銘

駿，字雲堦，江南常熟人，終身不仕不娶。

胡天游

見論辨

予既哭瞿先生，久之不能忘。嘗他出，過所居晉陽浮圖，往往返其轍。明年，聞

已葬江南，思有所爲

聲去

之銘者。先生晚交，最善

聲去

予與陳黃中，其未死時，自陳生

平，屬

燭

黃中爲之敍。先生子

結

然，旅舍京師三十年，食於其文。雍正中有薦其才

行，

聲去

當爲河南令，惡

聲去

其大官貪殘，不肯爲之屬，決棄去，甘窮客死。嗚呼！有古君

子出乎今之世，人莫知異，而特怪其不仕不娶也。天台齊召南，翰林之賢者，以擬東漢處士間，信然銘曰：

知先生之和，不知其潔。螭瘕食而蚓引游，以復其穴。

樸遯如西漢文字，

【註釋】【晉陽浮圖】晉陽，即今山西太原縣。浮圖，寺塔也。

【陳黃中】字和叔，號東莊，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不遇，乃縱遊。

學益精。

【孑然】說文：人無右臂形。玉篇：孑有單義。

【食於其文】賈文爲生也。

【天台】縣名，屬浙江省。【齊召南】

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浙江天台人。雍正間副貢生。乾隆時召試鴻博，授檢討，官至禮部侍郎。學問與博，經術湛深，自天文律歷，以至

山川疆域險阻，瞭若指掌。著有冰道提綱，寶繪堂文集等書。

【螭食而蚓遊以復其穴】螭，說文：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或

曰若龍無角曰螭。蚓，即蚯蚓。墓地塗兆曰穴。言如螭之食，如蚓之遊，以復其穴也。螭食蚓遊，蓋狀其潔。

厲樊榭墓誌銘

全祖望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言語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

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孤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舍，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異聞軼事，爲人所不知。而最長於遊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卷尤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

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學上湯西崖侍郎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下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學去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學上之姑出，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

余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學谷兄弟延樊榭於館，余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學去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歎息。今年予有粵游，槐堂以書告樊

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

榭姓厲氏，諱鶚，岳字太鴻，慈谿人，今爲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後，葬於湖上之某峰。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得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是怏怏，去失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嗚呼！榭屬獨予序其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扶是爲銘。其詞曰：

沖恬如白傅兮，尙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槩兮，與握手以援琴。

似六一集中文字。

【註釋】【束髮】猶結髮也。男女未冠笄時，以結髮爲飾。韓詩外傳：「爲人父者，必懷慈誠之愛，以養育其子。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工於言語】卽能文章者。【淡巴菰】煙草名。【南宋諸家】如辛棄疾、姜白石、陸放翁、吳夢窗諸人，均善長短句。【下急】躁急也。【李穆堂】名紱，字巨來，臨川人。時官內閣學士。【計車北上】案：漢書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註）「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也。」後代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本此。【湯西崖侍郎】西崖名右曾，浙江仁和人，官至吏部侍郎。【襜褕】折疊其被也，料理行李之意。【長安】此指京師言。【詞科】乾隆元年丙辰，開博學鴻詞科。【祁門】縣名，屬安徽省。【馬嶺谷】名曰瑄，嶺谷其字也，一字秋玉，祁門人，江都候選知州。嗜學，好結客，與弟半棧，同以詩名。所著曰沙河逸老集。半棧，名曰璠，字佩兮，詩筆清削。著有南齋集。【職志】（史記）「沛公以周昌爲職志。」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三軍之耳目在旗鼓。此借用爲主持詩教意。【槐堂】在杭，字西澗。號槐堂，錢塘人，少從樊榭學。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遂拔宜陽。後世以息壤爲信約盟誓之言，本此。【錢塘】今浙江杭縣。【息壤在彼】（史記甘茂傳）「秦武王與甘茂盟於息壤，使將兵伐宜陽。五月不拔，王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遂拔宜陽。」後世以息壤爲信約盟誓之言，本此。【白傅】卽白居易，唐華州下邳人，工於詩。謂樊榭沖恬如白傅也。【不能忘情之吟】卽謂樊榭悼月上之詩，詳下。【碧湖故漿】碧湖，謂碧浪湖，在今湖州南門外。樊榭妾朱氏，字月上，湖州人。雍正乙卯，樊榭遊吳興，竹溪沈幼敏爲之作緣，以中秋之夕，迎月上於碧浪湖口，同載而歸。嗣嬰危疾，爲庸醫所誤而卒，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樊榭作詩十二首，以悼之，有雙漿來時人如玉之句。

袁隨園君墓誌銘

姚

鼐

字姬傳，號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刑部郎中。貌清癯，談笑利，以文名重天下。著有惜抱軒文

集。聲音耐。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

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聲技上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

四方。君之少，下同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

撫金公麒，洪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切始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

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聲去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

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避回，事無不舉矣。旣而去職家居，再

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

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去聲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去聲人誦焉。

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傲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流球求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試爲溧粟水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

道，聲去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附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聲去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隨事序次，將隨園一生事實，羅列無遺，而不滿之意，隱約自見，讀者可於言外悟之。

【註釋】【隨園】在江寧小倉山。本隋氏之園，故得之，始改名隨園，益修治之，依林麓高下，以爲亭池臺榭，曲折深幽，愈轉愈勝，一水一石，皆具千巖萬壑之奇。中如小樓霞，蔚藍天，香雪海，牡丹巖，鸞鶴亭等尤有名。

【金鉞】字震方，一字德山，其先登州人，後轉至遼

陽，爲遼陽人。平西隆州八達寨苗，官廣昌知縣，累遷至廣西巡撫卒。

【銅鼓】（桂海虞衡志）「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

得者，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拊之，聲似轉鼓。」按後漢馬援於交趾亦得賂越銅鼓，見援本傳。

【瑰麗】瑰，珍奇也。麗，美好也。

【乾隆戊午】清高宗三年。

【順天鄉試】順天，清府。鄉試由生員應試，其經主考取中者，曰舉人，得應會試。各省鄉試皆有界限，惟順天則他省人由貢監出身者皆可應試。

【成進士】由舉人應試，經總裁取中者，曰貢士，得應殿試。由貢士應殿試及第者，有一甲二甲三甲之分；一甲三名：一名曰狀元，二名曰榜眼，三名曰探花，賜進士及第；餘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共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

【改庶吉士】集二甲三甲之貢士，更使大臣考試，取定等級而復奏者，曰朝考。二甲以下

之朝考前列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次六部主事，其次內閣中書，又其次即用知縣。

【散館】清制，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三年期滿，舉行散館考試，謂期滿解散而考試之也。試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謂之留館。其次改用主事知縣等官有差。袁枚以未闕清字，散館改發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蕩陽，再調江寧。

【尹文端公】名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爲隨園座師，師弟之情最洽。

【足跡造東南】天台，雁宕，桂林，均有游跡，詩以紀事。

【櫺】窗製方格之外又加圓子曰櫺。

【古文四六】隨園古文，雄姿恢廓，不拘一格，徵錄序次失實，遇事夸誕，蹈小說家派數。四六運氣於典實之中，才思橫溢，游刃有餘。詩宗元白，中年以後，漸流俳滑，用貽後人口實。

【詩文集】隨園著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尙有駢體六卷，爲外集，詩集三十七卷，補遺二卷。

【琉球】見劉大櫛海船三集序。

【極山林之樂】趙翼寄隨園主人詩，有「江湖到處有逢迎，山水頻年恣探討」等句。

【獲文章之名】沈克勤呈簡齋先生詩，亦有「名比春雷動，聲聞到處同」等句。

【溧水】縣名，屬江蘇省。

【樹】枚弟，字蕪亭。

【小倉山】在江蘇江寧縣北。

【柘】合葬曰柘。子孫葬於先茆，亦爲柘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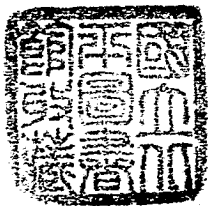
【桐城】縣名，屬安徽省。

【粵】發語辭。

【耆庸】耆，老也。庸，大也。

【沖】和也。【越中】謂浙江省。【倚江】謂緣江也。（杜甫詩）「倚江稱樹草堂前。」（王安石詩）「倚江從此望還曠。」陸
圖歷官江寧溧水等縣，均濱江，故云。【阡】墓道也。【幽宮】墓也。

清文評註讀本卷三終



書信構造法

嚴涓漁編 二角

編者曾將本書作為吳江麗則女學之教本，頗著成效。對於書信之組織，如何起首，如何收尾，以及書札上三十六種之詞語，十餘類書信之結構及稱呼，均詳載靡遺。且立言不拘一格，凡關於商、學、軍、政各界，均可按圖索驥，實為學習尺牘之範本。

詳註通用尺牘 冊四

四角五分

本書共分六大類：(一)家庭類，(二)姻戚往來，(三)師友往來，(四)普通往來，(五)團體往來，(六)便條電信等。家庭往來書札，援至敬無文之義，概以明白如話之筆出之，絕無晦澀之弊；而於賀函書札，則間用四六體裁，但語多新穎，不涉陳腐，鎔新舊於一爐，以供隨意引用。本書用典，恐初學者不明真義，以致誤用，故均詳註出處。欲具翩翩書記之才者，必當以此書為研究之資。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應用文件大全

王楚香 王文濡編
精裝一冊 八角

應用文參考書，坊間流行至夥，但普通非文理深奧，陳義過高，不易索解，即文理膚淺，語句俚俗，貽笑通人；求一適合於社會交際，居家經商各方面之應用文參考用書，尙屬寥寥。本書體例，恰合時趨，內容分八大類：
●文詞類，●函牘類，●聯語，●幛額，●帖式，●契據，●簿票，●備考。凡舊時沿習之格式，今日通行之文件，已應有盡有，手此一卷，寫作應酬文字，可以應付裕如矣。

實用公文範示

新式
標點

曹辛漢 金湛盧編 一冊 七角

新式公文，教育部提倡於前，國民政府公布於後。國府所頒布者，乃節取教育部原案而成，稍有改動；本書係兼取兩者編成，俱與現行格式相合。公文一書，爲曩日幕僚之「看家本領」，今日公務人員之「救命拳頭」，其功用不言可喻。因此，在職公務人員以及有志仕途者，不得不求一適合時代性之良好範本，以資觀摩。本書將各官署機關之公文，化成新式公文，即將舊式公文，編成分段落，加標點之公文。而人民對於黨政機關及下級機關對於上級機關之文書，書中尤特別注重。更將公文條例，未經規定之公文，詳加蒐輯，俾對於公文尙未有所認識及初入其門而尙未有所深造之人，手此一編，可以登堂入室，循序漸進。

影印

金聖嘆批改
貫華堂原本

水滸傳

江南連史紙精印

巾箱本廿四冊

布套二函

劉復收藏

定價六元

劉半農先生以珍藏之貫華堂原本水滸傳交由本局影印，他在序——本年六月十四日書於平寓的最後絕筆——裏面說：『水滸傳的本子很多：有一百二十四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回本，最通行的是金聖嘆批改的七十一回本，就文學上的價值說，最好的也是這七十一回本；其餘諸本，只是學者們考究「水滸史」有些用處，爲一般讀者及文學家的閱讀與欣賞計，有了金聖嘆的七十一回本，也就很够了。……前年冬季，聽說北平圖書館藏有金聖嘆貫華堂原刻本一部，我連忙去借看，果然是原刻。可是，這部書已經「半身不遂」，甚而至於可以說是「全身不遂」的了！因爲全書的紙張已酥了，脆了，簡直不能閱看了。……可是到了去年三月，琉璃廠松筠閣書店，居然替我找到一部完整的；廿載尋求，得於一旦，這一樂真是非同小可！……』由上面劉先生的自序看來，這部書在文學上所佔的地位，不言可喻了。至於本書卷首所附之人物圖像，相傳是明朝杜堯所畫的，今亦影印插入，並有葉德輝先生的跋語，更爲生色不少。

中華書局出版

函兩套布 册八十裝線
元八價定印紙史連

梵天廬叢錄

柴小梵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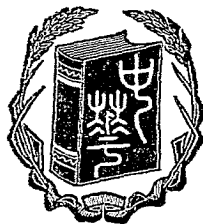
梵天廬叢錄二十七卷，爲四明柴小梵先生手輯。都五十餘萬言：舉凡明、清兩代之朝野遺聞，藝林佚事，典制考據，名物原始，搜求至富，十餘年來，晨纂夕寫，積成巨帙，頗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事。柴先生將稿交付本局影印，公諸同好。全書二千餘則，可以作史料，可以資談助，非尋常筆記所可比擬也。

中華書局出版

日九十月五年

中0934(全) 24,8

標商冊註





S357
114

中國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

第四冊

8357
454

4



清文評註讀本卷四

雜記

復庵記

此爲雜記體。山水之勝，臺榭之華，遺聞軼事之流傳，此體爲多；甚至一名一物，亦用此體。其曰雜志雜識者，名異而

實同也。

顧炎武

見書牘

舊中涓

婦

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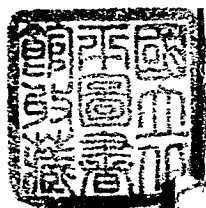
去

山爲黃冠。數年，

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游。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去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范君爲黃冠矣。

雜記 復庵記

一



3858

太華之山，懸崖之巖，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去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杭碣竭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咨玄上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遺民心事，掬之欲出，文之激昂慷慨，似從大蘇諸記中得來。

【註釋】【中涓】涓，潔除也。奄侍日中涓，謂居中而涓除爲事。【華山】在陝西華陰縣。【李自成】陝西米脂人，與張獻忠

同爲明末流寇。【關中】謂陝西長安縣等地。【雷首山】首陽山，或以爲即雷首山，山上有夷齊墓，在山西永濟縣東南。【伯

夷叔齊】伯夷見毛際可《王烈女墓誌銘》。叔齊，名智，字公達，事與兄同。【汾之一曲】分水爲山西省之大川，源出靈武縣管涔

山南流入黃河。【綿上山】一曰介山，在山西介休縣東南。晉文公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因隱於綿山而死。介子推一併介之推。【晉公子】即文公，名重耳，獻公子。初出亡在外，後返國，嗣位。【太行碣石】太行山在北平之西，碣石山在河北昌黎縣西北。【去之茫茫二句】言路遠不可去，并極望之亦不可得見也。【泫然】流涕貌。禮記檀弓：孔子泫然流涕。

過雲木冰記

（陸龜蒙四明山詩序）「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徙，謂之過雲。」木冰，謂雨者

積木即凝成冰也。

黃宗羲

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明諸生。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明亡，奉母還家。康熙間，薦舉鴻博不就；徵修明史，

固辭不起。著有經學史學性理歷算文集筆記諸書凡數十種，編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金石要例一卷，明儒學案六十

二卷。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雲芬靄於蓋，澗他典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僕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虛含寒折骨，相視褫瘳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切子計，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皇纓絡纏於蘿闕，爭琮宗俯仰，金奏石搏，雖一

葉一莖何庚切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愕愕眙眙而歎曰：「此非所謂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

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

洛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發響，肩坳鐸結人間，邨

烟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

式灼切心骨，南箕哆侈口，飛廉弭米節；土囊大隧遂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

不散。溪回壑轉，蛟螭癩蟻礎蟄直立切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嗑盞天呵

黑阿切地吼呼后切陰崖沍護穴，聚雹步岳切堆冰，故爲玄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

墮脅，藜蓬臭蔚尉，雖焦原塌澤，巫吁魃拔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

且其怪松人楓，譽預石罔草，碎碑埋甃，枯澗委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

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宵香峯慈脚切幽深，其氣皆歛而不揚，故恆寒而

無煥。郁

余乃喟

庫位切

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

他黑切

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

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危詞苦語，奇崛高深，卽出昌黎先生手，不過如是。

如讀樊宗師文。

【註釋】【壬午】明崇禎十五年。

【晦木澤望】均宗義弟，晦木名宗炎，世稱立谿先生。澤望名宗會，號緇齋，學者稱石田先生。

【四明】山名，在浙江鄞縣西南。山上有分水嶺，石竇四面玲瓏，每天地澄霽，望之如戶牖，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

【雪竇】

山名，在浙江奉化縣西北，亦四明之別阜。

【霧靄洶濁】霧，霧氣也。靄，氛也。洶，垢濁也。

【窈然】深遠也。

【嵐】山氣蒸潤也。

【褫氣】奪氣也。

【呼嗟咽續】言呼聲嗟聲忽明忽續也。

【冥霽地表】冥，晦冥也。霽，雲霧散也。地表，地外也。

【小草珠

圓長條玉潔】言草上凝露，如珠之圓。木上結冰，如玉之潔也。

【瓏鬆插於幽篁】（王建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

色輕輕。」篁，竹叢也。

【纓絡纏於蘿闕】（梁簡文帝菩提樹頌）「五百寶蓋，勝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蘿，蔓草也。闕，空隙

處也。

【琤琮俯仰】琤琮，玉聲。首所俯仰，觸之成聲也。

【愕眙】原本爲貽愕。案字書無愕字，當作愕眙。驚視貌。（班固西都賦）

雖輕迅與僵狡，猶愕眙而不能階。

【春秋書之】（春秋成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五行志之】（劉向五行傳）冰者，陰

之盛而水滯者也。陰氣脊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凍洛】（楚辭）「冰凍兮洛澤」洛澤，冰貌。

【囂塵沸響局鑄人間】

局鑄，箱篋前鎖處。言與人間隔絕也。

【陰火】（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

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矚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

言天時陰陽失調也。

【剛風疾輪】言強風之疾于輪也。

【南箕哆口】哆，張口也。箕，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今夏至節子初三刻

十四分之中星。舊說箕星主風。詩小雅「哆兮哆兮，成是南箕。」

【飛廉弭節】（風俗通）飛廉，風伯也。弭，止也。

【土囊】大穴也。

（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大隧】地闕也。（詩大雅）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註）隧，道也。

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

【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宋玉風賦）勃鬱煩冤，衝孔襲門。

【蛟】古以蛟爲龍類，能發生大水。

【蟻】舊說，若龍而黃，無角。

【螻蟻】伏藏也。

【敲嗑】嗑，合也。

【天呵地吼】吼，獸鳴

也。狀風之大。

【陰崖沍穴】崖，山邊也。沍，閉塞也。

【玄冥】水神。（禮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

【羣峯灌頂北斗墮

膏】膏，胸之兩旁有肋骨處。此言接近北斗星，望之如墮膏也。二句狀其高。

【藜蓬臭蔚】（曹植籍田說）「藜蓬臭蔚，棄之乎遠

疆。」藜蓬蔚，皆賤草也。

【焦原竭澤】旱之甚也。

【巫吁魃舞】魃，旱鬼也。（詩雲漢篇）「旱魃爲虐。」巫主祈晴禱雨，巫吁魃

舞。此言山外雖旱暵，而山中自寒涼也。

【隴靈】（廣雅）日名隴靈。

【人楓】（南方草木狀）楓木歲久，則生瘤癭，謂之楓人。（朝

野僉載）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

【舉石】（說文）毒石，出漢中。（山海

經）西山阜塗之山，有白石名舉，可毒鼠。

【罔草】糾結之叢草也。

【齒】肉腐曰齒。

【高僧懸記】或是山僧在絕壁懸崖題

名記事。

【冶鳥】（搜神記）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

【木客】（漫叟詩話）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

吟詩。十道四蕃志記。庚州上落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過忒】忒，更變也。【崎行】崎，異也。【齟齬

世度】齟齬，格不相入之謂也。世，謂人世。度，謂法度。言與世之法度相齟齬也。此文當是先生在鼎革後追記。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觝，一作抵，六國時所造，使兩兩相當，角方相抵觸，蓋拳術類。

彭士望

見贈序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

霸

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

抵之

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

叟笑而領

合上

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

未雨，風木冷

零

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

犁犢，行擔簦

登

者，水桴

孚

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

初者累重

平

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

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

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

去

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

歌雜佛曲和

里

之；良久乃

下。聲去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聲去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聲去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聲平暫息，飲聲去之酒。

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聲上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聲去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刻。女下，婦索帕讀若蒙雙目爲瞽者歌，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胡廣切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

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聲去暈，運惴惴之瑞切惟恐其

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

切趨

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

此皆誠一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

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

者，皆爲簡易。

摩去

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

動其天，非鹵

魯

莽滅裂

列

之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

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

解牛，偃

於上

佝呼瀦

之承蜩

退

紀涪

省

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

茂

人臨千仞之蹊，

足遂

切趨均

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

未

四十里之間，

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

甚矣，習之能移人也！

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

役；攜其婦與婦之娣

第

姒

似

兄之子，提抱之嬰孩，

胡

餽其口於四方，

盈

則以供

賦所至江浙西粵滇田黔琴口外絕徼叫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
拮君撫隻續食，亦以哺其兒。』

叟視其人衣去敝縕，蘊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
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
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敝，景怵磨磨厲，男婦老穉皆
頑鈍，儂切敏機利，捷於猿獠，饒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

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甜自處於優笑巫覡微之間，彼固自以
爲戲，叟獨以爲有所用，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患不
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詔謾，瞞曾屠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
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
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
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曾止山曰：極小題，發出許大道理作用，總是叟胸中蘊結沈痛，隨地涌出，遇物肖形，不覺成此一篇絕奇文，留爲識者歎惜耳。

【註釋】【幽憂之疾】（莊子讓王）：「魏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頷之】：俗言點頭也。【冷然】：風聲，（莊子齊物論）：「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山者牧樵者】：言在山牧樵者也。【耕者犁

犢】：言在田扶犁牽犢者也。【箠】：箠之有柄，可手執以行者，形如今之傘。【水桴楫者】：桴，編竹木代舟也。楫，即槳。言在水中行

桴划槳者也。【俚歌】：鄙俗之歌也。【徑半之】：量圓體大小曰徑。過球心，以球面爲界之直線，曰直徑。言趙之直徑，如趙長之半

也。【持衡】：衡，所以稱物輕重之器也。【偃行】：臥行也。【番躍而登】：番，更代也。言女子既下，婦僞爲瞽者，代躍而登也。

【惴惴】：憂懼也。【齋慄】：齋莊戰栗也。【入定僧】：僧人默坐，至片念不起，謂之入定。【此其意莊生知之】：（莊子則

陽）：長稽封人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私其身不以用於

天下】：謂私其術於一身，不以此術用諸天下也。【儀秦亦知之三句】：儀秦知之而學習之，以國家爲遊戲，私富貴爲己，而有

自害其身名也，此儀秦用之不當處。【僚之弄丸】：（莊子徐無鬼）：「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注）：弄丸，遊戲之事。昔楚莊

王偃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工於丸，士業稱之。以當五百人，乘以劍而不動，捶九丸於手，一軍停戰而觀之，莊王免於敵而霸。

【庖丁之解牛】：（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到，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偃佺之承蜩】：偃，僕也。佺，短極醜貌。蜩，蟬也。（莊子達生）：「仲尼適

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綱，猶接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果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鑄銖；果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果五而不墜，猶接之也。」

【紀渚子之養雞】（莊子達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僂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擗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莊子田子方）伯昏瞀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列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呂梁丈人】（莊子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

鼉鼈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康莊】大

道也。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零陵】縣名，屬湖南省。【娣姒】長婦爲娣，介婦爲姒。【江浙西粵滇黔口外絕徼】

江，江蘇，浙江，西粵，廣西，滇，雲南，黔，貴州。口外絕徼，指邊疆之地也。【捫撻】拾取也。【巫覡】爲人禱祝鬼神者也。男曰覡，女曰巫。

【王介甫】見論辨類題註。【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二句見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呂惠卿】字吉甫，

泉州晉江人。詔事安石附和新法，得爲太子中允。後安石去位，惠卿爲參知政事，遂力排安石，後遷謫而死。爲人叢險，雖章惇蔡京亦畏

惡之。【燕昭】燕昭王名平。燕爲齊所滅，燕人立爲王，立黃金臺以招賢士，師事郭隗，使樂毅伐齊，入其都，燕益強大。【漿博】信

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賈聚家。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信陵君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後秦

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歸，公子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貧客莫敢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信陵君因歸魏。【屠者】信陵君盜兵符，欲奪管鄴軍。侯生曰：「公子卽合符，而管鄴不授公子兵，而

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管鄴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救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卒推殺晉鄙。【千金市死馬之骨】昭王卽位於燕破之後，欲招賢者，以問郭隗。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返，以報君。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卒破齊國。【張元吳吳】華州人，久困場屋，薄遊塞上，于韓琦范仲淹，不能用。聞西夏趙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卽其部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吳來飲此。」邈者執之，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尙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用中國賜姓。二人故云。元昊異而用之。【韓范】韓，韓琦，字稚圭。范，范仲淹，字希文。二人爲陝西經略招討副使。

小港渡者

周容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沉山，晚煙縈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予慍蘊爲戲。趨行及半，小奚仆，束斷聲上書崩，啼未卽起；理書

就束，而前門已牡下矣。去聲。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窮暮而無所歸宿者，其猶是也！夫其猶是也！夫！

神味淵然，結處卽小見大，悟道之言。

【註釋】【蛟川城】案浙江鎮海縣東海中，有蛟門山，昔人稱蛟門，虎蹲天設之險是也。蛟川城，當卽指鎮海。

【木簡】簡，韻

會。手版也。此則僅作版字解，言以木版夾書而束之也。

【小奚】奚，隸役也。（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

【牡下】戶鑰

曰牡，言城門已鎖也。【爽然】自失之貌。

唐晉王畫像記

李克用之先世，出於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爲姓，父赤心討賊有功，賜姓李。克用少驍勇，破黃

巢，復京師，功稱第一，封晉王。子存勳嗣立，卒滅朱梁，卽後唐莊宗也。

周容

庚子春，寓燕慈仁寺左，方丈僧景庵，出示畫像一軸，云『從某寺借觀。』展之，絹素黯然而精采隱射。畫唐帽者側坐石上，手撚聲年上雙矢；一少年束髮侍立肩下，倅首者貌頗獐，急裝行滕，騰倒植銅鎚而睨聽焉。相傳坐者太原晉王也，側

坐以藏左目；侍立者莊宗也；擗者當時多其人，莫定爲誰。或曰：『存孝也。』英雄始事，如旭日離波，鎔金生冶，史書奪目，萬世生鏗。而晉王時已趨暮矣，乃有子如此，以視彼內顧氣索，憂葬地而出涕者，何如也耶？

夫唐至昭宗，魚爛土委，人紀漸滅已盡，猶有是父是子，爲之起色，握拳礪齒，不忘故君。今觀其顧盼間，雖不飲全忠之血，漆守光之頭，而不可得者，則此矢也，其卽廬陵氏所云：『俘燕破汴，錦囊貯而迎於馬首，以告廟之矢也。』報國仇，雪家恥，俯仰快心，豈非千古不數見之人物哉！然此固猶是夾寨相持時也，而其氣已視彼如石徑之草矣。

今將千年，畫猶完存，非此畫之獨能永壽也，蓋父子此時之精神足以達之。英武之色，浮動丹青，令人不忍更念其末路矣。因再拜而酬以酒，敬收屬景庵歸諸原寺。

獨眼龍之忠，唐史有定評。三矢復仇，亞子雄略，亦可概見。末路不振，惜哉！

【註釋】【慈仁寺】在北平廣寧門內，明熹宗時建。【撚】執也。【昧首】猶撲頭也，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急裝】

匆促理裝也。（史記趙充國傳）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行膝】猶纏腰也。（詩邪幅在下，鋪）邪幅，行膝也，偏束其腰，自足至膝。

【太原】即晉陽，今山西省治。【左目】克用一目微眇，號獨眼龍。見（五代史）。【莊宗】名存勗，小字亞子，滅梁稱帝，國號唐。在

位三年。【存孝】本姓安，名敬思，飛狐人，騎勇冠絕諸將，每戰無不克捷。晉王賜以姓名，畜爲子。【內顧氣索二句】梁主疾甚，

謂存勗志不在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全忠】朱全忠，碭山人，初從黃巢爲盜，尋降唐，爲宣武節度

使，進爵梁王。因迫哀帝禪位，國號梁。後爲其子友珪所弑。【守光】劉守光之父仁恭，藉晉王之力，遂得盧龍。旣而晉王徵兵於仁恭，

傲然拒之，抵書謾罵。晉王擊之而敗。後爲其子守光所囚，守光自稱節度。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

帝。莊宗執之以歸，斬之。【盧陵氏】歐陽修，宋廬陵人，撰有五代史。【錦囊】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必報梁燕契丹之仇，莊宗

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卒滅燕劉仁恭，又滅朱梁，乃還矢太廟，而告成功。（見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夾寨】梁寨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在今山西長治縣。梁開平二年夏五月，莊宗攻梁夾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梁主

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死矣。」【末路】莊宗至萬勝鎮，聞李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畔，神色沮

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旋爲伶人郭從謙所弑。

譚烈婦八磚記

賀貽孫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八姓忠義，從文信國勤王。信國兵敗，震龍猶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仕宋爲大將，降元，引兵屠城，震龍等皆死之。是時譚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元兵至，殺舅姑及其夫，欲汙趙氏。趙氏憤甚，抗聲大罵，賊怒殺之，并刃其子，血流聖殿八磚，若婦人抱嬰兒狀。時至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也。有屠者伏梁上，出爲人言甚悉。久之，有司謁學宮，見血磚，滌之不去；磨以砂石，又不去；復擊去煨以猛火，乃更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以歲久磚壞，築土和灰石以慢之，其厚三寸；須臾，血痕出慢上，如前狀。至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慢焉，厚倍於前慢；血痕復出新慢上，如前狀。時已闕三朝四百餘年矣。

余乃覩八磚而愴然歎曰：「方元兵之下江南也，馱決騃題騰雲，旌麾蔽日，雷轟切呼宏電掃，海沸山搖，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馨盤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閨閣芳烈之氣，勢足以遏錢塘滔天之潮，而不足以滅升斗

濺鑿地之血，威足以屈二百州厥角稽首，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咋舌。則是江南已亡，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氏之心不死，是以趙氏之血不磨。遙想其時，慷慨之情，憤罵之狀，蓋已震天地，哭鬼神，貫金石而薄日星矣。八磚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矣！北轅駕矣！南舟覆矣！彼亂臣賊子，附燄助虐，以爲聲靈與天無極也。豈知轉盼八十年，欲求奇渥屋溫帝蹟，雄圖於沙漠穹廬間，但有朔風積雪，凜人肌骨。而彼伯顏張弘範諸人，功業旂常，甲第鐘鼎，鐵券帶礪，已與煙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人劉槃者，不但人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削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獨此八磚，敷敷音藥一班班，輝耀學宮，千秋萬世，傳之無窮。然後知彼時幅員之壯，兵威之強，以八磚視之，不過劍首一映，許劣切浮游一瞬而已。後之亂臣賊子，過我宮牆，徘徊八磚之間，其尙蹶然動心也夫！

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八磚碧血，終古不磨。愧煞多少亂臣賊子。文亦序次盡致。

入後如大聲發於水上，侃侃正論，尤見慷慨激昂之概。

【註釋】**【永新鄉】**宋永新縣，屬吉州。**【彭震龍】**字留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結綱撥起兵，復永新。元兵至，震龍為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

【文信國】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末元兵南下，詔天下勤王。天祥募兵自齊，拜右相，加少保，封信國公。旋為元兵所執入燕。勸之降，不屈，殺。

【抗聲大罵】宋史列女傳：悍卒執趙，欲汙之，趙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夫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

【至元十四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即宋端宗景炎二年。

【煨】與鍛同。凡非金類之物，以火燒之使枯，俗多用煨字。

【塲】牆壁之飾也。

【馱驢】馱馬也。

【炎宋】宋以火德王，故稱炎宋。

【錢塘之潮】宋恭帝德祐二年，元兵至臨安，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浙江潮竟三日不至。

【厥角稽首】厥，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

【北轅駕矣】轅，車轅也。夾於馬前兩旁者，古用曲木以鈎衡，駕馬，亦謂之轅。言北人入主中國也。

【南舟覆矣】德祐元年八月，陳宜中張世傑以元兵漸逼，奉恭帝航海。經端宗及帝昺，祥興二年二月，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宋亡。

【奇渥溫】元為蒙古族，姓奇渥溫氏。

【伯顏】蒙古人。元至元十一年，命伯顏總諸道兵，大舉攻宋。

【張弘範】字仲晦，易州定興人。至元十五年，以張弘範為都元帥。十六年，大勝宋兵於崖山，宋亡。

【旂常】常，旂名。禮記：有功，銘於太常。周禮：交龍為旂，日月為常。

【甲第】猶言巨室。史記武帝紀：賜列侯甲第。注：有甲乙第次，故曰第。謂所賜之巨室，有高下也。

【鐘鼎】蔡邕銘論：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

【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賜之所以示信，傳之子孫。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帶礪】礪，一作厲。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厲。」注：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

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固乃絕耳。【敦敦班班】敦，光景流也。班班，明貌。【劍首一映】映，小聲也。《莊子則陽篇》吹劍首者，映而已矣。《註》司馬彪曰：「劍環頭小孔，吹之映然，如風過也。」【浮游一瞬】浮游，與蹻蹻同。《荀子註》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

游九華記

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舊名九子山。山有九峯，如蓮花。唐李白遊此，改今名。高千仞，周千百八十里。峯之得名者四十有八，巖十四，洞五，嶺十一，泉十七，原二。其餘池礪溪潭之屬，以奇勝名者甚多。

施閨章

見贈序

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釋去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奇秀；及見九華，始自悔其失言。是說也，嘗竊疑之。而李太白以山有蓮花峯，改九子爲九華。予舟過江上，望數峯空翠可數，約略如八九仙子云。

其山外峻中夷，由青陽西南行，則峯攢徂完切岫袖複瓊同，瓏奇百出而入其中，則曠以隱。由山麓褰愆裳，則寒泉數十百道，噴普悶切激沙石，碎玉哀絃；而入其中，則奧以靜。蓋巖壑盤旋，白雲蒼翁上聲鬱，道士之所族處者，是爲化城。一峯屹魚託切

然，四山雲合，若羣龍之攫

居縛切

明珠者，是爲金地藏塔。循簷送目，虛白之氣，遠接

江海，而四方數千里來禮塔者，踵接角崩，叫號動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湯火之求救。援道士爭緣爲市，幾以山爲壘，斷矣，豈復知有雲壑乎！於是擇其可游者，曰東巖，其上有堆雲洞，師子石，僧屋數間，刻王文成手書。文成聚徒講學，游憩於斯，有東巖燕坐詩。今求其講堂，無復知者。天柱峯最高，俯視化城爲一盃，絕壁矗立，亂山無數，所謂九十九峯者，迷離莫辨，如海潮湧起，作層波巨浪，青則結綠，紫則珊瑚，夕陽倒蒸，意眩目奪，蓋至此而九華之勝乃具。惜非閒人，不得坐臥十日，招太白夢得輩於雲霧間，相共語耳！

游以甲午歲十月，從之者查子素先、徐子道林。

坡翁云：『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先生如此着眼，如此作文，恍然悟九華於眉睫矣。

【註釋】【劉夢得】名禹錫，唐彭城人。

【終南山】在陝西境，橫亘關中南面，其主山乃在長安縣南。

【太華】卽華山。

【女兒】山名，在河南宜陽縣西，晉張軌隱於此。

【荆山】按荆山有四：一在陝西富平縣西南，一在湖北南漳縣西北，一在河南禹

縣西北，一在安徽懷遠縣西南。此當指湖北之荆山也。桓玄江淹，均有荆山詩。

【李太白】名白，唐人。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為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坐事流夜郎，遇赦得還，詩與杜甫並稱。

【峻夷】峻，險也，夷，平也。

【青陽】屬安徽省。

【峯攢岫複】攢，聚也。岫，山穴也。言峯岫之多。

【萋裳】萋，舉也。裳，下衣也。

【蔚鬱】盛貌。

【虛白】白，明也。（莊子）虛室生白，（江總詩）幽居服藥餌，山意生虛白。

【蘄斷】岡壘之斷而高者。（孟子公孫丑篇）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按）蘄斷，一作龍斷。

【王文成】名守仁，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諡文成。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

【珊瑚】熱帶深海中，有小蟲叢生，其骨骸相結，合積之既久，堅硬似玉，形如樹枝，名曰珊瑚，有紅白二種。結緣。

重修信陵君祠記

崇重修。

信陵君祠在開封縣治東北，上方寺右。河水沒後，清布政使徐化成重修。康熙十年，永平韓鼎

湯

斌

字孔伯，號荆覬，晚號潛菴，河南臨州人。順治九年進士。康熙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江蘇巡撫，工部尚書。其學

兼通朱陸，得蘇門孫氏之傳。乾隆二年，補證文正。著有湯子遺書十卷行世。道光中，從祀孔廟。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祠之右，雲杜李本寧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

壬午，沒於河。今國家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游，梁歎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盈 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學去交者，世不數見也。』於是偕寺僧，卽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釀遊劇 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朱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爲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促 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旣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雖 陽，請余爲之記。

余酌酒與韓子曰：『君趙燕平布衣也，未嘗縮烏版切 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爲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學去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

魏爲唇齒，而魏與五國爲藩籬。信陵用兵，雖太公穰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卽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得已也，遂爲去之記。』

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此文跌宕流連，極似魏叔子得意之筆；徒詫其從大處起議，猶屬皮相。

【註釋】【開封】清府，今爲縣，屬河南省。【上方祠】祠當作寺。上方寺，本名祜國寺，慶曆中改今名。內有鐵色琉璃，俗呼爲鐵

塔寺。【雲杜】京山縣，舊屬湖北安陸府，安陸府古號雲杜。李維楨爲雲杜人。【李本寧】名維楨，明京山人。隆慶間進士。萬曆

間進修撰，出爲陝西右參議，遷提學副使。浮沈外僚，幾三十年。天啓間爲禮部右侍郎，旋進尙書。【宗伯】古六卿之一，周禮春官有

大宗伯。舊釋禮部尙書爲大宗伯，侍郎爲宗伯。【崇禎壬午】明懷宗十五年。【沒於河】時李自成圍開封，巡撫高名，譴決

朱家寨口河灌之，自成偵知之，亦驅難民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永平】清府，今河北盧

龍縣。【魏都】戰國時魏都大梁，故城在今開封縣北。【夷門】即大梁城東門。【侯嬴】魏之隱士，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

者，信陵君以爲上客。及秦圍趙，侯生爲之設策，盜魏王兵符以救趙。信陵君既奪晉鄙軍，侯生即自刎。【朱亥毛公薛公】均見彭

士望九牛壩觀角觝戲記。【醜】斂集衆人之資也。【爲平原所簡賤】簡，輕慢，賤視也。信陵君從毛公薛公遊，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賈獐者遊，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

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尙恐

其不吾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五國】齊楚燕韓趙。

【函谷關】見侯方域王猛論。【綰綬分符】綬，組也。卽絲繼，以承受印環者。符，符節也。綰綬分符，指有官職而言。【太公】

周文王臣，姜姓，呂氏名尙。佐武王克殷，封於齊。按兵書有六韜六卷，舊題呂望撰。望卽尙也。【穰苴】春秋齊將，本姓田，爲大司馬，故

曰司馬穰苴。善用兵。旣卒，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飲酒近婦人而卒】見

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李牧】趙將，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

受命，遂殺之。【漢高二句】高祖每過大梁，常祀信陵君，後又爲之置守冢五家。太平，牛也。【揚州門】源李汧京遺跡曰：『汧

城舊有十三門，東曰新宋，揚州，新曹。』

山來閣記

王弘撰

見書巖

桃葉渡之側，有園一區，廣數十弓，宋君以偉之所營也。花藥林竹，可以娛目；蓄古今人字畫，可以澄懷；積書千卷，可以求聖賢之道；知人論世，有閣高三層，可以遠眺。癸卯春，予來金陵，曾登其上，望鍾山焉。以偉負意氣，不屑流俗，每招四方士爲高會，賦詩飲酒不輟；予固心壯之。然以偉魏國之女夫也。遭詭世之變，魏國故第廢置，東園闌榭，謝蕩爲寒煙；中山之遺烈，不可問矣。而以偉尙有此以優遊卒歲，俯仰之間，其能無今昔之感乎哉！

予去幾三十年，庚午秋重摩來，下榻其中，雖風景如故，而書畫散佚，閣已殺闕其最高一層，不得如昔之所望；以偉亦變皤然老矣。閣故顏「容安」，以偉喜予之來，易之曰「山來」，乃舉觴屬記，援文忠銘蘇程菴爲說。予不敢承，則告之

曰：「今天下何曾有山水哉！予生長西方，天府之國，爲荒墟久矣。比出潼關，城郭人民，皆已非舊。過邾夾之野，觀當年戰場，燐火夜青，魂商晝號，祖宗擊之澤，日以滅沒，有不勝擊其感者。而此邦煙景華麗，士大夫猶得以管弦歌舞，飾其遊晏之樂。乃市井鬻競之習，相尋未息，有道者之所懼也。且人生夢幻，來去之跡，亦何常之有。予之居此，寄爾；卽子之有此，亦寄爾。縱浪大化，身名翳如，苟適目前，何多求焉。其敢竊前賢之美談，以自侈爲！」以偉不答，予亦就寢，恍惚窈窕，宛如昔之所望，鬱鬱蔥蔥，通直臨牕牖，西予不覺其肅然而恐，七小然切然而悲，炯然而寤也。遂披衣書之，以爲山來閣記。

寓意深遠，索解人正不易得，較茶村杜來閣記更進一層。俯仰夷猶，饒有六一風神。

【註釋】【桃葉渡】見侯方域馬伶傳。

【區】城也。漢書揚雄傳：有田一廛，宅一區。

【弓】量地之數，五尺爲一弓，卽一步

也。【花藥】藥，謂也。

【知人論世】孟子萬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鍾山】俗稱紫金山，在南京中山門東北。

【不屑流俗】謂不屑與流俗之士爲伍也。

【魏國】徐

達從明太祖征略四方，有功，封魏國公。此言達之後嗣。

【女夫】猶言婿也。爾雅釋親，女子之夫爲婿。

【中山】徐達卒後，追封

中山王，諡武寧。

【優遊卒歲】孔子去魯歌，蓋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殺】減削也。

【皤然】髮白貌。

【閑故顏容安】

匾額題字曰顏言閣上之匾，本題「容安」二字也。

【山來】弘撰號山史，喜其來，故號曰山來。

【文忠銘蘇程庵】蘇軾

蘇程庵銘序。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儒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

【生長西方】弘撰爲陝西華陰人。陝

西，古秦地。

【天府之國】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域，謂之天府。戰國策秦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所謂天府，天下之雄

國也。」

【潼關】關名，即今陝西潼關縣治，後漢建安中建，歷代皆爲要地。

（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郊。

【燐火】野火之忽隱忽現，作青色者。淮南子注：「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俗謂之鬼火。

【殤魂】殤，未成人喪也，謂夭折之魂。

【縱浪大化】縱浪，謂縱肆放浪也。大化，猶言造化。

【翳如】翳，隱蔽也，滅也。翳如，謂

空虛也。

【窈窕】深遠貌。凡山水宮室深遠者，皆曰窈窕。郭璞賦：「幽岫窈窕。」

【鬱鬱蔥蔥】氣佳貌。

（後漢書光武紀）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

【肅然】端莊貌。

【悄然】靜貌。

【憬然】覺悟也。

【寤】

寤覺也。

書劍俠事

此亦雜記類，始終祇言一事，此爲正體。或合兩三事言之，或序述後，參以己論，則爲書事之別體耳。

王士正

見傳狀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計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鞵，鞋同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實其行甚駛。史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准崔云：「惜赴郡匆匆，聽○恩俗字未暇躡呢輻切其蹤跡，疑劍俠也。」

從姪宛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酌紅帽七會切，頭狀貌甚獐。泥耕切至尼菴，入門，有廨辦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扁焉。叩門久之，有老嫗衣遇切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鑰決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署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禽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糸戒切，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

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避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須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命嫗挾蒲團跌席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作此狡俗，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函，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幘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庵已空無人矣。

尼高髻盛妝，衣錦綺，造羽切行纏羅鞵，襪同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
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袁外。自是無敢犯者。」

何等高簡，何等氣韻，下視聊齋志異，殆如小兒啞嘔。世俗夢夢，乃謂先生豔羨其書，欲以千金置爲己作，真可笑也。

【註釋】

【新城】縣名，屬河北省。

【濟南】清山東府名，今爲歷城縣。

【章邱】縣名，屬山東省。

【高髻】髻，總髮也。挽髮而束之於頂也。（後漢書馮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毼笠】（却掃編）布衣王元，深目高準多髯，事龜裘

毼笠。【錦衣弓鞞】錦衣，文衣也。（詩秦風）「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弓鞞，纏足女子之鞞也。（郭銓詩）草根露溼弓鞞縷。【黑

衛】（清異錄）隴一名衛。

【飛隼】隼，鳥名，鷹類中最小者，毛色斑駁，俱與鷹同，惟胸腹灰白，略帶赤色。

【躡】追隨也。【萊陽】

縣名，屬山東省。

【逆旅】客舍也。（莊子山木）陽子之宋，宿於逆旅。

【紅幘頭】幘，縛也。言以紅布縛頭也。

【獐】惡也。狀狼凶

惡曰獐獐。

【廨】官吏辦公之所曰廨。此作房屋解。

【扃】關也。

【持殊封鑄山門而入】殊封，標殊之封條也。鑄，鎖也。

【曙】曉也。

【晝然而關】晝然，皮骨相離聲。庖丁解牛，奏刀晝然。見（莊子養生主）關，開也。

【束香】賊所用之囚人香也。

【跌坐】僧人盤腿而坐，曰跌坐。

【狡獪】詭譎之行爲也。

【行纏】婦人用帛係束其足者。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屢典文衡，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貞。著有專閣

（滄集）午亭文續五十卷。

女奴景，贅綴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旣瘞，讀若景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睨讀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朔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匈匈，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平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上而箠垂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記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老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

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性

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君子者。

出萬死一生以存其貞節，求諸士大夫尙不易得，況女而奴者耶！文亦夾敘夾議，表章盡致。

【註釋】【贅夫】男子在婦家成婚者。

【瘞】埋也。

【匈匈】喧擾也。

【數而箠之】數，責讓也。箠，管刑也。

【行案境

中】行，巡行也。因案事而巡行於境中也。

【潦】積水曰潦。

【歷歷】言之有次序也。

【椎魯】愚鈍也。

【庸】用也。

醉書齋記

鄭日奎

見書牘

於堂左潔一室，爲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鑪茗椀。

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塵主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卽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秩據坐辟去批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爲之隱。有時或歌或嘆，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或咄咄都忽切詫恥亞切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闕諒見者悉駭愕，罔測所指，乃竊相議；俟同竊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溼書冊，輒怒而加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窺余，得間辟去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辟去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食，仍挾一冊與俱，且瞰游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變，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罔不竊笑者。夜坐漏常午，顧僮侍，無人在側。俄而軒翰震左右，起視之，皆爛漫睡地上矣。

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

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急，家中人啓事不以時，卽叱出，而事之緊緩不更問，以故倉卒碎同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效劉伶醉上斷醉上飲法，祇賺直陷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慙微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爲李白婦太常妻不易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爲書癡寫生的，是妙手。

【註釋】「泊如」靜默無爲也。

【塵尾】拂塵也。

【科頭】脫帽露首曰科頭。

【丹鉛】丹，赤色，丹砂也，卽朱砂。鉛卽鉛粉。

批書欲用數色，故墨與丹鉛齊施。

【帙】書衣也，小篋也。古人之書，皆爲卷子，以囊盛之，則曰帙。

【咄咄】驚怪聲。

【矚】視也。

【罔測所指】不測其意之所在也。

【內子】妻也。

【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嘗溺世，求酒於其妻，妻指酒

罍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

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愴然】失意貌。【爲文字飲不猶

愈於紅裙耶】謂醉於書，猶愈於醉於色也。

【李白婦】（李白贈內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

「按李白見遊九華記。婦許氏，故相許圜師之孫女。」

【太常妻】（後漢書周澤傳）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

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遊釣臺記

今浙江桐廬縣西富春山，一名嚴陵山，前臨大江，漢嚴子陵釣處，人號嚴陵瀨。有東西二釣臺，各高數百丈，瀨

音類。

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願是役也，奉上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

舟發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峯，巔土減切然秀峙，雄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

云兩臺，實兩峯也；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臺東西踣，維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斗起江干，數百仞不肯止。巉譏巖傲睨，諒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游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峯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

山既奇秀，境復幽蕩，俯欲蟻蟻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上因致禮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颺具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恫恍間，如舍上舟登陸，如披草尋磴，都鄂切如振衣最高處，下瞰若濫切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相。去聲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空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敬而日之夕

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去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答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

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去文臥遊五嶽，孫興公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盡處上一焉，以謝山靈？』余竊媿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翻空出奇，最善避熟；若從正面實寫，則人云亦云。先生詩文最奇，尋常蹊徑，不屑蹈也。神遊一層，尤令人想味不盡。

【註釋】【嚴先生】名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訪之。後齊國上言，有

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欲以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山在今桐廬縣西三十里。【桐江】即浙江

上源，在桐君山下，桐廬縣南。【奉檄】檄，官書也。【常山】縣名，屬浙江省。【由衢抵嚴】衢州嚴州，均清府，常山屬衢，桐廬

屬巖，故云。【七里灘】在慶鈞西，亦曰七里瀨。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蓋舟行難於牽挽，惟視風爲遲速也。【嶄然】

高峻貌。【峙】同峙，屹立也。【陡】頓也，忽也。【江干】干，水涯也。【仞】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岸然】高傲之意。【垂綸】綸，釣絲也。（詩小雅）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幽蒨】蒨，草盛貌。【艤】同檣，蓋舟向岸也。【颺】

風名，具四方之風也。【陸羽】字鴻漸，唐復州人，隱居苕溪，自稱桑苎翁，又號東園先生。嗜茶，著茶經三篇。【十九泉】釣臺下有

泉，陸羽品爲天下第十九泉。【磴】謂山巖有石，平坦可登者也。【雲臺諸將相】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於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拿、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鄧、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鮪、期

劉、檀、耿、純、臧、官、馬、武、劉、隆、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宗少文臥遊五嶽】少文名炳，

宋南陽人，好山水，愛遠遊。嘗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五嶽，華山、泰山、嵩山、恆山、衡山也。【孫興

公遙賦天台】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一名桐柏山。綽作遊天台山賦，其序曰：『余所以馳神遐思，盡詠宵

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纒絡，永託斯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遊姑蘇臺記

臺。

姑蘇，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或作姑胥，或作姑餘。姑蘇臺在其上，吳王夫差所造，或云闔廬所築，又稱胥

宋

犖

字叔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年十四，應六臣子弟試，名列優等，官至吏部尙書。工詩，與王漁洋齊名。著有綿津

詩集，西坡類稿等書。

予再莅吳將四載，欲訪姑蘇臺未果。丙子五月廿四日，雨後，自胥江泛小舟，出日暉橋，觀農夫插蒔，侍婦子滿田塍，厝泥滓子被體，桔吉槲高與歌聲相答，其勞苦殊甚。迺以邏里過橫塘，羣峯翠色欲滴。未至木瀆二里許，由別港過兩小橋，遂抵臺下。

山高尙不敵虎邱，望之，僅一荒阜耳。舍舟乘竹輿，緣山麓鹿而東，稍見邨落，竹樹森蔚，尉稻畦相錯如繡。山腰小赤壁，水石頗幽，髣髴虎邱劍池。夾道穉松叢棘，脂薜伏點綴其間，如殘雪，香氣撲鼻。時正午，赤日炎歊，露從者皆喘汗。予興愈豪，褰衣賈勇，如猿猱鏡如騰踏而上，陟其巔。黃沙平衍，南北十餘丈，闊數丈，相傳卽胥臺故址也，頗訝不逮所聞。

吾友汪鈍翁記稱：『方石中穿，傳爲吳王用以竿旌者；又矮松壽藤，類一二百年物。』今皆無有。獨見震澤掀天陷日，七十二峯，出沒於晴雲瀉胡了森渺中；

環望穹

切區充 隆

靈巖、高峯、堯峯諸山，一一獻奇於臺之左右。而霸業銷沉，美人

黃土，欲問夫

扶

差之遺跡，而山中人無能言之者，不禁三歎！從山北下，抵留雲庵。

庵小有泉石，僧貧而無世法，酌泉烹茗以進。山中方採楊梅，買得一筐，衆皆飽噉，

淡

仍攜其餘返舟中，時已薄

傳

暮。飯

聲上

罷，乘風容與而歸。

侍行者幼子筠，

與

孫章金、外孫侯最。

貞上

六日前，子至，方應試北上，不得與

同遊。賦詩紀事，悵然者久之。

一游記耳，慨當以慷。

【註釋】【再莅吳】莅，通蒞，臨也。康熙二十六年，牧仲爲江蘇布政司。三十一年，復爲江蘇巡撫。

【胥江】在吳縣胥門外。

【插蒔】插，插秧也。蒔，分秧也。

【塍】稻田畦也。

【桔槔】汲水機也。

【木瀆】木瀆鎮，在吳縣西南。

【虎邱】在吳縣西北，一名海湧山。

【荒阜】澤名，土山曰阜。

【池】在虎邱山上，吳地記：秦始皇至虎邱，求吳王寶劍，有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殿中石，石陷成池，故號曰劍池。

【薺菡】花

名，見佛經。

【炎歊】歊，熱氣也。

【汪鈍翁】見論辨汪琬小傳。

【竿旌】旌，旗屬，折羽爲旌。竿旌，謂纒旌於竿也。

【震澤】即

太湖，在吳縣西南。吳郡志：太湖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二十里，周五百里，中有七十二峯。

【滄淼】滄，水深白貌。淼，大水貌。

【穹

【隆】穹窿山在吳縣西南。【靈巖】靈巖山，在吳縣西南，一名石山。【高峯】即穹窿山盡處，在胥湖南。【堯峯】在吳縣城

外。【美人黃土】美人謂西施，已化爲黃土也。【夫差】吳王闔廬子。闔廬爲越王句踐所傷而死，夫差敗越於夫椒以報之，聲勢

日盛，遂霸中國。後會諸侯於黃池，句踐乘虛而入，遂爲所滅，夫差自到死。【無世法】世法，入世之法。無世法云者，猶言無世俗惡狀。

【容輿】閉道貌。【筠】牧仲子，官至四川布政使。【至】牧仲子，字山言，著有緯齋堂詩集。

崇明老人記

崇明，清縣，今仍之，屬江蘇省。

陸隴其

初名龍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知嘉定縣，甚有政績。試鴻博，報罷。鵝象樞以天下第一清廉，處

補靈壽知縣，徵授四川道監祭御史。果疏陳捐納事，忤上官意，放歸。爲學一準程朱，以居敬窮理爲本。所著有四書講義，

困勉錄，三魚堂文集，讀朱隨筆等書。雍正二年，從祀孔廟，謚清獻。

崇明縣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布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

切於

道始擬膳每月一輪，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律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

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櫺，櫺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櫺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淡櫺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平老人知也。老人間去往知交遊，或博弈，或擲擲，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

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遠膝。』洵不

誣也。因援筆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而博弈擲菹，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觀此能無愧乎！

【註釋】【縣治】縣官所駐地曰縣治。【醜】以醜漬物曰醜。【以一餐爲率】一定之限制曰率。言以一餐一輪也。【昭

穆】宗廟之序也。一世爲昭，二世爲穆；又左爲昭，右爲穆。此當作左右解。【稱觴】舉觴也。【擲菹】見王士正 吳六奇別傳。

【頽白】頭半白也。

退思堂記

陸隴其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左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義。予旣重

學平
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

夫忠者，盡我心之謂也；盡我之心者，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寬嚴厚薄，各有其分。切扶問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之間，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雖曰「如有所立，卓爾！」然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也已。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坐茲堂者，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爲介甫之執拗。切倚統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稜。切勒恆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聲平言。

嗚呼！盡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況其不能盡者，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樸實說理，題外不溢一辭，題中不缺一義。先生以道學傳，而文亦謹嚴有序如此。

【註釋】【靈壽縣】清縣，屬正定府，今屬河北省。【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左傳宣公十二年：「士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顏子】見袁枚書王荆公文集後。【如有所立卓爾】論語：顏淵語。『卓，立貌。此

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子張】姓顛，孫名師，陳人，孔子弟子。【主忠信，徒義】見論語。言以忠信爲主，而行爲則期其合

義而已。【介甫之執拗】王安石字介甫，宋撫州臨川人，性強桀，任宰相，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蘇氏之模稜】蘇味道，唐道州隴城人，武后時，居相位，無所建白，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

錯，必獲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人號爲蘇模稜，模稜者，無所可否也。

戇子記

謝濟世

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授檢討，轉御史，補湖南糧道，改鹽驛道，著有西北域記，纂言內外

篇等書。

梅莊主人在翰林，傭僕三一點，結一樸，一戇。竹錄一日，同館諸官小集酒酣，

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又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既又慮黠者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擊平樸者司闔，而自往召之。召未至，黠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到門，詫曰：『胡爲來哉！』黠者曰：『奉主命。』黠者厲聲曰：『吾自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闕擊去而散，主人愧之。

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酡酡。黠者胸縣樸者再沽，遭黠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酡沽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人強領之。

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主人怒，命樸者行杖，黠者止之，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污衣，燭然鬚，不動聲色者，」主能言不能行乎？』主人遷怒曰：『爾欲沽直邪？市恩邪？』應曰：『恩自主出，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

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蹤，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沾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沾直而爲之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由是黠者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主人有罪下獄，不果。

未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逃矣。樸者亦力求他去。黠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卽我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梁糗，起九切以從。於是主人喟庫位切然嘆曰：『吾向以爲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乃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黠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樸者有用也。』養以爲子，名曰「黠子」云。

此文可匹侯朝宗集中郭老僕傳。

【註釋】【梅莊主人】謝濟世自謂。【關】盡也。【侑】佐也。【司閤】守門也。【然燭】然卽燃字。【醜】飲酒面

紅也。【胸】以目示意也。【改御史】在世宗雍正四年。【羹汚衣】後漢書劉寬傳：侍婢奉肉羹，灑汚朝衣，婢遮收之，寬神

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燭然鬚】宋名臣言行錄：韓魏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

燃公囊，公以袖麾之，作畫如故。【居言路】濟世時爲御史，職主諫，故曰居言路。【爭獻替】替，廢也。謂與大臣爭獻可替否

之事。【棄印綬其若蹤】綬，承受印環之帶也。蹤，草履也。言棄官如棄敝蹤也。【甘遷謫以如歸】官之降調遣及戍，曰謫

言不以遷謫爲苦，反視如歸鄉之樂也。【媒藥】媒，酒辭。藥，麪也。謂釀成其罪也。【主人有罪下獄】濟世爲御史，未決旬，露章

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世宗不憚，擢遷其疏。濟世爭益力，帝震怒，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製穹廬】穹廬，毳帳也。蒙古新設

一帶，逐水草而居，無定所，故均用毳帳爲屋。【糗】乾糧也。

書田贈公事

官員之父稱贈公，亦稱贈君。

汪由敦

字師敏，號松泉，一號謙堂，安徽休寧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端。有松泉文集。

田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賊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抗者，必盡殺乃已。今日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昇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爲賊，毋寧死！然徒死而城終弗完，死無益，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攫賊鋒也。」衆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

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孤年五歲。及郊，猝遇賊。

公度譯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潛匍伏深草中，望父而啼，攜以歸，俱免於難。釋去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願當倉卒釋同時，念伯氏所遺僅此子，終不忍負伯氏。此子死，是伯氏死也；吾終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然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藉令釋平竟死，若謂吾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願諸公勿復釋去言！』迄終贈公世，竟弗言。

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康熙戊辰成進士，逾年而贈公卒。文端公以遺命自爲誌，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甬江仇公過焉，前所存兄子曰愼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爲文表贈公之墓。於是澤州陳文貞公本其事，作「陽城三鄉賢記。」其事乃大著。

田公賢于鄧伯道，而終身勿言，不欲以此博名高也。而卒有人知之，事乃大著。

天之報善信矣。

【註釋】

【陽城】縣名，屬山西省。

【流賊】謂李自成。

【與其以百萬衆攫賊鋒也】此倒句也。言與其以百萬衆

攫賊鋒，不如偕遁，使賊無所肆其毒也。

【年幾歲】幾，將及也。言將及一歲也。

【風神嶺】疑卽風陵山，相傳爲風后家，在今山

西水濟縣。

【鄧伯道】鄧攸，字伯道。避難，中途遇賊，因棄其子而負兄之子以奔，得脫於難。後伯道竟無子。（世說）謝太傅重鄧僕射，

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相國文端公】名從典，字克五，號曉山，卽贈公所棄子。雍正初，爲文華殿大學士，官禮部尙書。【英

德】今廣東英德縣。

【少宰甬江仇公】少宰，吏部侍郎也。甬江在浙江鄞縣東北。仇公名兆黻，字滄柱，鄞人，官至吏部右侍郎。

【澤州】清府，今山西晉城縣。

【陳文貞公】名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無齋記

劉大櫟

見序跋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卽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於其間，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瞽

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竹之陳於後，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厭^同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而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逸游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萇^長楚，猗^{鳥可}儺^{奴何}其枝；天之沃沃^{鳥酷}樂，子之無知。』夫不自知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萇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既善矣。

余性顓^{事通}於愚，于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于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有此身也！使

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

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奇闢之論，理自莊出，而文亦似之。

【註釋】【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老子道德經）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橫目之民】（莊

子天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注）人之目，皆橫生於面，故云橫目。【矍然】不明貌。【筭】長四尺二寸，管類，用竹爲之。

【筑】狀如瑟，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九夷】（後漢書）夷九種：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玄夷、風夷、陽夷也。一曰玄菟、樂浪、高

麗、滿、儻、烏夷、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也。【八蠻】（爾雅疏）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暎首，三曰僬僬，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

曰儋耳，七曰狗軛，八曰旁春。【賓】來作賓於王家也。【隰有萋楚四句】見（詩檜風）萋楚，草名，子如小麥，亦如桃。猗靡，柔順

也。天，少好貌。沃沃，壯俊也。子，謂人君。知，匹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也。【子息】息，亦子也。（東觀

漢記）此蓋我子息也。【啼飢號寒】（韓愈進學解）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

餓鄉記

藍鼎元 見書版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曾游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辟去尚高，氣尚清，磨勵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昔者伯夷、叔齊，嘗造去聲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爲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別去留。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孔子之徒，如曾子、子思、原思輩，或三旬九回，或併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烏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避兄離母者，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款里門。伯夷蹙切租都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既來，亦不可拒者。」顧左右，卽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幸臣鄧通亦買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舜出數十里外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狄羞穢，潛亦舍彭

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游，夷亦不禁。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蒲逃^叟藪，爰集鄉人更^平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要^腰於路以覘^占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親敝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亟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者，亟遣之去，無辱唇齒。自是之後，游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爲所致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

吾友黃越甫，嘗游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借越甫聯袂而往，未半途，覺道路險巇，^義若不可耐，復勉強前行，忽爾氣象更寬，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渺渾渾噩噩，^鶴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樞蟻之尊，持梁齒肥，醉飽欲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皆爲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

大舜及商臣傳說，悅膠鬲，隔皆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

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

余笑而不信，但樂鄉人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

而歸，深以爲二人獨得之祕，恨王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游也，士之不自菲薄，

有志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焉。

志氣不爲境移，心思不爲題窘，乃有此文。

【註釋】【醉鄉】《唐書藝文志》：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又王績傳：《續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醜鄉】《蘇軾睡鄉記》云：

睡鄉蓋與齊州接。【王蘇二子】王謂王績，字無功。隋大業間，舉孝悌廉潔科，授祕書正字，屬種黍時藥，釀酒自供，飲至五斗不亂，自

號五斗先生。蘇謂蘇軾，見王慶麟《王安石蘇洵論》。【伯夷叔齊】見顧炎武《復庵記》。【婆娑】往來行動貌。《詩陳風》：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孔子去衛適陳】孔子去衛，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事見論語。【重違其意】重，難也。難違其意也。【驂】

駕車之馬，在兩旁者。【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溫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噲，音括。腫噲，顏色剝錯也。王叔之曰：盈虛不常貌。【子思】名伋，孔子之孫。《史記》：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原思】

原憲，字子思，見袁枚《書王荊公文集後》。【於陵陳仲子】於陵，地名，在今山東長山縣西南。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三日不食，

耳無聞，目無見。事見《孟子》。

【周亞夫】沛人，周勃子，封條侯。許負相之，言當餓死。後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

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斃血而死。

【通侯】即徵侯也。漢遼武帝諱，故曰通侯。徵，列也。《蔡邕獨斷》：羣臣異姓，有功封者，

稱曰徵侯。

【鄧通】漢蜀郡南安人，爲文帝幸臣。文帝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惟我，何說貧？」於是賜

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及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徵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家盡沒入，尙負責數鉅萬。竟不

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賈買】目不明之貌，《禮檀弓》：有餓者蒙袂裋屨買買然來。

【陶潛】字元亮，初名淵明，稱靖節先生，知

彭澤縣，旋即解印去。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屨屢空，晏如也。」

【彭澤】在今江西湖口縣

東三十里。

【莫逆】謂知己也。莊子大宗師：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梁武帝】姓蕭名衍，爲侯景圍於臺城，不得飲食，遂餓死。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爲西魏將。後降梁，武帝封爲河南王。旋舉兵反，圍建康，陷臺城，武帝以憂憤死。景尋篡梁自立，稱漢帝。陳霸

先與王僧辯合力討平之。

【無辱脣齒】猶言無使口穢道之而蒙其辱也。

【韓愈】字退之，作進學解以見志，有「冬暖而兒

寒號，年豐而妻啼飢」等語。又曾作送窮文。蓋亦曾處窘境者。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

之，頗淪頓窘乏。

【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少貧，讀書長白山僧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

鑿數十莖，啗之。見《湘山野錄》。

【森森】大水貌。

【渾渾噩噩】安居循分，無所知識貌。

【大地】地也。莊子大宗師：大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如轉圜】圜同圓，此言速也。

【持梁齒肥】梁，即粟也。《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登庸，是爲有虞氏。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隗人，爲秦穆公相。【自行束脩】（論語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脔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禮之薄者。

登泰山記

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

沈彤

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人。力學窮經。乾隆間諸生，試鴻博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著有果堂

集十二卷。

吳江有沈彤

同韻若

者，好去聲游而迂。

自始冠，去聲尋泰山之勝概於羣籍，知其山

爲五岳宗，北當京師，東瀕

韻海，南直河淮，江西阻太行，杭周三千餘里，疊嶂層

峯，以百千數，高之里可五十；古帝王登封之臺，紀功德之碑，皆在焉；其神氣能降

生一人而道隆千古，其雲騰能不崇朝而雨徧乎天下；登其巔，不知二曜巖之高，八方之大且遠；遂神游其中者一二十年。

彤雍正中客南陽而抵京師，道出太行之東，望泰山不能見，祇見其雲。明年，自京師歸，出泰山西麓，繞其南。後復摩去自大江抵京師，仍出其西麓，皆頗見其巔，巔上常生白雲，縷搖層覆，令人怡悅。然並以事阻，未及登。後復自京師歸，歸數年，年且衰，不復摩去敢發登山之興。

乾隆六年孟春，又將走京師求食，而執友陳醇叔官濟南，家弟薰亦在蒙陰，遂取道沂州，並訪之。既過薰，即直趨濟南，行未半而泰山已巍然在望焉。彤心則喜，命執鞭者驅驢疾行，宿其麓；戒豎子以鷄鳴上山。中夜月色如晝。及期，披二羊裘，乘皮擔繩兜闕平子，並泰安城西而上。行五里，至一天門；又行二十里，至二天門，日乃出；又行二十里，至三天門；又行五里，至其巔。彤於是俯仰徘徊，縱覽六合，見夫天垂如蓋，如穹廬；日懸如燧；遂衆山斷續環拱，如礪如拳；川海縈迴，若帶與線。地邊角與天腰際，南北東西，曠無一方之障隔。於所謂古石封、秦篆碑、漢無字碑、唐磨崖碑、周觀摩去、秦觀、吳觀三峯、望海石、孔子崖、丈人峯諸勝，亦無不遊歷焉。

蓋昔所傳聞其概者，今乃目極而察之；數十年願見無從者，今乃不求而盡獲之；快意適觀，於斯爲極。抑念是山所降生之人，歎絕且二三十年，不知自今以往，終不復能如古邪？將神氣之鬱積已久，而卽能大有所發邪？沉吟未幾，而風起雲合，陰氣襲人，雨雪飄颻，一山愁慘。彤乃戴青氈辭去，則晴如初。因復俯仰旁矚者久之，至日昃乃下。其上下之道，在兩崖間，或起或伏，或平以直，或峻以曲，或臨澗，或跨而梁之。當三天門下六七里，尤斗絕，透學委平迤以如羊腸，名「十八盤」。古謂之「環道」。其崖如峭砌要壁，高可百丈。自二天門以下，兩崖上皆植小松，道旁多杏花夾之。彤之上二天門，道殊濕。山中人云：「昨夜曾大雨。」而下方不知。是夜仍宿南麓。明日，並山西溪澗屈折北行，路移境易，回顧諸峯，亦各異其態，要皆秀而傑。

又明日，過歷山，至濟南城，入醇叔官齋，卽爲文記其事，以貽同好。時二月望後五日。

李玉洲曰：殿閣中具千門萬戶，是其體勢。近代遊記，未能或先。

【註釋】

【吳江】縣名，今屬江蘇省。

【始冠】加冠於首曰冠。古者男子二十，始行冠禮。

【五岳】東嶽泰山，西嶽華山，中嶽

嵩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岳與嶽同。

【北當京師】京師，謂舊北京，故云北。

【東瀕海】海，謂黃海。

【太行】山名，在河北省。

【帝王登封之臺】封，增高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帝王

封禪，必於泰山登封之臺如萬歲臺等。

【二曜】日月也。

【南陽】縣名，屬河南省。

【濟南】今山東歷城縣。

【蒙陰】縣名，屬山東省。

【沂州】清府，今山東臨沂縣。

【皮擔繩兜子】山轡也。

【泰安】清州，今爲縣，屬山東省。

【天門】所謂天門者，各立二石，以表志之。凡自南麓登者，自岱宗坊四里至一天門，始入盤道。經水簾

洞迨馬嶺等坊，凡二十里，至二天門。再上經快活三里，五大夫松，小天門，十八盤，昇仙坊，凡十七里，至南天門，即三天門矣。六里至絕頂。

【六合】天地四方也。

【古石封】謂古人主封禪之地。（史記始皇紀）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淮南子）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

【秦篆碑】在玉女池上，西公署後，李斯書始皇二世頌德文。（潛確類書）泰山又有李斯小篆石，石兩巖壁間，尙有數行可讀。

【漢無字碑】（潛確類書）「泰山絕頂，有秦皇無字碑，碑形廣厚四寸，上爲幢蓋，其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力致之。」案史

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秦篆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

山巔上，遂東巡海上。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無字碑是也。故無字碑，爲漢武帝所立，顧炎武考之最詳。

【唐磨崖碑】在

泰山頂東嶽祠。（潛確類書）「泰山上有磨崖碑，唐明皇八分書東封頌也。」案尙有一在崖石，刻唐蘇頌東封朝覲頌。

【周觀秦

觀吳觀三峯〔泰山記〕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望海石】在仙人橋畔。【孔子崖】在巖頂

西南，又名吳觀峯。【丈人峯】在泰山頂，特出羣峯之表。【或跨而梁之】跨兩崖而建橋梁也。【歷山】在山東歷城縣南。

書侯振東

胡天游

振東，肅寧人，家貧，去爲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猛，或杖人枉，色然傍不可；數朔怒扑撲同，不可如故。懋修陰異之。振東短眇眇，視若甦甦，特負膽勇，能人所不敢。雖賤隸乎，常吒眇喑音去，思因事自立。

明之亡也，河北盜賊動數千，一日合攻肅寧，尤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城中人多恐，獨振東進說說，令曰：「此喝阿過我也，當固守！」與懋修意合；卽日部衆拒賊。城東北隅守弱，振東請當之。望見其渠巨平，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守卒數倍，保否不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圍且解。便走白令，手礮擬渠，礮炸詐，傷振東股，股折。或勸其已，怒不肯。再發，果中渠，渠糜彌，餘立奔散。城中出追賊，斬

數十人，令以此益多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死。謂其人曰：「噫！反激時，吾所忍死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翦賊以全吾城故也。」

募寫壯士，呼之欲出，使盡如此縣卒，明室何至爲墟。

【註釋】【肅寧】縣名，屬河北省。

【色然傍不可】色然，驚貌。傍不可，在旁以爲不可也。

【數怒扑不可如故】數，頓

數也。懲修數怒扑人，振東仍如前之色然傍不可也。一說振東數遭怒扑，而仍如故也。

【眇】一目盲也。一說，微細也。

【疴】疾病

之人也。說文：跛曲脛也。一說，短小也。

【吒暗】發呼聲。

【此喝我也】言賊大言恐嚇我也。

【渠】賊首也。

【炸】火力暴

發，礮爲之裂也。【糜】爛也。

龍母祠記

胡天游

龍陽類，藏精而宅幽，其變化奇怪，吁風霆，入金石，微隱無閒，辟去於是以為神。

蒲縣北四十里，羣山叢深，柏栝栝倚密，晝匿漏景，影同夏飈標凌寒，中有洞，龍

常居之。洞口泉大掩車轂，下視沈沈，泉右有若戶欵，於立關，樓入數十步，少寬

平，通朗如戶外。羣游者勇而前，益半里，陡斗豁大廈，所據容百人。其上懸石紛垂，如杵聲上如柱，如囊襍。卜其下蹲在犬一彘一龜一，龜左其首如刻印，彘據而飼。犬外矯如吠，爲杵，子杵圓同然爲几，几衡然爲鼓爲鈔，調爲叩器爲牀爲筐篋，咸去中學其狀。四照蒼青，霏霏非霧含，拂以裾，居沾若襲汗。聞大聲起於空中，衆盡恐已而愈幽唳，辰或如擊甌，屬爭疑龍所爲。方欲去，雲驟潼潼，童合不可得出。既還，問習乎山中者：龍不欲擾，擾且怒；禱而觀則喜。或見若委蛇，同蛇蜥蜥，亦飛燕文蚌，惟所從化，出以媚示人。

夫龍固甚智，而靈於物，以不見爲德，其宅乎是，易所謂潛焉者也。其從風雲，布旱雨，待時以有功，且物惟無喜怒，故不可得而用。苟如所言，人於龍，猶將伺以所好而玩之，其又奚神焉！

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何游焉者之擾與，祈而喜，悌費耶？洞中景狀異列，多殊絕可觀，乃敍預游者姓名，使各賦詩以紀。

如讀周秦文字。

【註釋】【龍陽類】埤雅廣要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吁風霆】謂嗟歎之聲，成風霆也。【入金石】雖金石之堅，亦能入也。【蒲縣】屬山西省。【栝】木名，槐也。【晝匿漏景】此言當晝時，並不覺林中漏出之日光也。狀其陰森之極。【夏飈凌寒】飈，暴風也。凌，犯也。謂暴風忽起，人犯之而寒慄也。【轂】空其中以貫軸，輻湊其外，曰轂。【僂入】曲背以入也。【撲】袞削幅也。【外矯】矯，舉也。向外舉首作狀也。【杆】盛水器。【銚】鐃器，釜之小而有柄有流者。【叩器】叩，擊也。鐘磬之屬。【篋】箱屬。【霏霏】（詩小雅）「雨雪霏霏。」霏，甚貌。【唳】嗚聲也。【甌】小盆也。【潼潼】高貌。（宋玉高唐賦）「洙潼潼而高厲。」【委蛇】蛇行着地，故曰委蛇。【蜥蜴】有四脚，似壁虎。【文蚌】蚌有紋，故曰文蚌。【易所謂潛焉者也】（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我無求於龍二句】（左傳昭公十九年）「鄆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涪淵，國人請爲祭焉。子產不許，曰：『我闕，龍不我觀也；龍闕，吾獨何觀焉？顧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梅花嶺記

嶺在江蘇江都縣廣儲門外，明州守吳秀濬河積土而成，因樹以梅，故名。史可法殉國後，人葬其衣冠於此。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

學去

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錄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平忠烈大罵而死。

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

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稅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擊去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詩銘哀詞，顧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擊去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

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閣部就義，輿論不一，謝山去史不遠，見聞較確，簡末載及弟婦，亦可無南枝向暖北枝寒之憾矣。

【註釋】【江都】縣名，屬江蘇省。【督相史忠烈公】見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案可法，清予諡忠正。此稱忠烈，又有稱文

忠忠靖者，當是唐桂諸王所予之諡。【史德威】山西平陽人。【馬鳴騷】襄城人。【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福王擢爲揚

州知府，可法依之。城破，緋衣坐堂上，遂見殺，閹家男婦，盡赴井死。清予諡忠節。【劉肇基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城破，率所部巷

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等皆死。肇基清予諡節愍，馬應魁等，俱予諡烈愍。【和碩豫親王】順治元年十

月，清世祖命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英霍山師大起】倪在田續明史紀事本末，義士馬弘圖、侯應龍、張圖

容、楊國士，起兵於霍山。弘圖倡言，史可法實未死，衆信之，集兵數千，攻英山霍山，皆下之，尋爲吳勝兆所破。【陳涉之稱項燕】

（史記陳涉世家）涉曰：『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倡，宜

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孫兆奎】字君昌，吳江舉人。長興伯吳日生之起義兵於吳江也，兆奎

率衆從之，號孫吳軍。旋爲北師吳勝兆所襲，軍敗被擒。

【白下】江寧縣舊有白下城，故稱白下。

【經略】以文韜武之大員，嘗掌

數路軍事。

【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

洪公名承疇，福建人。崇禎十二年，總督薊遼軍務，清兵圍錦州，承疇援之，次松山，戰不利，

即走入松山固守。十五年，清兵拔松山城，承疇與總兵祖大壽皆降於清。收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并

命建專祠。帝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志】恨也，怒也。

【麾下】麾，旌旗也。經略治軍務，故稱麾下。

【顏太師以兵解】

〔太平廣記〕顏真卿字清臣，德宗時爲太子太師。淮西李希烈反，真卿往諭，爲希烈所拘，欲降之，不屈，被殺。其後十五年，顏氏家僕至洛

京，於同德寺見真卿在佛殿東上坐，旋歸城西東北隅菜園中。僕隨之入，真卿付金十兩與僕，使作家費。後再至其處，但滿眼榛蕪，一無

所有。時人皆稱真卿屍解得道焉。

【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宋史文天祥傳〕天祥爲元兵所執，入燕。勸之降，不屈。

被殺數日，其妻收其屍，面如生。〔彭尺木與袁子才書〕昔文信公在燕獄，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脫然於生死之際。故其詩云：

「誰知真鬼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斂手卽神仙。」其需具集中，可覆按也。蟬蛻，蟬脫其皮，喻人之脫却臭

皮囊而仙去也。【出世入世】出世，謂脫離俗界也。入世，謂生於世上也。【爲蛇畫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

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

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丹徒錢烈女之家】見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

【江右王猷定】江右，謂長江以西之地。今稱江西省爲江右，猷定，字于一，詳見傳狀小傳。【黃遵嚴】陝西人。【可程】〔明

史史可法傳。公有弟曰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六句】（注有典史八夫人傳）「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居金陵。浙人厲紹伯者，嘗入文忠幕，聲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夫人讞，詆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陵陷，恒起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官壽三，媚少宰某，歸八夫人，強爲妾。八夫人遺婢拒之，不聽；誓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壽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壽失措，急躍馬馳去。」按上所云，與此文互有同異，未知孰是。【兄公】（爾雅）夫之兄曰兄公。

書潘荆山

袁

枚

見序跋

潘荆山諱兆，吾浙孝廉也。諍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杭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

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

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牀爲訣，哭聲烏烏。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呼來切臺大鼾。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

時承平日久，兵不善去聲櫓魯，槳，公憂之。荆山卜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褫褫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箭豹豸豸繡補，衆買大喜，爭自掉徒甲切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

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箐精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

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孷，樹同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臨變而措置裕如，荆山自是幹才。文寫得有聲有色，不拘拘於法而法自合。世有譏先生文近小說家言者，蜉蝣撼樹，多見其不自量也。

【註釋】【吾浙】震枚浙人，故云。

【辟入幕府】軍中張幕以居，故將帥所在曰幕府。辟，徵召也。

【朱一貴】見藍鼎元與

荆璞家况論臺灣書。

【歐陽凱】漳浦人，任臺灣總兵官，爲朱一貴所圍，力戰死事，贈太子少保。

【訣】別也。

【轅】即車楨。

古王者巡行於外，以車爲藩，其出入之處，仰車以轅相向表門，故曰轅門。

【廈門】清廳，今福建思明縣。

【部署】猶言布置。

臺大駟駟，匪聲也。世說新語許璠上牀，便哈臺大駟。

【褻】褻也。

【牌箭豹多繡補】牌，箭功牌，箭子也。豹，多繡補，清制

五品武官之服。

【鹿耳門】在臺灣縣西二十里，爲臺灣出入咽喉，兩岸皆築砲臺。今臺灣屬日本。

【紅毛城】當即紅毛樓。和

蘭人據臺灣時營此。今臺南城內鎮北坊，鄭成功時于臺南置府，曰承天，以樓爲火藥庫。

【爛】後漢書王丹傳每歲農時，丹載酒

者，田間勤苦者勞之，其惰曠者恥不致。

【李衛】字文玠，初爲浙江巡撫，尋遷直隸總督，以懸直稱。

記新疆邊防

乾隆時，新疆未建行省，值準部初平，回部時思變動，故設兵防邊。

紀昀

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直隸河間人。爲四庫全書館總裁，曾撰目錄提要一編，分支別派，率領提綱，世稱淹博，官至大學士太子少保，卒謚文達。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

鈍平

官以八月十五夜犒

謀

諸流人，置酒山

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即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馬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厄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斗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去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

賊可破也。』溫公從之。

及賊既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槍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踰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一守備耳，能知戰略。文能曲曲叙出，尤不負此奇功。

【註釋】【昌吉】

縣名，屬新疆。

【屯官】

乾隆朝，定準部後，大興屯田於昌吉，設屯官董理之。

【稿】賞勞曰稿。

【流人】流

五刑之一，乾隆時，漸疆初定，多安置謫戍罪人於此。【烏魯木齊】即清新疆省迪化府。【溫公】溫福，滿洲人，時爲鎮守都統，

不知兵，後死於木果木之難。【班兵】分班調駐，猶唐人之言番兵，更番調上也。【洪山口】在迪化縣城西北，天山支脈中斷處。

【守備】官名，位在都司下。【瑪納斯河】源出雜哈克里特山，北流折西，經昌吉縣西北境。【借陡崖遮蔽】洪山口有

陡起之崖，可藉以遮蔽。【亡命之徒】本係罪人，故云。【砮甸】槍彈聲也。【參將】官名，明置，爲總兵副總兵之貳，清因之，

位次副將，與今之上校相等。【都司】即都指揮使司。清代都司，爲四品武職，位次遊擊。

徠寧果木記

今新疆省疏附縣，古名徠寧。

鐵保

字治亭，號梅菴，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吏部郎中，改翰林侍講學士，官至兩江總督，工書，著有

梅菴詩鈔。

崑崙踞西域之勝，世傳爲仙人出入之所，嘉樹珍果，萃於其地。徠寧地近崑崙，得其餘氣，多暖而少寒，以故果木之盛，甲於天下。桃杏葡萄，梨棗蘋婆，林檎櫻桃，俱極香美，無論矣。桑椹甚大可徑寸，色白如玉，味甘如蜜。冰蘋婆尤爲異品，形如內地蘋婆，而瑩然無滓，子表裏照澈如水晶，味香烈而極甘，別城無此種。又有

所謂甌梲物者，似山東木梨而大，香如木瓜，以蜜漬之，甘酸如山查，而香過之，眞異種也。

嗚呼！以此珍果，如生于中土，移入神京，必能貢明堂，饗清廟，供上方之饌，擅華林之春；其次亦得爲卿士大夫所共賞，文人學士所爭賞，乃生於窮荒之地，食之者不知其味，珍品與羊腓甲同烹，名園與馬櫪歷爲伍，物之不得其地，至此已極，不大可痛惜乎哉！或曰：『八埏延之外，人蠢春上而物靈，山川清淑之氣，多鍾於草木，以補人之不足。』是說也，余姑存而不論云。

珍品與羊腓同烹，名園與馬櫪爲伍，言下何等感慨，借此一宣洩其不平，珍果爲不虛生矣。

【註釋】【崑崙】山名，爲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在新疆西藏之間。【西域】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以東諸國，如鄯善于闐等，漢

以來，統稱西域，今新疆省地。【仙人出入】博物志曰：「崑崙縱廣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神仙之所集。」【蘋婆】亦稱

蘋果。【林檎】味甘酸，俗稱花紅，北方謂之沙果。【桑椹】桑實也。【甌梲】梨之別種。【神京】京師也。【明堂】王者受

朝賀之堂。【清廟】宗廟也。【供上方之饌】上通尙方，少府之屬官，掌供御器物，此言供人主食也。【擅華林之春】華

林園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洛陽故城內東北隅，魏文帝所起。言採藥果木，如生中土，必能植華林園中，占一分春色也。【羊腓】
羊之背腓也，西域以羊爲常食品，故文云然。【八埏】埏，地際也。八埏，地之八際也。

書關橋老僧事

朱辰應

字職坤，號清谷，浙江秀水人，爲竹垞老人族孫。著有清谷文鈔。

里巷之俠，有尺寸之長，則思自表見於世。予讀徐文學觀所傳關橋老僧事至奇；顧溷胡困切跡浮屠以老，何與？予夷考其行，去聲想見其爲人，蓋亦失志於時者之所爲也。

嗚呼！有明之季，戎政不修，而御下過急；試一不效，卽從而棄之。旣已無所歸，則往往頽墮放廢，老僧殆其流歟！惜乎老僧英略武備，僅見於關橋，而社稷已墮壞矣！——關橋，吾禾郡治東南之通衢也。——崇禎間，老僧偕其徒結廬駐錫，氣昂藏，不善作緇仄聲切。流態常終日危坐。有過之者，瞳據目不起；問其出處，笑不應；鄉之人多忽之。

順治二年秋，大兵南下，游騎及關橋。老僧出所持杖，荷聲去以前，負橋而立。騎至，厲聲叱之，不退，乃引弓射，聲入三射，三握其鏃，切作木兵刃交進，鼓聲四起。老僧迎鋒前敵，擊殺數十人，騎皆咋聲舌驚去，戒弗犯。當是時，舉鄉人扶老攜幼，狐兔竄伏，從葦聲茅中探首竊望，遙見老僧出門前鬪時，旌旂蔽空，甲楯森列，奮身搏戰於白刃中，聲平烟舒燦鏗騰伏，左右衝突，所向莫當。鄉之男婦，罔弗戰慄流汗，拊手叫號，蓋自是無問知與不知，始歎老僧固非常人也。既免，各歸家，率老幼然香禮拜，老僧笑不納。後數年，老僧出訪名山，竟不知所終。

或曰：「老僧嘗自號海涵，謂其徒曰：『月照精拳棍，類少林家數。』」或曰：「人嘗從老僧游，道遇官兵，急不及避，俄營帥傳入見帳中，握手泣下，勞聲去苦如平生，竊聽其語，若故爲軍官者，終莫得其真。」徐文云。

予旣慨老僧溷跡浮屠，不克表見於世，而復惜徐文有文，而行之不遠也，爰節次紀之，以備外史氏采擇。

明末多異人，僧亦其一，英才之頽墮，由於廟廊用人之無術，文固慨乎言之。

【註釋】【丈】長老之稱。凡輩行尊者，通稱曰丈。如富鄭公稱范文正公曰范十二丈是。【涸】混雜也。【浮屠】佛教也。

【禾郡】清嘉興府，宋稱嘉禾郡，故名禾郡，今浙江嘉興縣是。【駐錫】大智論，菩薩常用錫杖，故稱和尚所居之處曰駐錫。

【緇流】緇，黑也。僧衣色黑，故曰緇流。（盧綸詩）浪跡在緇流。【鏃】箭頭也。【葦】蘆也。【少林】寺名，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

北，元魏高祖時建。寺僧精拳術，稱少林派。【徐丈云】言以上皆徐丈所云也。

書吳重光事

朱辰應

吳重平光者，桐鄉之衙胥也，好去義任俠，亦粗知書。初爲衙胥，同事者分給

例錢，問所自，告以故。重光則頓足歎曰：「吾誤矣，此孽錢也；安所不得一碗飯，反

向地獄中求衣食耶？」擲直諸地，亟入自棄其名，往鄉佃田耕作。而遇同事

因公下鄉者，輒以善言苦勸。及崇禎甲申初夏，重光方與弟理蠶事，有語燕市失

守者，遽棄筐問曰：「皇帝奈何？」曰：「聞亦與城同壞耳！」重光仰天號呼曰：「一

至此乎！小人草命，得遙伴皇帝，幸矣！不告妻子，竟自經密室，視底藏手書數字，則屬獨其弟，令世世子孫，毋入官也。

嗚呼！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如重光者，不誠爲天下之至寶哉！然人惟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方重光擲衙胥錢，遂去不顧，其命意固皎然矣。

明季有吳下名士某，授徒桐鄉，遠近侈言聲氣者，至其門，踵相接也。獨顏士鳳，張考夫兩先生，鄙其浮僞，息廉切險斥之，已而果驗。然則君子小人之分，固不必臨利害，遇事變，而可因微以知著者。微夫重光，其舍聲上生取義，蓋有素矣。孔子言成人見危授命，先之以見利思義，有以也夫！

一衙胥耳，而能見危授命，見利思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之謂矣。

【註釋】【桐鄉】縣名，屬浙江省。【衙胥】衙門之胥吏也，如前清書辦之類。【亟自棄其名】言自棄其在官之名也。清制，胥吏列名於籍。【佃田】賃他人之田，而歲償其所種之幾分也。【燕市失守】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經於

煤山，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草命】言其命如草芥之賤也。【醴泉無源二句】醴泉，謂泉味甘如醴也。芝草，瑞草也。

【虞翻與弟書】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顏士鳳】桐鄉人。【張考夫】清之理學家，名履祥，明末諸生，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

楊園先生，其學恪守朱子遺訓，實體諸人倫日用間。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見危授命】（論語憲問篇）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見傳狀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牀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聲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聲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雷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切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源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切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

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切作管繡組織，凡所爲女紅，工通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褻藍褻縷狀。

先外祖長身白髯，聲得平喜飲酒，酒酣，切胡甘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

慈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讀若數指之後，乃陶然持勒鬚大笑，舉觴自呼

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

穉不能答，投母懷，淚潏潏岑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惜然，助人以哀者。

記母教銓時，組紉句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

口授句讀，豆伊啾伊唔吾之聲，與軋軋札相間。聲去兒怠，則少加夏買楚，旋復持兒泣

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

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

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

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壻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閭黨媼姻，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爭藥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卽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言規；或怒不聽，則屏息，俟怒

少解，復去聲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底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讀同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益是以嚴。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紉王事，一如教兒時。銓年二十有一年，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希去聲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朴婉沉痛，聞者無親疏老幼，皆嗚咽嬰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游鄱陽，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常以不及奉舅姑盤匝移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

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銓於是退而語。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昌兩切一燈熒熒，堂高梧蕭疎，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翦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碎去花盆蘭，於何切娜，那上碎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捉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

圖成，母視之而歡。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真氣盈紙，予讀之輒爲泣然。

【註釋】【鍾令嘉】號甘茶老人，著有樂事倦遊集。

【南昌】舊府，今裁府留縣，屬江西省。

【先府君】謂父也。士銓父名

鑿，字適園，有奇節。【簪珥】簪、首飾，連冠於髮者。珥，以珠玉爲耳飾也。

【罍】酒尊也。

【儉色】儉，不足也。

【四子書】大學

中庸爲曾子子思子所述孔子之言論語記孔子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故曰四子

謂作書不便貌(晉書衛恆傳)「字勢云研案不能數其詰屈」波磔點畫並書法也左撇曰波右捺曰磔(鄭元祐詩)「北面從師學

波磔」以筆著紙一起曰點(王羲之文)「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橫筆謂之畫

【纂】織物似組而赤者

【襜褕】衣服破敗

也【髣髴】貌也【酣】飲酒而樂也【疵】病也【觥】酒器【陶然】樂貌【愀然】不樂貌【組紉】條也薄闊

者爲組似繩者爲紉(禮內則)織紉組紉【呬呬】書聲也【軋軋】機聲也【夏楚】夏複也楚荆也教者所用以撻犯禮者

也(禮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哀毀骨立】(後漢書韋彪傳)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骨立醫療數年乃起【嫻嫻】培父

曰嫻兩培相謂曰嫻【爭藥鼎沸】言書聲琅琅然與藥鼎之沸聲爭響也【少差】小愈也【鄱陽】縣名屬江西省【母

女視之】言母不以婦視而以女視也【鉛山】縣名屬江西省【廩餼】餼禾米也科舉時生員之受餼者曰廩生所謂餼者

以銀代之【鄉薦】舉孝廉也【盤匱】匱盥器(禮內則)敦乎匱匱【母志有樂得未致者】猶言母心有所喜好而尙

未得償其願者【斂】顯尊也【婀娜】柔弱貌

表微表者明也明幽微之事也與奏議類之表不同亦雜記體也

彭紹升 見序跋

沈忠伯館於上津橋程氏司出納無苟與人交諾必誠行不蹈非禮予友汪

大紳亦授徒程氏，見而異之。曰：「子性邪？亦習而安之邪？」曰：「吾嘗聞教于黃先生若木矣。始吾貧且困，皇皇然如有失也，汲汲然常有求也。噫，殆矣！黃先生進而教之曰：『子毋然！吾語學去子：吾昔常苦貧，一日糧不繼，將出門千人，步於庭，日方午，顧影忽自咤步嫁切曰：咄部忽切！七尺男子，負圓履方，不自重，乃從人道學去。一乞字邪！且我命固當死，出門將安之，遂閉門兀坐者三日，病且僵。忽聞叩門聲，彊學上起，徐行啓門，則故人者引一力，儋粟兩斛，錢兩貫，入門而吁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固虞子之不以困告也，吾不意子之困至於斯也！扶予坐，呼力買薪煮湯與粥，鹽而食寺之，而後去。嗣是予常常閉門，然糧盡輒繼，亦不知何以致之也。子其勉之！』吾聞先生言，「知命之不可爲也，求者之徒自苦也。」而志定，至於今守之。」

又言「先生爲人坦白，善學去誘人，習青烏家言，爲人度鐸地，輒曰：「佳。」欲其子之速葬也。審向背，謹趨避而已；餽以金，不啓封，投之巖烏貢也。中子昏通婚，方與

人奔門無賀者，忠伯肅衣冠上堂欲致禮，先生不顧，已而謂曰：「忠伯，爾亦如許俗邪！」忠伯謝不敢。或又言先生家於木瀆時，冒雨入城，輒著木屐，往還六十里。或曰：「泥滑且顛。」先生曰：「吾腳頭有眼。」性喜茶，貯雨水數十鑿，客至，拾松子烹而飲之。晨起東向坐，吸日華以爲常。既老，神明不衰，卒年八十餘。」

黃先生自是奇人，七尺男子數語，尤見操守。今貪邪亡道者，紛紛皆是矣，以此藥之，或可稍瘳乎？

【註釋】汪大神，名鑿，號愛塵，江蘇吳縣人，諸生。著有汪子文錄。

【黃若木】案黃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若

木石牧音相近，疑卽是。

【皇皇然】皇皇，心不定也。

【汲汲然】汲汲，不止也。

【咤】叱怒也。

【咄】驚怪也。

【負圓履

方】昔人謂天圓地方，故稱立在天地之間，曰負圓履方。

【一力】爲人役者曰力。陶潛書：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青鳥家

言】秦青鳥子著青鳥經，所言皆堪輿術。【鑿】汲汲也。【日華】日之精華也。道家每于晨間向日呼吸，是爲吸日華。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方正學見陳宏緒書淮陰侯列傳後，祠近墓，在南京中華門外山上。

姚

鼎

見碑誌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上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敵，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

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敵之道也。天地是非之理，開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壘頓，突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去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去，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

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飾，今祠宇又

已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正學心事，揭而出之，富貴飄風之喻，令人榮利之心，爲之一淡。

【註釋】【明惠宗成祖】惠宗，卽建文帝，名允炆，太祖之孫。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封燕王。建文元年，燕王舉兵反，上書於朝，指齊泰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陷京師，惡帝祝髮遜去，或曰焚死。燕王遂自立爲帝。【楚商臣】（左傳文公元年）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平而勿敬也。」從之。江平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匈奴冒頓】（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曰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冒頓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自射其愛妻，左右之不敢射者，斬之。居頃之，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萬曆】明神宗年號。【巡道】清設分巡兵備道，簡稱巡道。【歷城方公昂】歷城，今山東歷城縣。方昂，其先爲金華人，遷至歷城者也。案正學爲寧海人，亦非金華。

【金華】縣名，屬浙江省。【嘉慶】清仁宗年號。

羅臺山逸事

臺山，名有高，江西瑞金人，乾隆乙酉舉人，有尊聞居士集。

樂

鈞

字元淑，號蓮裳，原名宮譜，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有青芝山館集。

羅臺山，有高，江右人。嘗舉孝廉，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好購置古器鼎彝權律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宮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灘，頽峨眉劍閣山水之雄險，束裝獨游。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壓舟欲沉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帛，坐舟中捧運摩挲，終日不休。

舟子竊窺視，以爲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爲翁子，一爲傭者。二子及傭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祕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憚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

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儕請曰：「今者享神介福，願以餒

餘爲客壽，客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鳩也，

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瓮，

傾杯大嚼，瓮幾傾，僞醉據榻，滅燭寢。頃之，二人各秉炬，持刀入，刀晃晃

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爲之，如酣臥狀。

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腕，

腕傷刀落，一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其項，

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曹戲，故不

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余志。」

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跪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

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

「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

自保，如某猶其季指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
切奉委 於是共疑羅神人，奴僕事之，訖於既，不敢有貳。

寫臺山處，如見其人，序次無支詞蔓語，繞其筆端，非得龍門絜字訣者，不能爲此。

【註釋】【拳勇】管子：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則告有司。

【鼎彝】彝，宗廟當器也。（左襄十九年）取其所得，

以作彝器。

【權律】權，稱錘也。律，六律也。（爾雅釋器）律謂之分。注：律管所以分氣。

（史記律書注）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

之。【奇章】牛僧孺，字思黯，唐鴉鵩人，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奇章郡公。（長慶集）奇章公嗜石，石有大小，其數四等，

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

【南宮】米芾，字元章，號海岳外史，宋史作吳人。案

芾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其母侍宣仁后藩邸，芾嘗奉詔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書畫，故世稱米南宮。性好石，無爲州石狀奇醜，芾見大

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

【癖】有所專好謂之癖。

【瞿塘】即瞿唐峽，在四川夔奉縣東，或謂之廣溪峽，三峽之一也。水勢湍急，

舟行甚險。

【滬瀆】瞿唐峽，爲三峽之門，兩岸對峙，中貫一江，滬瀆堆正當其口，於江心突兀而出。（水經注）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

水十餘丈，夏即沒，秋時方出。諺云：『滬瀆大如象，瞿唐不可上；滬瀆大如馬，瞿唐不可下。』蓋舟人以此爲水候也。

【峨眉】山名，在四川峨眉縣西，有大中小之別。【劍閣】劍門山，亦曰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一名梁山。兩山相連，飛閣通衢，故名。【囊以縑

帛】縑，絹之細密者，謂以縑帛爲囊而盛之也。【蔥】畏懼也。【屬耳】屬，附著也。【介福】介，助也。（詩小雅）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餽餘】祭畢食神之餘。【瓮】同甕，罍也。【炬】束葦以燒也。【晃晃】明也。【腕】臂之下端，與手掌相連處。【拽】拖也。【項】頸也。【點金術】列仙傳許遜，南昌人，嘗初爲旌陽令，點石成金，以足進賦。【故不洩也】洩，漏泄也。言不明言其爲石也。【貸】寬免也。【季指】小指也。【戾】罪也。【搖尾態】謂乞憐之狀，如犬之搖尾也。【訖於既】訖，至也。既，終也。

記閩安壯士

陳庚煥

閩安壯士者，閩南某郡人，流寓閩安鎮之近山。家食指當中農，環山種植，結廬其中，無鄰並。壯士善素綯，陶衣食粗饒，莖性亢直，遇不平，輒義形於色。

時劇盜劉楚，橫行江上，鄉民莫敢指目。壯士嘗就里人沿海舶，白梃訂索會，有言楚輩淫掠，略狀者，壯士憤甚，且索且詈曰：「奴輩夷居江麋，迷非有宋江楊么梁山灤，泊洞庭之阻，直囊中物，探手可取耳！將吏木偶，坐令猖獗，厥乃爾耶？」楚聞之，大恚，胡使人謂壯士：「吾輩囊中物，夜且造，去廬聽若探手取

也。』衆爲壯士危，勸令人謝過結歡，壯士夷然若不聞也者。晚歸適曠，曠黑其家。周垣頗峻，前闢圭竇，豆乃敞，廠闔扇滅燭以俟，俾其婦率弟婦子婦居守，凡三人。壯士率一弟一子一傭人，持數炬散伏林麓，各當一面。偵，貞盜已登山，則布簽椽椽，弋斷，厚上盡徑路，縛炬林外，遙令相接，作常山蛇勢，而缺其一面。盜數十人，噉苦其戶，洞開而正黑，曲城切闔，若無人，相顧叵測，頗久之，一人奮挺猱讀若進，兩少婦夾門伏，棒齊下，遏其挺不得動。壯士婦挺從中出，仆其人，繼進，再仆。羣盜謀，聲去莫敢前。壯士度，聲盜且束手，則攬，窗金舉燎，料火光四起。盜既深入中伏，倉皇扶傷，從圍缺處奪徑走，於是守者伏者，合隊謀逐，山鳴谷應，光影蒙雜，草木皆兵，而林密徑黑，枯枝朽槲，厥在處發難，聲去羣盜顛躓，致狼狽，貝竄去。鍾叟德霖云爾，蓋乾隆三四十年閒事也。

其後新制府至，問楚輩所居，怒曰：『所隔衣帶水耳，何久不時得？』責將吏，期必獲。隸卒莫得爲之窟穴，遂就縛。壯士長子孫焉。

壯士一家禦賊，可與李穆堂集中所記崇義呂尙義並稱。而敘次緊峭生動，直逼盲左。

【註釋】【閩安鎮】在福建閩侯縣東。【近山】俗呼穆羅山。【家食指當中農】謂家食者七人也。（孟子萬章）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無鄰並】鄰並，猶鄰比也。【索綯】綯，繩索也。詩爾風。宵爾索綯。

【椹索】椹，俗斲字，鎮舟石也。今亦謂鐵鑄曰椹。椹索，謂繫椹之索也。【江蘆】水草之交曰蘆。【宋江】淮南盜魁。宋徽宗宣和

二年，宋江掠諸郡，爲張叔夜所擊降。【楊么】宋時大盜，據洞庭湖。高宗紹興五年，爲岳飛所破。【梁山濼】今山東東平縣西南，

有梁山泊，即宋江所據。【洞庭】在湖南岳陽縣西南，爲湖南大澤。【夷然】安然也。【布簽椹杙】布，分布也。簽，同籤，竹片

也。椹，擊也。杙，斃也。即小木樁。蓋以斲盜歸路也。【常山蛇勢】（孫子）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中則首尾俱

應。【叵測】謂不可測也。【搃金】搃，撞也。金，羅網。【翠燎】燎，火也。【朽檝】檝，斲木也。【衣帶水】（南史陳後主

起）隋文帝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韓蘄王甲鏡記

蘄王，名世忠，字良臣，宋延安人。驍勇絕人，爲南宋名將。高宗時，封福國公，旋改潭國公，旋又封咸安

郡王。既卒，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時，追封蘄王，諡忠武。

陳庚煥

有鏡徑三寸，紐廣踰半寸而扁，裁與邊平；紐之上下，鑄隸書「世忠」二字。鏡未入土，無土花。鏡背緣邊文，閱年久，半蝕，食而鑄字以下于邊紐獨完。前平南令黃耦賓甫得之臨安。考古畫圖，且據鄭康成左氏傳兩鞏鑑注，定爲宋斬其國忠武王甲鏡，摹于冊以索題。吾宗建昌司馬秋坪平子曰：「古有勒名戈矛者，不聞以鏡。王志不忘喪學去元，此鏡所以識志也。」嘻，得其微矣！抑余因有感焉。

始相檜本諷鄂國忠武王構殺王，鄂國不從，是以不免。向使檜欲陷王，不以屬鄂國，而以思殿張俊輩，則王遘禍且先鄂國，王之名亦且與鄂國爭烈。今之見是鏡者，當何如咨嗟涕濡，儒切齒於賊檜也！又使厥後「莫須有」之獄，檜能以王一言而解，則湖上跨驢者，當不獨一清涼居士；而鄂國高風逸致，亦祇與王輝映湖山，安能憤動萬古，使兒童走卒，咸得奮椎於鐵檜也哉！從古小人禍君子愈烈，則君子愈重；檜不能用王言舍鄂國，而能用鄂國言舍王，是檜之幸，非王之幸也。卽其不用王言，卒戕祥鄂國，亦檜之不幸耳，豈鄂國之不幸哉！

是鏡流落人間六七百年，卒得博雅好古如平南君者，表而出之；而建昌使君，又能因其鏡而見其心：一念之忠誠，其不可卒揜也如是乎！

王有德於吾鄉，而吾鄉李忠定所得士也。郡人舊繪王戎服像，祀於九仙山野意亭；亭圯，痞祀久廢。今三山方修忠定公祠墓，竊謂宜肖王及鄂國像，偕宗留守張招撫諸公，配食於祠，以見忠定之得人，且無忘先民之報德，在我桑梓，禮亦宜之。建昌平南，懷古情深，力足以贊是議，當不徒歌詠是已矣。因併記之。議論皆以翻空出奇，而用筆亦如鏡之開函，刀之出匣。

【註釋】【紐】系也。《淮南子》：「龜紐之繩，謂繩之提系，上刻龜形，而下穿孔，容組綬者。」【臨安】縣名，屬浙江省。【鄭康

成】名玄，漢高密人，從馬融受學，爲東漢經師。著書凡百餘萬言，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所著之書，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等。【左氏傳兩擊鑑註】（左莊二十一年）王以后之鑿鑑予之。（註）鑿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道服。又

（定六年）「定之鑿鑑。」註同。案鑑，鏡也，據鄭注故知爲甲鏡。【不忘喪元】元，首也。（孟子滕文公）勇士不忘喪其元。【檜

姓秦，字會之，宋江寧人。政和間登第。靖康初，爲金人所捕，高宗時，脫歸。後爲相，力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主戰之臣，誅錡瑨，盡和議遂成。【鄂國忠武王】岳飛，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官至太尉，加少保，爲河南北路招討使，屢破金人，後爲秦檜所害而死。孝宗時，

追封鄂王，謚武穆，後改謚忠武。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南渡後，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然心術

迥殊，岳飛冤獄，韓救之，後獨助楸成其事。【莫須有之獄】岳飛下獄，韓世忠不平，詣秦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等，雖

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湖上跨驢】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帝不

聽，因連疏乞罷。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清涼居士】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

年。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王有德於吾鄉】高宗時，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副使。世忠領步兵三萬，水陸並進，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

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李忠

定】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譏。高宗卽位，首召入相，力圖恢復。黃潛善等阻之，七十餘日而罷，

卒於福州，謚忠定。【九仙山】在福建閩侯縣城內東南隅。【三山】九仙山、冶山、烏石山，皆在城中，故郡有三山之名。【宗留

守】名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爲東京留守，李綱所薦拔也。【張招撫】張所，青州人。李綱入朝，薦充河北招撫使，將佐官屬，許自

辟置，因言黃潛善教邪不可用，及綱罷相，落職安置嶺南，旋卒。【桑梓】見蘆鼎元與荆璞家兄論家變書。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

無姿；以^狀斂爲美，正則無景，^{影同}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

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殫

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斂之疏之曲，又非蠢蠢^{聲上}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

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音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

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

埋於地，解其^{租翁切}橐，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

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

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卽孟子杞柳之旨而推闡之，滿腹牢騷，借此抒寫。

【註釋】【龍蟠】南京之鍾山。諸葛亮曾有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之稱，當卽指此。【蘇州】清府，今江蘇吳縣。【鄧尉】山名，

在吳縣西南，漢有鄧尉者隱此，故名。山多樹梅，花時一望如雪，行數十里，香風不絕。（見一統志）【西谿】（葉廷珪鷓鴣波漁話）「武

林，西溪梅花最深處，舊稱花海。」武林山名，在杭縣西南。【敬】傾側也。【緇】刺人之失日繩。【歿】同天，斷殺也。【解其縶縛】縶，梅者以縶線縛梅，使之或曲或毅，以求悅於人，故解之。【詆厲】詆，辱罵也。厲，病也。此可作嫌惡解。【貯】積而藏之也。

嬰礎課誦圖序

嬰，楚人謂姊曰嬰。楚辭：「女媭之嬋媛兮，」礎，同砧，擗衣石也。文體爲記類事，與序跋類體不同，如蘭亭序、滕王閣序等皆是。

王

拯

字定甫，廣西馬平人。道光間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壁山房文集。

嬰須礎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去寄食寧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

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去其遺腹子，熒熒窮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傳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避夜，則姊恆執女紅，工同籌一鐙，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

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爲砒，一使拯坐而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

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切之瑞於

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卽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陳君名鑠，爲余丁酉同歲生也。情真語摯，神似震川。

【註釋】【不材】謙詞。【姊劉】姊適劉氏。【寧氏姊】拯姊之適寧氏者。【廣州】清府，今廣東番禺縣。【顛頓】顛

連頓頓也。【荒忽】不經意也。【瑣屑自牽】爲瑣屑之事所牽縛也。【煢煢】單獨也。【籜】籠也，以籠髮火也。

頌贊

信陵君頌

儲大文

字大雅，宜興人，康熙辛丑會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有存研樓文集十六卷。

念不獨生，乃令趙亡。是心也，可以卻秦軍，可以謝魏王，可以全活邯鄲。

丹可以安危大梁，可以奔走侯朱毛薛，可以橫絕黃呂原嘗。是心也，晉鄙洞椎而不能怨，如姬効死而不能忘，黃河迅疾而不能徙，函谷牢閉而不能當，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暴秦夷廟不加損，炎漢守冢不加張。是心也，宰六合，互八荒，薄兩儀，昭三光。豈直公子也，彼約車數十乘，夫皆抱關之後勁，賣漿博徒之前行，可以續李同，啓唐睢，激荆軻，而笑舞陽者也。

通篇用七陽韻，能令讀者不覺其受韻之拘束，由氣盛也。昌黎韓氏曰：氣之盛者，言之短長高下皆宜。吾於斯文，信然。

【註釋】【念不獨生乃令趙亡】（史記信陵君傳）秦昭王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魏公子，數請魏王救趙。魏王畏秦，終不聽。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欲偕賓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趙都，故城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此指救趙事。【大梁】魏都，故城在今開封縣。【侯】見湯斌重修信陵君祠記。【朱毛薛】

見彭士望九牛壩觀角觝戲記。【橫絕黃呂原嘗】黃，黃歇，封春申君。呂，呂不韋，封文信侯。原，平原君，即趙勝。嘗，孟嘗君，即田文。四

人皆好士，橫絕，即超過之意。【如姬効死】侯生語信陵君曰：「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如姬父爲人所殺，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請如姬盜虎符，如姬必許諾。」後如姬果盜符與之。【黃河不能

徙】秦王政二十一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始開河隴。【函谷不能當】函谷見侯方域王猛論。魏安釐王三十年，信陵

君敗秦將蒙驁於河外，乘勝逐之，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見湯斌重修信陵君祠記。此

言醇酒婦人不能損傷之也。【暴秦夷廟不加損】夷，滅也。言秦雖滅魏，夷其宗廟，信陵不爲損也。【炎漢守冢不加張】

不加張者，不是因而加大也。見重修信陵君祠記。【互】寬也，言物之延長，自此端竟彼端也。【八荒】八邊也。【兩儀】天地

也。【豈直公子也四句】言不特公子爲賢，即數十乘之客，皆可爲侯生毛薛之後勁前行也。【李同】（史記平原君傳）李

同說平原君，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得卒三千人，與之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按同本名談，太史公爲父諱，故曰同也。【唐睢】

（戰國策）安陵君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唐睢對曰：「安陵君受地於

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啓，猶言開端。【荆軻】衛人，其先乃齊人。從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

卿。燕太子丹使之刺秦王不成而死。【舞陽】燕之勇士，姓秦，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荆軻至秦，秦舞陽爲副。

哀祭

施烈婦哀詞

有序

張大受

字日容，長洲人。康熙己丑進士，授檢討，督學貴州，卒於官。著有滄門集。

吳縣洞庭東山烈婦施氏，年二十，歸吳某。越四年而寡，姑謀奪其志。婦爲去聲夫立後，又拮結据居葬其先三世喪。歲臘設奠筵，作自敘文絕命詞，遂自縊。某聞而哀之，因系以詞曰：

婦才行秀如蘭開兮，婦節義屹義屹訖如山兮。夫早逝髮若菅葦兮，姑不諒心可剗切烏。兮。立兄子無餒如奴罪魂兮，葬爾祖慰九原兮。殺其身璧迺完兮，垂以言日不刊看兮。天昭昭忽昏昏昏同兮，人懍懍各濟濟期兮。湖之澱澱血爾斑兮，山之宮神爾安兮。時有祭潔芷止蘩繁兮，巫有招捐珮環兮。婦正氣塞乾坤兮，婦清風奮懦頑兮。

詞哀而悲，騷之餘也。

【註釋】【吳縣】屬江蘇省。

【洞庭東山】吳縣西南太湖中，有東西洞庭二山，東洞庭名莫釐山，西洞庭名包山。

【拮据】

手口交作，備極辛勤曰拮据。（詩幽風）予手拮据。

【蘭】蘭也。（詩鄭風）士與女，方秉蘭兮。

【菅】草名，如茅，秋開青白花。

【剋】

用刀宛轉以取之也。

【無餒魂】餒，餓也。言有後嗣，則鬼得血食，魂魄可無餓也。

【九原】猶九京，謂墓地也。（禮檀弓）趙文子

與叔譽觀乎九原。

【殺其身壁迺完】言自殺其軀，其節始全，如白璧之完好也。

【垂以言日不刊】楊慎曰：劉歆答揚

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言作自敘文絕命詞，則如日之爛然，永不滅也。

【天昭昭忽昏昏】昭昭，明也。昏昏，昧也。言天道

本昭明，今何忽昏昧而使之死也。

【人懷懷各濟濟】懷懷，敬也。濟濟，涕洟貌。言人皆敬其志而哀其遇，不禁涕下也。

【湖之

澱血爾斑】

湖，太湖，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澱，水聲。言湖中水聲，自我觀之，粲然爾斑然之血淚也。

【時有祭潔芷蘩】芷，香草

也，蘩，草名，俗名白蒿。二者均可用以祭祀。

【巫有招招珮環】古者女巫，掌以舞降神。招，招魂也。捐，棄也。珮環，婦飾也。言婦當如生

時，不事修飾也。

【清風奮鬻頰】（孟子萬章篇）「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言婦之清風，足以奮起鬻頰也。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臆奇，夢幻想，寧知此爲

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仇切品鄙離，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

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疑肩而坐，愛聽古人節

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悉蟀，率

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炯然赴目。

予九歲，憩書齋，齋同汝梳雙髻，計披單縑兼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參切涉加，戶入，聞

兩童子音琅琅，郎然，不覺莞宛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

記之。予弱冠擊去，擊去粵行，汝掎几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

家瞠擇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擊去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

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田膺，思之淒梗切古杏，如影歷

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嬰伊，倪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

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嬾，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眈徒精切汝辦治。辱平

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嫵，嫵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

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辱上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

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切七益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

小差，辱去猶尙殮摺殮，葉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讀如官野史，可喜可愕之

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辱平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懔，綴

已極，阿嬾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決心知不

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

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辱上許心中言，要汝知

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

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學去惟汝之窀穸，

夕尚未謀耳。先塋晉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

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

南望原隰，習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

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呀生汝死後，纔周粹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

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

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

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昌黎祭十二郎文，歐陽瀧岡阡表，皆古今有數文字，得此乃鼎足而三。

【註釋】【素文】名機，別號青琳居士，爲袁枚第三妹。【上元】清縣，屬江寧府，今併入江寧縣，屬江蘇省。【箭夢】（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二曰箭夢。【一念之貞】枚所撰女弟素文傳云：「先君與如皋高氏，指腹訂婚，寄金鎖爲證，時妹未周歲也。後十餘年，高氏使人來曰：『某子病，不可以婚，願以前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繼高氏復使人來曰：『婿非疾也，有禽獸行，故嘗言辭，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高少小，倖而邪視，蹂躪佞險，非人所爲。素文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指足踐，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拆齒。輟博者錢，將負妹而嚮。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待母倚兄以終。」【遇人仇離】仇，別也。（詩）王風：「有女仇離，嘸其歎矣。」嘸，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差肩而坐】差，次也。以次並肩而坐也。【蟋蟀】一名促織，有薄翅，全體褐色，善鬪。【憬然】遠也。【髻】總髮也。【縑】細絹也。【緇衣】詩：鄭風篇名。【麥】開也。【琅琅】書聲。【莞爾】小笑貌。【則則】驚歎之聲。【粵行】枚年二十一，省叔父健齋公於廣西，巡撫金麒麟幕中。金一見異之，即舉枚應鴻博科。【倚】率也。【宮錦】唐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枚於清高宗乾隆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東廂扶案】廊側之房曰廂。案，几屬。【瞻視】直視也。【登科報信】唐時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報登科之喜。【填膺】言前事填實於胸也。【嬰媿】人始生之謂。【阿孺】謂枚母曰太孺人。阿，發語詞。博雅：楚人呼母曰孺。【眈】以目通指也。【諸雅故】諸雅，聞也。（漢書敘傳）函雅故，通古今。（註）包含雅訓之故也。【汝嫂】謂枚夫人王氏。【媿媿】順從也。【小差】小愈也。（魏志張遼傳）病小差。【殮殮】（揚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者，曰殮殮。【稗官】（漢書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註）稗官，小官也。【野史】在野之史，如今人筆記之類。【綿憊】病危也。【夢汝來訣】枚哭妹詩，有「魂孤通夢遠，江關送終迴」句。自註：得信前一夕，夢與妹如平生。懽訣，別時之言也。【詩已付梓】素文遺稿。

附刻小倉山房全集中。

【宿窳】見朱彝尊《曝書亭志》銘註。

【先塋】祖墓也。

【阿印】素文傳云：『女阿印，病瘡，一切人事

器物不能言，而能書。』枚哭妹詩，有「有女空生口，無言但點頭。」之句。

【陶氏】枚之妾。隨園集中有哭陶姬詩，序云：『姬，臺州人，

工棋善織。』

【原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棲霞】山名，在江寧縣東北，即攝山。

詩，疑即是。【至今無男】罪素文時，枚未有子。至六十三，而側室鍾氏始生男，曰選。

牙。【周陴】周年也。【予雖親在，未敢言老】（禮坊記）父母在不稱老。

【阿品】枚弟樹，號瀨亭，由進士出宰河南正陽縣，阿品當是小名。【亦無子女】枚作先妣行狀云：『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蓋即阿通也。』素文葬時，瀨亭固未有子也。

祭湯海秋文

湯鶴，字海秋，益陽人，道光進士，累官山東道監察御史。究心經世之學，著有浮邱子一書，皆言軍國利病

大事。

曾國藩

見書牘

赫赫湯君，條

式竹切

焉已陳。

一呬

呼甲切

之藥，椽

孫切

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

字古罪

死而死耳，知君不悔。

道光初載，君貢京朝。

湖切

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

居謁切

如蠹

毒切

斯標，奇

文驟布，句驚救字臬。榜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

羽毛。舐士筆樞府，有銛織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獠。讀如曹司一終，稍遷御史。

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子坎坎郎官，復學去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鼃古朝之市。窮鬼噴

切破困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質梏，谷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

爲仇。被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

笙吹喃喃。南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洮兆夷所躪，吝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慳。

單

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兩眸，曰

「余乃頗。」瀝膽相要，辟平斧門培哀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

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學平賁魚大噉，楚夫

宇內兩饗。滄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恆鑿學平義鬪文，百合逾

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屠不慍。

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姑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瘡洧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切所今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誨剛如鐵。鋒稜切勒恆，所值人誰女同。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

傷心往事，淚墮如縻。縻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醉盛活切子一滴，庶攄穆我悲。

次公狂態，歷歷如見，可作海秋傳讀。

【釋註】【倏焉已陳】言頃刻之間，已成陳死人也。【呬】吸而飲曰呬。海秋以狂食大黃死。【殽】擊也。【天民】（孟子盡心）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光】清宣宗年號。【君貢京朝】海秋爲道光三年癸未科進士。【春官】指禮部。會試主於禮部也。【蠶】軍中大旗也。【句鶩字鼻】鶩，馬駢不馴也。凡駢不馴皆曰鶩。鼻，健也。（前漢高帝本紀）「北貉燕人來致鼻騎助漢」句。蓋舉湯文之強悍挺拔也。【汪曹】禮部尙書汪廷珍，大學士曹振鏞。【大風噓口吹女羽毛】大風噓口，猶言爲汪曹所稱揚也。（張衡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瘡。【舐筆樞府】海秋初由禮部主事，直軍

機處。詆筆，猶言吮筆也。【銛】驗其筆之鋒利也。【一虎衆獐】言同時之儕輩，雖極力追逐，終如衆獐之與一虎也。獐，狼屬。

【曹司一終稍遷御史】海秋由戶部員外晉御史。【一鳴驚天】海秋爲御史，勇於言事，未逾月，章三上。以劾宗室尙書某，

被讒，罷御史。【坎坎郎官復歸其始】海秋既罷御史，仍回戶部，循資遷郎中。（歐陽修梅給事劄）「困于翼飛，中垂且斂。」失

其途，進退以坎。坎通作讎。軍行不利曰讎，故人不得志，亦云讎。坎坎，猶讎刺之意。【羣雀款門昨鼂之市】言今之門可

羅雀者，即昨日其門如市也。（史記汲鄭列傳贊）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桎梏】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此作束縛解。【匪屈匪阮】屈，屈原。阮，阮籍也。【秦淮】水名，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

名。【喃喃】此作笙吹之聲解。【洮夷】謂英吉利。英擾海疆，求通市。時海秋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夷務三十事，乞尙書轉奏。其

後米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肉阜血潭】言肉如高阜，血似深潭，狀兵戈之禍也。【百憂

內淡】慘，婦也。（詩小雅）憂心如慘。【曰余乃頽】言頽可引爲知己也。【斧門培鎖】以斧斫物曰斧，培，與剖同。斧門培

鎖，言瀝心肝相向，示無城府也。【有隙輒遭】言有餘暇，輒相過從也。【載號】（詩小雅）賓之初筵，賓既醉，載號載呶。（注

號呶，號呼譟呶也。蓋既醉之狀。【授我浮邱】海秋負才不遇，益務著書。所作浮邱子，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情僞，凡九

十餘篇。每過人，輒曰：「能過我一問浮邱子乎！」【韓悍莊誇】韓，韓非子，韓非著。莊，莊子，莊周著。【孫卿之醜】孫卿，即荀卿，名

況，趙人，仕楚爲蘭陵令。著荀子。醜，醜藉也。此與上句並譽其浮邱子，言如韓之悍，莊之誇，荀之醜也。【慶義闢文百合逾奮】

（前漢書霍去病傳）合短兵擊鼻蘭下。（註）慶，謂苦擊而多殺也。以兵戰喻文戰，自始至終，無懈可擊。【符充】王符，東漢臨涇人，爲

人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以譏當時之得失，號曰潜夫論。王充，字仲任，東漢上虞人，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五篇。【一

語不能

國藩好作輓聯，新歲戲作輓海秋聯，適爲海秋所覺，二人由是不合。

【負塗張弧】二句見《易睽卦》言象屬疑似也。

【瘠】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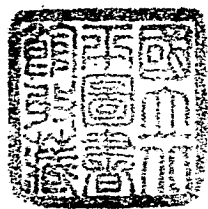
【參商】二星名，出沒每不相值，以喻意見之左。

【興戎】惟口出好興戎。見《尚書大禹謨》。

【丁】當也。

【攄】舒也。

清文評註讀本卷四終



珍聚宋版連史紙印

張季子九錄

二十五冊 又附圖表一套 榮哀錄四冊 二十五元

內	甲、政聞錄
容	乙、實業錄
	丙、教育錄
	丁、自治錄
	戊、慈善錄
	己、文錄
	庚、詩錄
	辛、專錄
	壬、外錄

張季直先生精於我國的經學，史學，文學，經世之學，尤其是水利礦權等，他的著作有很多是可以不朽的；至其辦事的精神，清廉的高風，也可以於文字中見其一二。

先生晚年，手定全集，名爲「張季子九錄」，季若公子以三年時間從事校刊，交本局精印出版。凡關心社會建設及愛讀先生文者，不可不備。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

張孝若著述 一冊 精裝三元 並裝二元四角

張季直先生文章功業，照耀中外，以書生而創實業，在野而事建設，近代一人而已。公子孝若爲先生作傳記，以極通暢之文筆，敘至繁複之歷史，提要鉤玄，辭達理舉，凡先生生平最關重要之文件，及晚年優遊之詩詞，均經摘錄入書。全書三十餘萬言，實近時傳記中堪稱紀實傳真之傑作。胡適先生序，稱爲愛的工作，推爲開兒子作先傳的新紀元，又謂有關近數十年史料，洵非虛譽。凡從事實業，教育，水利及地方建設事業，或注意近代政治史實及崇拜季直先生者，皆宜人手一編。



版出局書華中

孫中山先生外集

陸達節君，研究黨義，素有心得，曾有孫中山先生逸語錄，孫

陸達節輯

一冊 三角

中山先生嘉言鈔等書行世。本書為編者積數年之辛勤，從百數十種書報中，蒐集中山先生之軼文，得八十餘篇，約五萬言，多係辛亥革命時，孫先生與政府要人討論國家大計之函電，乃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極有價值之資料，而為坊間出版之全集，全書所未會採入者。本書經中央黨部審定，並由孫哲生先生題署，其價值概可想見。

孫哲生先生言論集

耿文田選輯 一冊 一元

本書係集孫哲生先生重要之言論而成，計四十六篇，共十五萬言。以種類言：有演講，提案，訓詞及論文等；以性質言：有關政治，外交，革命，主義及建設等。舉凡孫哲生先生之對外，聯俄，抗日及對內之積極實現總理之實業計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等種種主張，均搜羅詳盡，洵為先生言論之總匯。

標商冊註



0.36 預約 0/1221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發行



分發行處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總發行處	印	發	輯
各埠	上海福州路	刷	行	注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發行所	者	者	者
		上海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書局
		澳門	代表人 陸費達	
		門路		

◎ 中國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 (全四冊)
實價 國幣 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一〇五八七)

.7